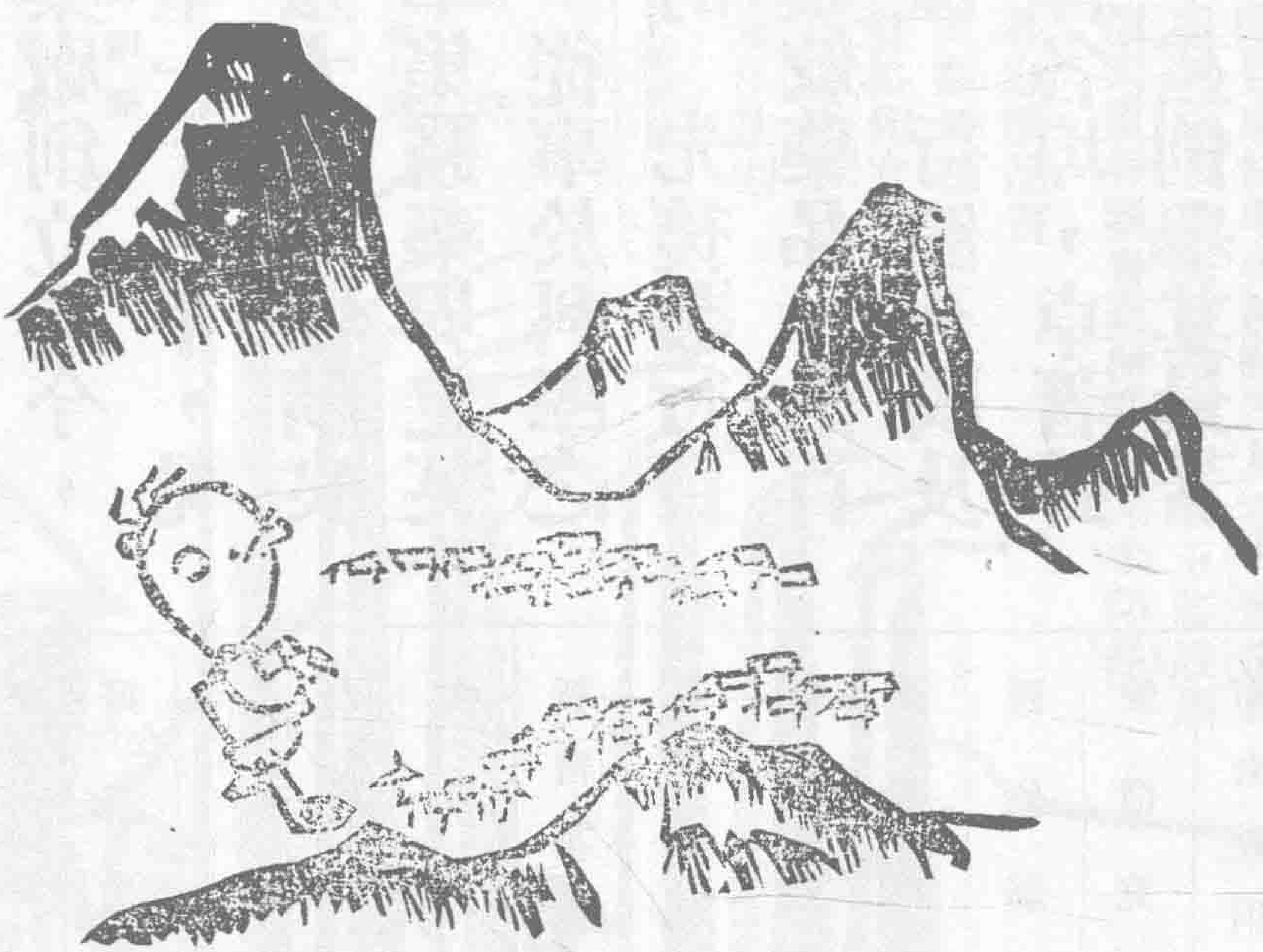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西南文化專號(上)



(二)還未被科學文明剝蝕去「眞、善、美」的苗族是居在「眞善美」的山窩裏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

第十七卷 第二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7. No. 2 FEBRUARY 19[illegible].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信誼化學製藥廠

華西總辦事處
重慶新生路一二七號

本藥廠創立迄今，已垂一十八年，規範宏大，設備精良，萃集醫藥界之英才，從事於科學之研討 先後發行自製靈效藥品，數百餘種，行銷全國及南洋各埠，卓著聲譽，茲例舉其最著者如下：

名目	主治
好力生丸	養肺強身
男女維他賜保命丸針	精神萎頹
力弗肝片針	各種貧血
食母生片粉	胃病腸疾消化不良
新惜花散針	梅毒及密螺旋
胃痛靈片	肝胃氣痛
司泰靈片	頭痛牙痛神經痛及風骨痛
萬可靜片	偏頭痛月經痛及胃痛等
西他新片針	壞血病及各種出血性疾病
愛惜克淋	淋病及各種傳染病
阿米脫痢丸	痢疾腸疾患
濃淡收熱速針	瘧疾傷寒扁桃體腺等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廣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廣告

出品

純淨白糖　足力酒精　仕敏士
陶瓷器皿　皮革用具　各式鑽床
刨　床　車　床　各種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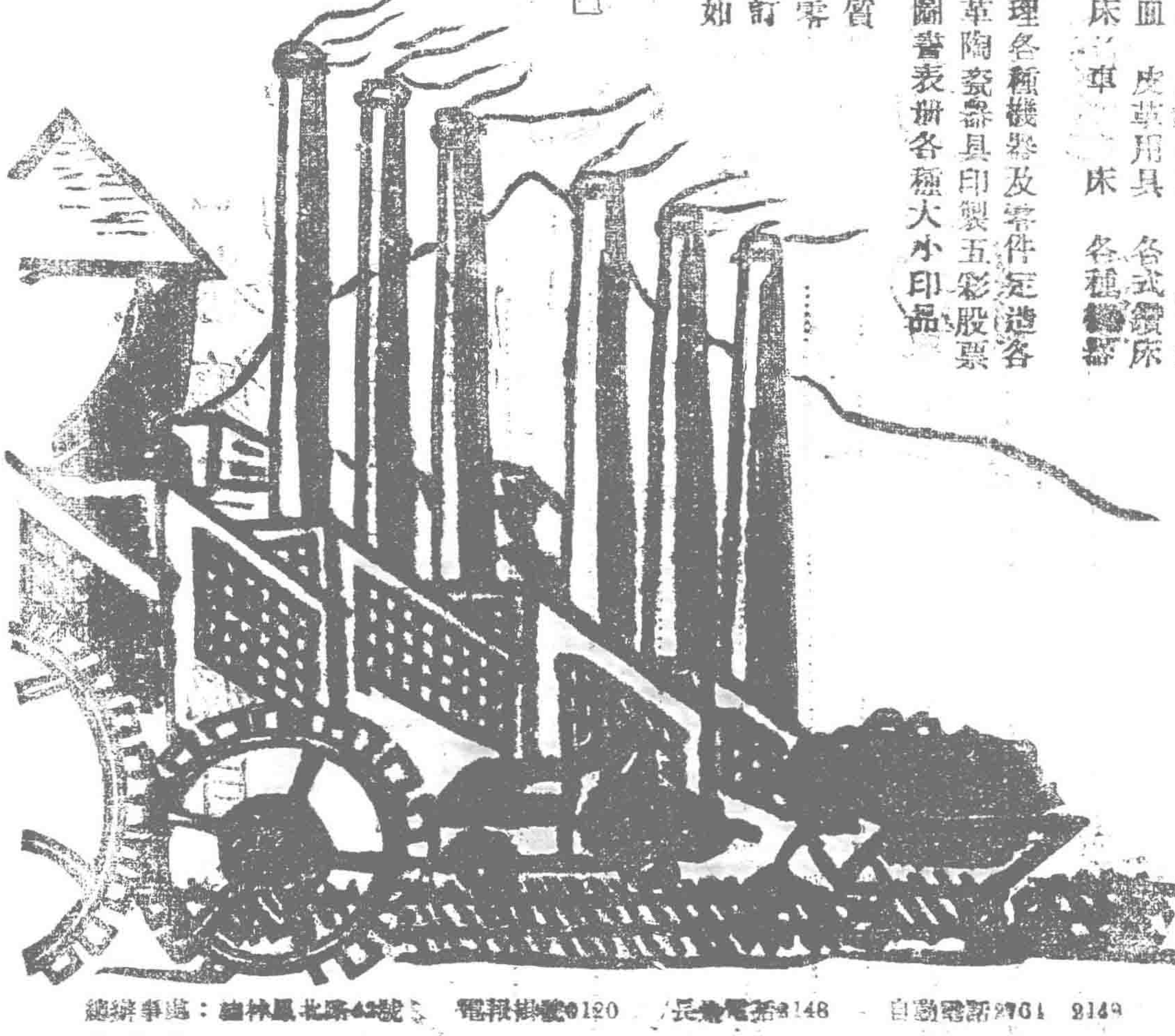
承接

配製或修理各種機器及零件定造各
種新穎皮革陶瓷器具印製五彩股票
債票證券圖書表册各種大小印品

本公司各廠產品質料精良式樣新穎零沽批發價格相宜訂購訂製交貨敏捷如蒙光顧無任歡迎

本公司各工廠所在地

貴縣　糖　廠
桂林　仕敏土廠
柳州　酒精廠
柳州　機械廠
桂林　印刷廠
賓陽　陶瓷廠
柳州　製革廠



總辦事處：桂林鳳北路42號　電報掛號0120　長途電話[illegible]148　自動電話2761　2149
營業處：桂林　中南路69號　柳州　培新路23號　梧州　大中路東四巷3號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七卷第二月號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出版

西南文化研究……孫福熙……五
銅鼓研究發凡……陳志良……七
諸葛亮與耶穌……一士……三十
雲南氣候的特徵……張印堂……三一
路南情歌……王殿……三四
小雅盆巢山歌……王殿……三四
太平天國之移民政策……梁岵廬……三五
金馬碧雞……金……四一
苗區小訪(漫畫)……黃堯……四二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入川紀行……那簡叔……四五
雲南西部地形位置與交通……鞠孝銘……五一
湘灕源頭一瞥……王越三……六七
南嶽重遊……盛成……六九
中國鄉村工業的性質及前途……費孝通……八三
約友人登高書……趙誠伯……九四
西南民族的婚姻習俗……孫誕先……九五
論西南的水土……賈靜貞……九九
花溪灘上……瘦竹……一〇一

慶豐皮革廠

飛球商標

專製各種機器皮帶

以供全國國防各大工廠

廠址：桂林黃金岩

辦事處：桂林中北路一一九之六號

西南文化研究

「西南文化」專號，籌備已有半年，今日得呈獻於中國文化界與全國讀者之前，本誌表示意外的榮幸。

然而，這小小的專刊，是我們對於西南文化研究的開端，並不是研究的結果；這是西南文化諸問題的一部分，並不是一切問題的全體。本刊文字，原本都是指定專題，特約寫作的；但當此生活緊張的時代，事務匆忙，多位專家因事忙未能寫成，寫了未能詳盡，延遲至今，未能再等。尚有數篇未及刊入者，惟有將來補刊了。

所謂文化，是人類物質上與精神上的生活方式而已。這種方式，必然的與歷史地理有很密切的關係，脫離歷史地理等等的背景，就不能稱爲文化。

中國文化，有史以來，已有四千六百年，其文化自成一獨立的系統，雖或有時衰頹，有時吸收他族文化的一部分，但一系傳遞，從未間斷。近百年來，由於民族生理與心理的衰弱，由於西洋文化的接觸，處處感覺中國文化的缺点。但舍己從人，把西洋文化全部接收過來，既不可能，亦非善法。因爲文化是要根據各自歷史地理等等的環境關係的。

抗戰以來，各國均對中國與中國文化有很深切的注意。戰爭勝利以後，對於中國文化的崇拜，必然有萬分急驟的增加。這在我們是十分的榮幸，但也不免有幾分的危懼。

危懼的原因：第一，以前「全盤西化」的辦法不免要懷疑起來，所謂西洋文化

的許多漏洞，更見廣大了，如何建立我們的文化，是起了動搖。第二，西洋人成羣的來研究中國文化，倘若一知半解捕風捉影的崇拜我們，不免使我們增加羞愧與眩惑。

所以，爲了我們自己，也爲了西洋人，我們要從新下文化的定義；從新估量中國固有文化的價值；從新建立新時代的中國文化。

我國西南各省，傳染西洋文化的影響較淺，又因爲交通梗阻與種族複雜的緣故，古文化的遺跡保留較多，而各種族間相互融化的事實較爲顯著，更富有研究的價值，可作建立新文化的好材料。

從西南以至西北，再推及全國文化的研究。

我們從歷史地理氣象以及各種自然科學的立場來觀察西南，再與政治經濟社會各門作分析的研究，加以農工商業的推進，而以文學藝術思想爲歸束。天地之大，微塵之微，都可作研究的重要材料。有缺点，從批評而思改革；有優点，我們加以保護，而盡力的來推廣。設如有士兵砍了民衆的樹木作柴燒，就快快鼓勵政府完全免費的發給樹苗，給民衆去補種。好比小孩跌倒了，痛的是在脚上，而母親快快給小孩一塊糖，從嘴上的甜味來補償脚上的痛苦。這全在於全國同胞真誠的努力。

謹代表本誌向贊助的諸先進致謝，并向全國同胞表示誠篤的希望。

孫福熙

四七—一二二

銅鼓研究發凡

——廣西古代文化探討之一——

陳志良

一：引言

關於銅鼓的記錄，在我國的文獻上雖有些簡略的敘述，而有系統的研究卻是近幾年來的現象。因為近三十餘年以來研究西南民族的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莫不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從事於探討。所以「銅鼓文化」在我國民族文化史上的價值也隨之而逐漸加強。所以這個重要課題之研究已經不單獨是我國的光榮，而形成為世界性的學術了。

以目前所知的常識而論：銅鼓的出土地望，在我國的長江流域以南，南至於南洋群島，在這個文化圈之中，當以安南與廣西兩地為多。所以「銅鼓文化」實為東南亞細亞洲的特殊產物。我國西南諸省滇黔桂粵雖有不少的銅鼓發現，然而細究起來，這並不是漢人的產品，而是苗僮等部族的特殊製作。我們細察銅鼓的製作，何等奇巧，形式何等瑰麗，花紋何等精美，彩繪何等動人，這一切的特殊現象，不得不使我們驚嘆苗僮部族的古代文化之高貴了！

銅鼓研究的曙光雖已顯露，然而尚未臻於日麗中天的境地，我們目前感覺到這個問題的中心，當以下列幾點較為重要：

(一)花紋的椎拓　紋樣的比較研究，實為考古學上的主要法則，而銅鼓上的紋樣變化百出，實為研究中的中心工作，在這許多紋樣中可以看出民族與民族間的關係，文化上的相互影響及其來源，銅鼓上的主要問題，得此可以解決一部份。

(二)體製的測定　鼓身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斤量有輕有重，銅片有厚有薄，凡此種種，均宜亟予測定，以便分門別類而作研究之用。

(三)銅質的分析　銅鼓的製作是合金而不單是銅一種，分析之後，可以明白其包含鉛鐵錫銅等等的成份各若干，同時這些金屬品是在那裏出產的，藉此可以解決銅鼓的地望問題。

(四)文獻的搜集　記載銅鼓的文獻，說少不少，說多不多，然而卻是散見在各處的典籍之中，搜集起來之後，銅鼓的歷史得此消息可以闡明，且不少問題也可得些暗示而得以啓發。

（五）用法的研究　目前西南民族中的苗傜僮侗尚有使用銅鼓的風俗，其用法用意用時，都可以作為研究的重要資料。聞宜山有一老人，能擊七十餘種姿勢，更有注意之價值。

上舉的工作，中外的學者已經零星地做了一部份，我們更要進一步的努力，完成這東亞人類文化史上的特產。然據筆者的愚見，這種工作，由廣西的公私機關來担任，最為適當，因為

（一）廣西出土的銅鼓，較別處為多；

（二）傳流或保存在廣西的官家和民間的銅鼓，也較別處為多；

（三）廣西的地方志以及記載廣西的文獻，關於銅鼓的材料，更較別處為多。

因為如此，如果廣西的公私學術團體，以及有興趣的學者來完成這偉大的工作，那末「廣西的銅鼓文化」，在世界學術界上的地位，可以永垂不朽了。

二：銅鼓的簡史

銅鼓的歷史，於古無徵，最早的記載，當推後漢書馬援傳，因為馬援南征交趾，得駱越銅鼓，乃製為馬式。按援傳云：

交趾女子徵則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伏波時已有「得駱越銅鼓」之語，則知馬援之前的南方的駱越民族，已有大量的銅鼓之存在，所以伏波乃得大量的携歸中土而製為馬式。然而後人則誤傳銅鼓為伏波所製，或為諸葛孔明所遺，甚且指大者為伏波鼓，小者為諸葛鼓，這種錯誤，目前既無深辯之必要了，謝啓昆在粵西金石略中之語，已有扼要的糾正如下：

銅鼓為俍俚所鑄，馬伏波以前已有之，故伏波之得以鑄馬式，裴淵記甚悉。自石湖有伏波所遺一語（此指桂海虞衡志），遂誤為伏波所製；且因伏波誤會及於諸葛。至於大者為伏波鼓，小者為諸葛鼓，（此指赤雅），眞誤中之誤矣！

東漢而後，南越開發，交通頻繁，所以銅鼓的記載，亦隨之增加，茲舉數則如下：

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江心口，蓋藉度銅鼓，即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水經注引林邑記

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以此下貨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於夷人，鑄敗作鼓。

——晉書食貨志。

蘭欽之少也，與歐陽頠相善，故頠常隨欽征討，欽南征夷僚，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時頠命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

——南史歐陽頠傳

自嶺以南二十餘郡……並鑄銅爲大鼓。——隋書地理志

俚僚鑄銅爲鼓，鼓唯高大爲貴，面闊丈餘。——章懷太子注引廣州記

盤盤在南海，曲樂有琵琶，橫笛，銅鼓，鼓蠡，——唐書南蠻傳

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宮僚，西連夷子，地方千里……無賦稅，刻木爲契，見貴人無不執鞭而拜，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同上

蠻夷之有銅鼓，形如腰鼓，一頭有面，圓一尺許，面與身連，其身徧有蟲魚花草之狀，擊之響亮，不下鳴鼉。——劉恂嶺表錄異

貞元中，驃國進樂，有銅鼓。咸通末，幽州張方直貶龔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因掘得一銅鼓，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爲無用之物，遂捨於延慶禪院，用大木魚懸於齋室，今見存焉。僖宗時林藹守高州，鄉野牧開田中蛤鳴，欲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豈鳴蛤乃銅鼓之精耶！——同上

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餘，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以外，爐製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貞元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即知南蠻酋長之家，皆有此鼓也。——太平廣記二〇五

乾德四年，南州進銅鼓內附；下溪州刺史田思遷亦以銅鼓，虎皮，麝臍來貢——宋史四九三

淳化元年，洪皓遣其中來貢銀盌二十，銅鼓三面。——同上四九四

雍熙元年，黔南言溪峒夷僚疾病，擊銅鼓沙鑼以祈鬼神，詔釋其銅禁。——同上四九三及四九六

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爲馬伏波所遺。——桂海虞衡志

廣西土中銅鼓，耕者屢得之……銅鼓大者闊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縣用以爲更點……或謂銅鼓鑄在西京以前，此雖非三代彝器，謂鑄當三代時可也。其有極小銅鼓，方二尺許者，極可愛玩，類爲士大夫搜求無遺矣。——嶺外代答

……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洪者爲大，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擊鼓山巔，蠻畢集，今已矣！」銅狀如鼎，大可函牛，刻畫有文彩，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矣。——明史

波將軍伏南征交趾，舟載駱越二銅鼓，躍入八桂江中，後有得之者，旋失去，殆神物通靈，抑隱見無常，將以待有德也。

廣西通志金石志引舊志

銅鼓以今營造尺度之，實面徑三尺四寸二分，高一尺八寸，舊在大堂側，今移置署東亭中，鼓無款識年代可考，然其製作之精，必漢晉時物。又一類無蟾蜍，面紋稍粗者，亦唐宋時所鑄。粵西邊徼州郡所在有之，近多為好事者取去，存者僅矣。按此指廣西巡撫署銅鼓而言。——謝啓昆銅鼓考

上舉的材料之中，可以注意者：如（一）銅鼓均為南方蠻夷之物；（二）為當在土中發現；（三）為銅鼓的製作年代並非一時。

三：廣西的銅鼓

筆者在前面所說東南亞洲的銅鼓，以廣西為最多的原因，實為古今的記載，多有敘及廣西發現銅鼓；並在各地的志書中，亦有有詳有略的記錄，故在廣西九十九縣之中，在西南部份的縣志中，大都有了記載。這裡所引各縣志中的材料，完全抄自廣西省立圖書館中所藏的志書，其中尚未借到的，或者遺漏的，自屬難免，然得此可見廣西之有大量的銅鼓出土，以及各地之多有銅鼓的保存了。

梧州

漢伏波銅鼓在舊總府，舊府中有伏波將軍所鑄銅鼓，其一尚存，不假今製，深三尺許，面徑可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腹微展而稍斂其口，體絕薄，純綠色，紋甚精。鼓面環繞蟾蜍十數，昂首欲跳，中受擊處平厚如鏡，近有斷裂痕，擊之聲不甚發聞。一完好者為稅監獻之內庭，所懸木架，尚存堂之左右。有銅鑄鼓柄，倒於地，面製亦精，必非近時物矣。制府廳事亦有銅鼓兩架，徑之大小減半，而製作色質難辨出入，蓋見之，款識之同異，不得就而辨焉（魏濬西事珥）

伏波銅鼓，東粵則懸於南海神廟，西粵則懸於制府廳事，東粵二鼓，高厚倍之，雌雄互應，夷俗賽神宴客，時時擊之，並以求勝，多至千牛，小過半者，諸葛鼓也，價亦差別矣（赤雅）

明成化間，總督韓雍獲於軍門，出入擊之（通志）

總府舊有銅鼓數十面，相俗呼為蝦蟆鼓（蒼梧志）——蒼梧縣志

容縣

縣南門外水月宮，存大銅鼓一枚，高二尺，面徑三尺六寸，周三其徑，面與身連，腰間稍束，底大如其面，面空，面布蟾蜍，四作昂首欲躍狀。自邊至中央凡五暈，中受擊處平厚如鏡。鼓身周紋凡十餘道，如螺絲形。兩旁有耳四，貫以鐵條，懸之架上。銅色斑駁，扣之聲鏗鏘，然尚异器也。

又按此銅鼓乃嘉慶癸酉歲一里農民所掘得者，知縣會禮以十金購之，欲置西門城樓，以配東鐘，或言其不利，故歸之水月宮；

桂平

銅鼓灘：在北江。委下合南江。相傳漢馬伏波征交趾，舟載駱越二銅鼓，躍入桂江中，即此。吳志引綱目覺編謂成化十年，韓雍用兵兩粵，軍門設銅鼓數十，殆欲繼伏波之餘烈歟！舊志以「銅鼓秋濤」為八景之一（府志）。

銅鼓：明萬曆四十五年端陽日，白石山人動土獲一銅鼓固日銅鼓灘漁人亦網舉一，悉獻官。以得白銅鼓灘漁人者，置府文廟，身圍七尺有奇，面徑二尺一寸許，高與徑埒。上部似鼓，下體無底，腰覷而稍縮而偏。體多棊紋，紅女刺繡所不逮。扣其唇，錚錚鏜鏜，擊其面，則瀚瀚濛濛。花紋側角內無損蝕。又以得自白石山人者，置清風樓，體與前同而唇稍窳。二鼓後俱失去。明天啟丙寅學正樂明盛有記。

清雍正八年，漁人又於銅鼓灘下得一銅鼓，舁獻金中丞鉷。權之得一千六百五十一兩，絜之高一尺六寸，面徑二尺六寸有奇，周三徑，腰微束僅六尺九寸餘，底如其面而空。面有蟾蜍蹲踞，大小各六，重之為數十二，中邊圓紋六十二道，蹤縱相間，內皆細紋，為數不一。旁有兩耳如環，用以舁。通體完整，不缺不窳。

光緒二十四年，上秀田安村姚岐存於村外掘得銅鼓一面，面廣五六尺，高二尺二三，有面無底，上下大而腰縮，周身卍字雲物紋，旁有七物，一類馬，餘六類蟾蜍，皆兩兩相對，均黑綠色，叩之鏘然（訪冊）。

又砮灘甘王廟舊亦有銅鼓一面，不知何時所得。——民國九年桂平縣志

漢馬援有銅鼓二，沉於水：一為桂平白石山人所獲，置於清風樓，一為桂平銅鼓灘所獲，置於文廟，後俱失。——廣西通志引李志

這都合地方古代必有一個相當燦爛的文化，說不定都合村是這古文化區域的小京城……：近來附近各村連續發現銅鼓，已有五六次之多，而且所得銅鼓多是屬於大型。作者在梁嶼所見的一座，上有蟾蜍六個，鼓旁有大紐四，小紐二。鼓面直徑五十六英寸，身高二十八英寸半，形狀非常宏偉。——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

賓陽

元豐七月十一日，賓州獲古銅鼓一。——宋史五行志

清嘉慶間，賓州農人耕山得古銅鼓一，鄉人醵錢取之，置鹽倉嶺賢良祠，擊之聲聞數里。

道光元年，賓州農人耕山得小銅鼓一，下微缺，為邑學博滕間海携去。——民國十五年賓州志

貴縣

銅鼓：一在山北里尙龍村，高三尺餘，徑圓稱是。面旁狀蟾蜍四，周身鏤刻蟲魚花草水紋之形，製作精巧，擊之聲淵淵然。一在懷西里思懷墟永興寺，較小，徑尺許，高約二尺，兩頭略哆，中斂如蜂腰。按銅鼓土人每獲於山谿中，或發土得之。多施以供神佛，廟宇中常有存者。——光緒十九年貴縣志

銅鼓：鼓在縣城同福里，存。近歲出土縣之南岸，縣人陳文柏等醵貲得之，高裁一尺六寸，徑二尺七寸五分。中空無底，色純綠，面鑄蟾蜍四，闕其三。通體文鏤，無款識。

按尙龍寺銅鼓，今已失去。

民國十八年，山東橋暫村覃某，於大農村背之亭灘嶺掘得銅鼓一，甚巨。面有蟾蜍三，邊有篆文。

又一鼓藏木梓高山村黃祖歡家（訪冊）。

宣統三年，北山下里福慶村農人於田腰掘得銅鼓一，均貨諸武宣（新采）。——民國二十三年貴縣志

鬱林

文昌閣銅鼓一，高一尺五寸，面徑二尺六寸，底徑如之，邊出廣一寸，腰束減二寸。自邊至中央凡十九暈，暈間或爲雷文，或爲螺文，或爲五銖錢文，或爲蘧篨文。中央隆起，內廓有橫斜十字文，沿邊虹裏，四分强。有六蟾蜍，相去一寸三分，蟾蜍前高一寸，足間一寸二分，後高八分，足間亦八分。鼓身凡三重，帶二十七暈，暈間文與面同，兩邊近上有耳，前後對出，近下亦有耳，左右對出。文如貫索，形模中鏤刻精工，色如沉綠，□花斑駁，蓋古漢時物也（舊志）。按閣中銅鼓，咸豐五年，凌匪困城，分踞文昌閣，被其燬壞，祇存鼓面一塊。

豸嶺北帝廟銅鼓一，較文昌閣鼓形較小。咸豐元年，凌匪焚燬廟宇，幷盜鼓去。

雍正十年，六西村農民掘獲銅鼓一，知州李錫泰以獻巡撫金公。

城北穀山村三教堂銅鼓一，乾隆間由村旁掘獲，高一尺一寸，面徑二尺一寸，中隆起，闊一寸，腰微束，周圍有蟾蜍，相去七寸五分。擊之音韻各異。面起銀絲紋五十一條，左右有圓耳，兩兩相對。

城北旺水玉皇廟銅鼓一，同治七年農民從鎭武山掘獲。高一尺二寸，面徑二尺有奇，腰微束，面五暈，中有八卦，暈外蟾蜍四，旁有兩耳如環。

城西荔枝根蔻銅寺銅鼓一：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得于村東北二里旺嶺山旁圓地，時適梁姓家娶嫁，吹笛敲鑼，銅鼓遂應聲而起。居人又謂未掘獲以前，往往天陰夜雨，見其地有光云。

城西儸頭墟金順廟銅鼓一：道光二十六年蘇龍堡村民耕獲。歲貢楊英募衆貲購置於廟。鼓高一尺三寸五分，高二尺七寸，底空，徑二尺五寸四分，腰少縮，圍七尺五寸六分。有四耳，可繩絡而舁。重一千八百四十兩。州中所獲，此獨厚大殊常。面有蟾蜍六，周沿其邊，

面負四子，躍躍欲動，鼓身花紋精細，斑駁陸離，與各鼓同。咸豐元年凌匪盜去。

城西南高沙堡流表村尙書廟銅鼓一：道光年間有遊者入山，見一大鼠入空，隨以薪斧發掘，不數尺，卽見銅鼓，舁歸，村衆歛資買置廟中。面徑三尺，高二尺有奇，面闊三尺，邊有蟾蜍五，有小童二，擊之各具一音。

城東印嶺寨山廟銅鼓一：道光三十年北流新墟人鋤田偶獲。邑同知職銜重光購懸廟中。徑三尺三寸，高二尺，邊有蟾蜍六，身面各有圓暈二十四道，中皆菊花，卍字細紋，紺碧色。

城北蒲塘寨山廟銅鼓一：面徑一尺二寸，腰間束，鼓釘一層，花草三層，鼓身花紋八道，與花草相間。

城北撫康古圓珠寺銅鼓一：高一尺七寸，徑一尺五寸，此爲較小。

按粵中銅鼓，各府多有，據鬱林州所獲，或得諸田間，或得之山上，其形模高下大小不一，鼓身花紋人物各自爲樣，標新立異，足見古人製物精巧。——光緒二十年鬱林州志

博白

雲潭銅鼓：在馬祿堡，離縣治北四十里，石高數仞，峻峭壁立，下有銅鼓灣，相傳夜有銅鼓浮起，波浪相搏，聲聞數里，鄉人聚觀。明宏治十二年五月，邑人獲送督府。

新文閣銅鼓：在城南門外文昌閣，道光元年閣成，三墟堡鄉民適掘得銅鼓，高尺餘，上廣二尺五寸，下廣亦如之，束其腰，花紋細緻，斑繡陸離，鼓面邊旁蟾蜍六，深爪出目，仰首若鳴。叩之鎗然，其聲清揚遠聞。閣成適得此，人以爲文昌之瑞云。

攀龍廟銅鼓：在陸角堡攀龍廟，道光元年，建廟祀文昌，廟成，鄉人于蟠龍里掘得銅鼓，送置廟中，其體式與縣城新文閣鼓同。——光緒十二年博白縣志

北流

明景泰三年，舟人自潭中獲銅鼓一，送本縣譙樓（一統志）。今失。

雍正八年，北流縣民獲銅鼓一，獻撫軍金鉷，奏進闕下，遠蒙恩賚，撫軍有銅鼓記。

泗洲庵銅鼓：嘉慶二年六月，石一里龐坡上里許溪邊，水潦衝激，見銅鼓一，鄉人移入泗洲庵，以爲更鼓。絜之面徑二尺四寸八分，高一尺四寸六分。圓好無缺，鏤刻精工，週身有錢四百零三，文內篆五銖二字，鼓面蟾蜍六，古色斑駁。

玉虛宮銅鼓：在平陵里新墟，又綠厚村三敎堂，沙埒村護龍寺，均有銅鼓，各約高二尺餘，徑廣二尺餘，周圍卍字花紋，蝦蟆團踞，古

色盎然。

寶冠庭銅鼓在卞三里水埇村，圍大七尺許，蟾蜍花紋，備極精巧。相傳黃式中在行潦中拾得，并大士像，遂造庵祀之。

龍山寺銅鼓道光二年四月初二日卞一里鄉民掘地種竹獲銅鼓一，約重三百斤，送廟內。

將軍廟銅鼓：由波一里龍虎岩掘出，送廟，徑三尺二寸，高二尺餘，面有蟾蜍四，週身有卍字細紋，古色盎然。咸豐七年，城陷失去。

城隍古廟銅鼓：道光十八年四月初十日大雨，扶來里大倫村山崩，出銅鼓一，約重四百斤，置廟內以上二鼓均圓體細腰鼓面有蟾蜍，鼓身有雲雨花紋。

銅鼓潭在北流縣北廿里，昔有銅鼓浮水面出，鏗之聲驚村落，至夜沉水。明景泰三年，其鼓復出，舟人獲送本縣譙樓（一統志）。

——光緒六年北流縣志

邕寧

宣化城北山下農人耕田得銅鼓土中，形如坐墩而空其下，滿腹皆蒼紋細花，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繫其旁耳，擊之聲極清越。置學宮中。

又城隍廟後殿有小鼓，形製相同。其文若鳥篆而不能辨，今無

（採訪）。

縣東所見鼓三：高皆一尺五寸，面徑可三尺，重一千二百八十兩，其周緣以細文，腰略胸。中當臍處有圓光，芒髯如古錢，如五星。四緣則蟾蜍踞之，其數各六。

縣西一鼓，乾隆間出，底空腰束，而面平圓，徑二尺、高二尺三寸，有耳屬四，作欲跳狀，上坐立馬將軍，盔甲戈戟皆具，與縣東之鼓異。

……縣南一鼓未見。——民國二十六年邕寧縣志

綏淥

銅鼓在崇善縣城隍廟，相傳漢伏波將軍馬援所置，後失。——廣西通志引太平府志

武鳴

銅鼓：鼓村民掘地，往往得之。——武緣縣圖經

隆安

銅鼓在喬建墟雷遠廟內，高幾尺一尺六寸，面徑二尺四寸有奇，腰微斂，量周七尺餘寸，旁有兩耳。通體花紋如繡，面踞蟾蜍數枚，乃龍淋漁人昔年獲於江中者（志稿）——民國二年隆安縣志

同正

銅鼓在舊縣北帝廟中，道光季年農人耕於山麓得之，無年月可考。

永康北五里之舊縣村，當道光二十五年，耕民於橫山之陽獲一銅鼓，完好無缺，土繡深碧，而古氣盎然。徑圍約六尺餘，高尺五，槌臼隆起，稜下稍豐而腰漸束，底如其面而空。圜邊踞蟾蜍四，其二各負小螺，不知其取何義也。週身環輪卅九道，疏密相間，雜以細紋，或圓點，或斜路，不可名狀。旁有兩耳，形如紋索，是用以舁者。爲之反覆審視，惜無年月可稽。但觀其宏壯之模，陸離之文，翳綠之色，殆非漢魏以下物也。（銅鼓考）。——民國二十一年同正縣志

上林

謹案徐縣志；北關五顯廟，里民墟三聖廟，縣東南三教寺，舊時俱有銅鼓一面。大山墟關帝廟舊有銅鼓二面，下無虞鄉一里蓮花寺，清平寺二里白墟寺演德庵，舊俱有銅鼓一面。今羅墟古篷，亦各有銅鼓一面。考銅鼓爲舊時蠻僚所鑄，凡賓宴祭享及召集人衆，皆擊之，故視之極其尊貴。廣西昔本屬蠻方，故至今屢獲于土壤之中，或河流之內。……徐縣志所載各寺廟舊有之銅鼓，今雖一無所存，然三里城于光緒間在公搪圍又獲一面，且聞近年山中之人，尙往往有掘得之者。——民國二十三年上林縣志

岑溪

銅鼓：南蠻所製樂器，或云諸葛忠武征蠻時所作，非也。粵西所在皆有，見於岑者三：其一，明季連城鄉鳳凰山崩而出，置城內關帝廟。其一：康熙四十年，有穿壙於舊義鄉六絡山者得之，置文廟。其一：雍正元年西鄉封貴洞土自鬆，因掘得之，置南渡埠鄧公祠。并高一尺五六寸，面徑二尺五六寸。古色斑駁，皆千年物。或以其得其瘞埋，疑爲神異，不知蠻居結茅屋，恒患火，器物多瘞於山，不足爲異也。——民國二十三年岑溪縣志

融縣

此物出於融縣，係武侯散埋，以厭僚人。——一統志

銅鼓山在融縣城西南二十里。舊傳諸葛武侯埋銅鼓，以厭蠻僚，後人得銅鼓於山下，名爲銅鼓灘。——柳州府志

銅鼓：范銅爲之，如圓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甚精美，以四角有小蟾蜍者爲最貴重。懸而擊之，音甚宏亮。背江苗村多有之。——民國二十五年融縣志

柳城

諸葛銅鼓：民國三年在五塘發現一隻，重七百餘斤；民國九年發現二隻，各重二百餘斤，色澤金黃，響聲洪亮。——民國二十九年柳城縣志

永福

銅鼓：相傳爲伏波馬將軍所鑄，僮民間有之，廣二尺有奇，邊高

一尺餘寸，旁刻二十八翕形，鼓具二耳，其形古拙，銅色黯黑，盡僞儂所作，非伏波製也。伏波南征交趾，路不經永福，安得其所鑄鼓而若是之多耶？——民國四年永福縣志

以上所舉十八個縣份中的銅鼓情形，有幾點現象值得注意：

(一)銅鼓出土的地點，在廣西省的西南部較多，就是鄰接貴州雲南安南廣東等處的地方，而東北部則極少發現；

(二)銅鼓的發現，有在山上，有在土中，有在水裡；

(三)所得的銅鼓或置之州府，或供諸廟宇；

(四)有體製及花紋的記載。

這些問題，留待下面討論，暫不先贅。

因為兩粵湘黔有銅鼓的發現，所以以銅鼓為地名的也很多：博白有銅鼓潭，廉州有銅鼓塘，欽州有銅鼓村，靈山有銅鼓嶺，容縣有銅鼓村，潯州(即桂平)有銅鼓灘，昭平有銅鼓墟，平南有銅鼓村，曲江有銅鼓嶺，文昌有銅鼓山(註一)，桂林也有銅鼓山。這些地名，或因發現銅鼓，或其形如銅鼓。此外在廣西各縣志中，也有不少以銅鼓為名之處，茲舉如下：

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銅鼓，即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其名。——水經註引林邑記

銅鼓嶺在(貴縣)南郭里，縣南五十里(一統志)。平地突起，層岡環列，可以避寇。——貴縣梁志引方輿紀要

銅鼓灣：(陸川)縣北四十里，屬南中堡，岸側有圓通庵，寬約十丈，深約丈餘。相傳昔流水響如擂鼓然，故名。當夜靜時，雖數里咸聞之，今則灣水依然，已杳無音韻矣。——民國十二年陸川縣志

銅鼓山：(鬱林)城西南四十五里，山下有潭，嘗聞銅鼓聲，地與南流江近。 鬱林州志

銅鼓山：在(武宣)縣祿村田洞中，起一土山，形如銅鼓——民國二十三年武宣縣志

銅鼓嶺：在(賓陽)州東南三里，人行嶺上，逢逢作聲，如銅鼓然——賓州志

銅鼓山：在三里，雍正間有石公者，來賓人，寄居三里，蕩平土寇，後隱于是山。今土人立其像，至于所居岩洞祀之。——民國二十三年上林縣志

四：別省的銅鼓

銅鼓的使用，當以西南民族為中心，所以銅鼓的發現，亦以西南諸省為出發點。除廣西而外，其餘各省的銅鼓，材料為數一定不少，在尚未搜羅完備之前，先將所得幾條，列舉於後，以作參證。

湖南

乾德四年，南州進銅鼓內附，下溪州刺史田思遷亦以銅鼓虎

皮，麝臍來貢。——宋史蠻夷傳

淳化元年，洪晉卒，其弟洪皓襲稱刺史，遣其子淮通來貢銀盌二十，銅鼓三面，銅印一紐，旗一，帖繡眞珠紅羅襦一。——同上南州
餘

廉陽有銅鼓，蓋江水中掘得，如大鐘，長箭三十六孔，重百餘斤，今入天慶觀，……鼓尤多，其文環以甲士，中空無底，名銅鼓。——宋朱輔溪蠻叢笑

四川

宜賓縣橫江鄉水洞坎，嘉慶三年，士人掘獲，今置城北師來山元祖殿，高一尺二寸，面闊二尺，銅心作蓮瓣，圍六尺，無字跡，通體皆花紋。四耳缺一，腰微細。一面空，擊之作革音。後又得二面：一存城南土地廟，一存城北崇報寺。式同，

長寧縣銅鼓：相傳武侯鑄以鎮夷者，今田間往往出之。邑中士大夫家常購以爲軒齋古玩。縣志原按：萬曆元年，巡撫曾省吾平九絲夷，獲諸葛銅鼓九十三面，同時又得銅鐵鍋二口，係酋長阿大所畜，製甚奇古。識者曰：此非鍋乃鼎類也，其名曰鬵，今三江所出之器，疑卽當年所遺者。

筠連縣銅鼓：巡司場村人，咸豐二年於土中掘得銅鼓，高尺餘，闊稱之，面有四蟬，空底，腰微細。擊之其聲如鼓，惟無字跡。又讀史方輿紀要云：慶符北八十里，漢陽山，孔明征南蠻駐軍處，据此則審爲諸葛軍中所遺。同治元年爲髮逆所毀。高邑焦村亦掘得一面，稍小，製亦相似。

雷波廳銅鼓：嘉慶時，天姑密鄉人掘地得之，今存關帝廟中。又黃鄉士人掘地得銅鼓四，亦存關帝廟，鼓高尺許，所鑄皆奇文異狀，互相錯蟠，其雕螭剗鷺猶可辨識。邊際間綴蝦蟆，扣之有剝蝕聲。疑武侯製以鎮蠻者。——均見敘州府志

雲南

僰夷樂有三：銅鐃，銅鼓，拍板。——滇繫

（謝彬雲南遊記中有記載銅鼓的一段，以手頭無書，未能引用。）

貴州

明一統志：威淸衞銅鼓山，在衞城西四十五里，相傳蜀諸葛亮征南，於此獲銅鼓。——安順府志

銅鼓：四周花草蟲豸紋，古綴斑駁。世傳銅鼓諸葛所遺，此或然也。嘉慶十九年，遵義縣永安莊士人掘得，置永安寺，典史陳丙移置桃源山晚香閣中。——遵義府志

仲苗有二種：曰卡尤，曰靑仲。……歲首以銅鼓爲歡。士人或掘地得鼓，卽以爲諸葛所遺，富者不吝借值爭購之。——貴陽府志

捕籠仲家貴陽南籠安順三府定番廣州二州皆有之，以十二月朔爲大節，歲時擊銅鼓爲歡，掘地卽得銅鼓，武侯南征時所遺者，重價爭購。——黔苗圖說

貴州北盤江上游之仲家，使用銅鼓之情形云：吾輩與苗族（malo-tze）及倮儸一（lolos）異，昔本不居此，明洪武時，始遷斯土。吾輩樂器無笙類，獨用銅鼓，名曰Nan-Yen，往往由土中掘得之。卽近時猶用此物，自漢族侵入，遂被奪去，今也則無，故乃代以無皮之太鼓云。——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

海南島

永樂中，萬州士官王惠，起黎兵挖引多輝溪水，得一鼓，長三尺，面圍五尺，凸二寸許，沿邊皆蝌蚪，各腳線抵臍，束腰奓尾，若今之杖鼓，擊之聲如鵝鸛，聞數十里，凡鼓形聲未有如是其怪遠者。——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三八四卷瓊州府

五：使用銅鼓的民族

銅鼓的出土地點雖是在我國的西南部，這些地方，我國古時都稱之爲蠻夷之區，不與中國相通。其實西南在我國史前時代，未嘗設有居民，亦有很高的文化，最近在東南沿海一帶發現的新石器，以及在廣西武鳴發現的新舊石器之間的石器，可以證明既有石器，就有人類，既有人類，就有文化，「銅鼓文化」實爲西南民族古代文化之一。

使用銅鼓的西南民族，文獻上語焉不詳，現在可以舉出者有下列幾種：

蠻 桂海虞衡志：「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滇幢小品：「蠻中諸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

東謝蠻 唐書二二二：「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宮僚，西連夷子，地方千里……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

融州蠻 宋史蠻夷傳：「融州蠻其族鑄銅爲大鼓……」。

夷 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銅作鼓」。異林：「嶺表錄異：唐時有牧童聞田中蛤鳴，往捕之，蛤跳入深穴，乃蠻酋冢，掘之得銅鼓」。又云：「夷俗最尚銅鼓，時時擊之以爲樂」。

西南夷 老學庵筆記：「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縷亦頗精，叩之麥麥，不作銅聲」。

蠻夷 嶺表錄異：「蠻夷之樂有有銅鼓，形如腰鼓」。太平廣記二〇五：「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

僚　南史歐陽頠傳：「……欽南征夷僚，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宋史四九三：「雍熙元年，黔南言溪夷僚疾病，擊銅鼓沙鑼以祀鬼神」。柳州府志：「舊傳諸葛武侯埋銅鼓以厭蠻僚」。

俚僚　南懷太子引廣州記：「俚僚鑄銅為鼓」。

駱越　後漢書馬援傳：「…於交阯得駱越銅鼓……」。林邑記：「……鑄度銅鼓，即駱越也，有銅鼓」。

苗　峒谿纖志：「銅鼓…大苗峒方能有之」。嶺表紀蠻：「銅鼓…今苗山所遺留者……」。

驃國　嶺表錄異：「貞元中，驃國進樂，有銅鼓」。

盤盤　唐書南蠻傳：「盤盤在南海，曲樂有…銅鼓」。

馬流　說蠻：「馬流人常識其處，常鑄銅鼓祀伏波，蓋所祖也」。

」

彝夷　滇繫「彝夷…樂有三……間以銅鐃銅鼓拍板」。

仲家　黔苗圖說「補籠仲家…以十二月朔為大節，歲時擊銅鼓為歡，如掘地即得銅鼓，武侯南征時所遺者，重價爭購。」貴州通志：「仲家……歲時擊銅鼓為歡」。

我國古書中關於邊裔民族名稱往往記載不甚清楚，如夷為東方善射的民族（夷從大從弓大即人），蠻即「民」之音變，泛稱為南方民族。而西南民族亦有稱「夷」或「蠻」的，「夷」之一詞，在現在則有專指羅羅（lolo）而言者。僰即擺夷，現在分佈於雲南南部。駱越為我國由中部經四川雲貴而南的民族，即「泰」（Tai）族的古稱，與我國由沿海而南的百粵有別。俚（li）僚（lao）為僮族的古稱，亦屬泰語系統。苗的分佈在雲貴桂湘區域最大，至今繁衍。仲為貴州的部族，鄙意以為與古代的竇人，現在的僮人（音壯 tsang）同一個系統。馬流人在廣西安南交界處尚有少數的遺留，自認為伏波子孫，故多姓馬，現都同化。驃國與盤盤，現雖未能說明其原委，要亦南方古族之一種。總而言之，上舉的許多名稱，都是西南方的民族，所以銅鼓為西南民族的特殊文化，並不虛言。

現在再依筆者調查與所見所得，以及參合了當代人的著作，使用銅鼓的民族，有下列幾種：

苗族　參考苗族調查報告，嶺表紀蠻，及貴州省的地方志，確知苗族是使用銅鼓的。

蠻傜　廣西的蠻傜，習俗與苗族較近，當為駱越之一種，他們的銅鼓舞，筆者在廣西特種部族的音樂與舞蹈（見說文月刊第二卷合訂本）中已有記載，茲不再贅。

僮人　僮人為南方——尤其是廣西的土著（可參閱粵江流域人民史），他們的銅鼓很發達，出土的大號銅鼓，都是僮人的遺物。

侗人　侗人自稱為「kem」，當為古代的「荊人」。他們的文化

有二特點：一為橋樑，一為銅鼓樓，每個侗村之中間，必有一所高大的銅鼓樓，為城樓與寶塔的混合形，與漢人城中的鼓樓相同。此種銅鼓樓，當為供置使用銅鼓的處所。

白夷　即廣西的白羅羅，他們在新年中必用銅鼓，擊之以為歡樂，鼓有二：一大一小，擊之聲分大小陰陽，以別徐疾。按廣西的白夷自認由雲南遷來，然大涼山的夷族，據莊學本兄的西康夷族調查報告（西康省政府出版）中未曾提及，故是否有銅鼓的存在，尚待證實。

黎人　十數年前有彭程萬者，嘗入海南島黎峒調查，撰有瓊崖黎峒狀況之調查、及瓊崖黎民之狀況及其風俗與教育二文，謂黎人重視銅鑼銅鼓，以鑼唇鼓柄鑄有蝦蟆形者為貴，價值千萬。可知黎人與駱越民族同出一源，都有銅鼓了。「黎」「俚」音同，同為南方民族。古今圖書集成所載瓊州萬州土官王惠掘得的銅鼓（詳見四節），正是黎人的遺物。

仲家　鳥居龍藏曰：『徵之今日之事跡，中國南北時尚有使用銅鼓者，均得謂之仲家，彼輩棲息於今貴州省，其主要分佈地厥為貴州南部接近廣西一帶地方。就民族血系論，彼輩與其他苗族異。據其傳說及其他苗族口中之事跡，又以理學之位置論，其中心地宜在廣西省。』古時的僮族正是分佈廣西全省，有南僮北僮之別，北僮之來較晚於南僮，南僮在廣西有「本地人」之稱，（然稱銳人為「老本地」），故鄙意以為貴州的仲家實即廣西的僮人。

依上舉的民族而言，現在我國南方民族之使用銅鼓者，可得一表如下：

銅鼓民族
- 苗族
- 蠻傜
- 僮族
  - 僮人
  - 侗人
  - 仲家
- 白夷
- 黎人

這五族之中除了仲家和黎人而外，均以廣西為大本營，——惟苗族則分佈於雲貴湘桂四省，而海南島的黎人，亦有從廣西渡海南移的痕跡，所以銅鼓文化以廣西為出發點，似非過論。

廣西的苗族蠻傜僮族白夷，非但有銅鼓，而且也有木刻和蘆笙，然而傜族系統中的盤古傜系却沒有這些現象，（盤傜祇有「長腰皮鼓」）因此，對於廣西特種部族的分類及其文化關係，亦可另列一表如後.

廣西的特族
- 搖族
  - 盤搖——無銅鼓木刻蘆笙
  - 蠻搖
- 苗族
- 僮族
  - 僮人
  - 佃人
- 夷族
  - 白夷
  - 黑夷
  - 花夷

（蠻搖、僮人、佃人、白夷）——有銅鼓木刻蘆笙

六：形狀花紋和蝦蟆

（一）銅鼓的大小

銅鼓的大小，前人的記載中雖有提及，然皆舉其約數，含混其詞，如

俚僚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廣州記

蠻夷之樂有銅鼓，形如腰鼓，一頭有面，圓一尺許，面與身連。——嶺表錄異

（同上）鼓面二尺許。——太平廣記

廣西土中銅鼓，耕者屢得之，其製正圓而平其面，曲其腰，狀若烘籃，又類宣座。…銅鼓大者闊七尺，小者三尺。——嶺外代答

舊府中有伏波將軍所鑄銅鼓，其一尚存，其形不似今制，深三尺許，而徑可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腹微展而稍弇。——西事珥

伏波銅鼓深三尺許，面徑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腹微展而稍弇。——赤雅

…北流縣農民獲銅鼓一…絜之高一尺六寸而稍縮，面徑二尺六寸有奇，周三尺，其徑腰微束僅六尺九寸餘，底如其面而空。——金鉄銅鼓記

宜賓縣銅鼓高一尺二寸，面闊二尺。——叙州府志

咸豐二年於土中掘得銅鼓，高尺餘，闊稱之。——同上

雷波廳銅鼓…高尺餘。——同上

文昌閣中有銅鼓，高一尺五寸，面徑二尺六寸，底徑二尺六寸，邊出廣一寸，腰減束二寸。——鬱林州志

南門外水月宮存大銅鼓一枚，高二尺，面徑三尺六寸，周三其徑，——容縣志

銅鼓：身圓七尺有奇，面徑二尺一寸許，高與徑埒。

漁人於銅鼓灘下得一銅鼓：挈之高一尺六寸，面徑二尺六寸有奇，周三。

上秀里掘得銅鼓一面，廣五六尺，高二尺二三。——桂平縣志。

銅鼓面面徑五十六英寸，身高二八英寸半，形狀非常宏偉。——

——粵江流域人民史——

銅鼓一在尙龍村高三尺餘，徑圍稱是。……一在永興寺較小，徑尺許，高約二尺。

在縣城同福里：……高裁尺一尺六寸，徑二尺七寸五分。——

貴縣志

（其餘廣西各縣的銅鼓大小見第三節，茲不再引。）

銅鼓之有大有小有高有低，當與使用的民族與鑄造的年代有關，然而目前銅鼓的體制尙未實測之前這些聊勝於無的記錄，祇能作爲啓示而已！

（二）銅鼓的花紋

銅鼓上的花紋實爲研究銅鼓文化的主題，然而最切要的工作，能將花紋拓出之後與中外的古今的器物上的花紋作個比較研究，方能明瞭其來踪去跡及其相互關係。在這步工作尙未做之前祇能在簡略的記錄中鈎稽其大略的情形除「花紋細緻」「製作精巧」「斑駁陸離」「細花紋」等種種籠統的名詞而外，尙有幾種如下：

一：蟲魚花草

嶺表錄異：「其身偏有蟲魚花草之狀。」太平廣記：「全用銅鑄，其身有蟲魚花草之狀。」遵義府志：「銅鼓四周花草蟲黽紋，其緻斑駁。」貴縣志：「周身鐫刻蟲魚花草水紋之形，製作精巧。」

二：花紋人物

鬱林州志：「鼓身花紋人物各自爲樣。」

三：葉紋

桂平縣志：「體多葉紋，紅女刺繡所不逮。」

四：鱗鷺

敘州府志：「雷波廳銅鼓：……所鑄皆奇文異狀，互相錯蟠，其雕鱗刻鷺猶可辨識。」

五：螺絲形

容縣志：「鼓身圓紋凡十餘道，如螺絲形。」

六：卐字

桂平縣志：「周身卐字雲物紋，旁有七物一類馬。」鬱林州志「寒山寺銅鼓一身面各有圓紋二十四道中皆菊花卐字細紋，紺碧色。」北流縣志「玉虛宮銅鼓周圍卐字花紋古色盎然。」

七：甲士

溪蠻叢笑：「鼓尤多其文環以甲士。」邕寧縣志：「縣西一鼓：上坐立馬將軍盔甲戈戟皆具。」

八：錢形

邕寧縣志：「中當擊處有圓光，勢若如古錢，如五星。」北流縣志：「鏤刻精工，周身有錢四百零三文，內篆『五銖』二字。」

九：文字

邕甯縣志：「其文若鳥篆而不能辨。」

十：繁複的記錄

嶺外代答：「……周圍款識，其圓紋為古錢，其方紋如織簟，或為人形，或如琰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環成章，合其衆紋，大類畫圖陣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鬱林州志：「鼓身凡三重，帶二十七暈，暈間文與面同，兩旁近上有耳，前後對出，近下亦有耳，左右對出，文如貫索，形模中度，鏤刻精工，色如沉綠，土花斑駁。」同正縣志：「周身環輪三十九道，精密相間，雜以細紋，或圓點，或斜路，不可名狀。」

銅鼓的花紋可分兩部份：一為面部；一為胴部，而其層次花式，變化，一鼓與一鼓，都有大同小異之處。然據筆者目驗所得，其中共同的現象：鼓面的中心，是個有光紋的太陽，其中有席紋，回紋，雷紋，水浪紋，雲紋，這些紋樣，都是我國南部固有的現象，與吳越史地研究會在江浙兩地的所得匋文，合而觀之，是同一個系統中的文化，一望而知。不與我國的古金文，彩匋文，國外的器物上的花紋相同，都是表現着中國南方文化的特色。

鳥居龍藏在苗族調查報告中的銅鼓一章中，雖有花紋的比較及說明，然而（一）根據的銅鼓花紋太少；（二）比較引證的材料更少；（三）囿於成見，所以祇能作為聊勝於無的參考而已。

（三）銅鼓上的蝦蟆（蟾蜍）

銅鼓花紋的記錄中，多數有提及蟾蜍蝦蟆鼃黽之類，而且有二，有四，有六，甚至有八隻，並且有大蛙負小蛙，所以不能說是偶然的現象，其中當有道理存在其中。現在先看記錄中的蝦蟆：

桂海虞衡志志器條：「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

嶺外代答：「……面有五蟾。分據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負也。」

西事珥：「……面環繞作鼃黽十數，昂首如欲跳狀。」

異林：「……其旁多鑄鼃黽之狀……。」

赤雅：「……鼓面環繞作鼃黽十數，昂首欲跳……。」

蜩谿纖志：「……四角有小蟾蜍……。」

金鐵銅鼓記：「面有蟾蜍，蠡踞，大小各六，重之爲數十二……」

西清古鑑：「……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蟆簳紋」

敘州府志：「雷波廳銅鼓，……邊際間綴蝦蟆……」

遵義府志：「按鼓四周花草蟲黽紋。」

容縣志：「面布蟾蜍四，作昂首欲躍狀」。

桂平縣志「面有蟾蜍蹲踞，大小各六，重之爲數十二」「紋旁有七物，一類馬，六類蟾蜍，皆兩兩相對」。

貴縣志「面鑄蟾蜍四，闕其三」。

鬱林州志「有六蟾蜍，相去一寸三分，蟾蜍前高一寸，足間一寸二分，後高八分，足間亦八分」。「周圍有蟾蜍，相去七寸五分」，「……鼓外蟾蜍四」「面有蟾蜍六，周沿其邊，而負其子，躍躍欲動」。「邊有蟾蜍五」。「邊有蟾蜍六」。

博白縣志「鼓面邊旁蟾蜍六，深爪出目，仰首欲鳴」。

北流縣志「鼓面蟾蜍六，古色斑駁」。「面有蟾蜍四」。「鼓面有蟾蜍」。

邕寧縣志「四角有小蟾蜍」。「四緣則蟾蜍踞之，其數各六」，「有迴瀾四作欲跳狀」。

隆安縣志面踞蟾蜍數枚」。

同正縣志「圍邊踞蟾蜍四，其二各負小蟆」。

融縣志「……以四角有小蟾蜍者爲最貴重」。

粵江流域人民史「作者在梁峒所見的一座上有蟾蜍六個，……」。

銅鼓上的蟾蜍，既非偶然的現象，至其產生的原因當爲

(一)作爲裝飾品

(二)作爲象徵物

(三)作爲圖騰物

裝飾品的使用，亦有其民族，時代，背境，文化關係種種因素，銅鼓上的蟾蜍，也不外乎此，此必與崇拜，信敬蟾蜍有關的民族之裝飾品。蟾蜍可爲象徵物，象徵之道有三：(一)，爲有蟾蜍即有雨，我國以農爲本，雨水爲農事上的主要灌溉，有「見蟾蜍，得雨水」——「見蟾蜍，雨水來」——之寓意。(二)爲蟾蜍與蛙，蘆黽當爲一物之混稱，其鳴聲頗象雷鳴，雷鳴則下雨，亦有利於農事，銅鼓上有雷紋同文水浪紋，而兩廣又多「雷」的傳說，故蟾蜍爲雷的象徵物。(三)其實裝飾品與象徵物，均與圖騰(Totem)發生密切的關係，圖騰物是一個民族之中最神聖的東西，銅鼓既是南方民族的重器，則其圖騰物——蟾蜍，當有鑄在鼓上的可能。

按古代的奄族分佈於長江下游一帶，以蛙(即蟾蜍)爲圖騰的，江浙兩省人不吃田雞肉，不敢戲弄青蛙，保護癩蝦蟆，民間崇拜的金華將軍，就是較大的青蛙。蠻傜系傜人也尊敬「麻鬼」(即蛙，)不吃「麻鬼，」都是圖騰主義的遺跡，從歷史及西南特種部族的傳說而論，他們在太古時都是分佈在黃河長江兩流域的我國土著，所以「蛙的圖騰崇拜」，實爲我國古代的本土的圖騰主義，又與目前江浙兩省的民間遺俗相適合。

廣西旅行記載有廣西東蘭縣的「埋蛙婆」特俗，亦可作蛙的圖騰崇拜中之重要參考，茲錄如下：

東蘭特俗。有「埋蝦蟆」之舉，俗名曰「埋蛙婆」，盛行於縣屬，舊東院，都彝，長江，隘峒四區之各鄉村。其法：每十數村作一組，或二三大村一組，凡少年男女於元旦日都靚裝艷服，羣出田峒，遍搜小蝦蟆，窮穴挖孔，到處翻尋，誰捕獲者卽爲「蛙婆郎，」是年百事旺盛。已而將捕獲之蛙一對，送到后稷亭，請鬼師臨場祝禱，男女圍繞而觀。祝禱畢，卽撲蛙使死，納於一節大竹筒中，後緊繫竹筒於一長棍之下，棍之兩端，恰合兩童共抬。每三五朝，卽有一羣村童舉之巡遊各村，向各戶齊聲唱禱豐年之詞。唱訖，主人卽將白餈餻一對，或米一筒贈之，羣童歡呼而去次家。以次挨戶唱畢，將所得之米餻等，纍纍盈筐，陳祀蛙婆後，大家共噉一飧，有餘卽均分而去。及至月杪，或二月初一二等夜，爲葬蛙婆之期男女共集於一定場合輪班擊銅鼓，唱歌作樂，仍請鬼師臨場祝禱，將去年所埋之蛙挖出，驗其骨色：黃者爲豐稔之兆，黑則歉，然不甚驗。同時將今年之蛙埋入舊穴，村童各插繪花旗於其上，並携酒肉供之，謂之「埋蛙婆。」各區總數，不下數十處。埋葬之時，人多者一千八百，少亦一二百，遠近親戚，絡繹而至，是夜男女雜遝，若醉若狂，謳舞百出，歌聲四起，謂之「蛙婆歌。」興盡回村，數日始散。以後凡在正月唱歌者，概稱爲「蟆蛙歌」云。

此段記事，實爲初民祭祀圖騰盛典的描寫。蛙爲圖騰物，祭之以禱豐年，並有擊銅鼓唱歌等，均爲盛典中之主要節目。故以蛙爲圖騰的崇拜物，非但見於銅鼓之上，且亦傳流於民間至今不衰。

七：銅鼓的用處

銅鼓的用處，照徐松石氏之分類，有下列數項，(1)用於殿堂寺院；(2)用於年節；(3)用於喪事；(4)祀雷神；(5)號召羣衆；(6)其他迷信。然而從史實上觀察，則有下列幾項；

(1)祀祭

說蠻：「馬流人：常擊銅鼓祀伏波，蓋所祖也。」

宋史四九三；「雍熙元年，黔南言溪峒夷獠疾病，擊銅鼓沙羅，以祀鬼神。」

同書四九六：「：疾病無醫藥，但擊銅鼓沙羅以祀神。」

(2)樂器

嶺表錄異：「蠻夷之樂有銅鼓，形如腰鼓。」

同書：「貞元中，驃國進樂，有銅鼓。」

太平廣記：「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

唐書南蠻傳：「盤盤在南海，曲樂有：銅鼓：。」

異林：「夷俗最尚銅鼓，時時擊之以爲樂。」

(3)賞功

唐書：「西爨之南，有東謝蠻，：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

(4)號召

：嶺表紀蠻「今蠻人集議軍警公益一切事件，亦以撾擊銅鼓為其唯一號召之方法，流俗相沿，猶未少變。」

（5）更點

嶺外代答：「…州縣用以為更點。」

按祀神祭祖，為一族一宗之大事，初民對之，極為隆重，有圖騰的象徵物，亦為一族的重器，所以以為祭祀之用，表示其鄭重之意。再則：初民之於祭祀，喪葬，婚禮，新年等等，與娛樂同時舉行，祇在形式與曲調，略有變動而已，銅鼓之為樂器，就是此意。西南民族之集會作戰而擊銅鼓，與非洲土人之擊皮鼓，並無二樣，因為銅鼓是蠻夷的重器，猶之我國三代之鐘鼎，故能賞賜有功之人。至於用為更點，實為土人無知，隨便使用之舉。

因為銅鼓是蠻夷的重器，所以非常重視之。觀明史的記載，可以了解：

時河大見銅鼓，跪而泣，為大將軍言曰「是鼓有神，凡鼓體剝蝕而聲簸簸者，上鼓也，可易牛千頭；體澤而聲懈懈者，次鼓也，可易牛八百頭；蠻人得上鼓二三面，便可雄視一方。當吾興師時，擊鼓高山，諸蠻聞山頭鼓聲，纂纂來，椎牛而饗之，而後出行劫，劫勝則復椎牛祭鼓以為神」云。

異林有云。

夷俗最尙銅鼓，時時擊之以為樂，土人偶於土中掘得，輒稱是伏波將軍或諸葛丞相所藏者，土豪富室必爭重價求購，卽至百牛不惜，與傳膺骨董者亡異。

所以銅鼓初成的時候，舉行盛大的典禮，表示其隆重：

廣州記「俚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尅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

隋書地理志「自嶺以南二十餘郡，…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

然據筆者在廣西向特族青年調查所得，銅鼓的用處，祇知道

（1）祭祀

（2）娛樂

兩種。這兩種用處，是相互為用，不能分開。嚴格而言：則祭祀為主，娛樂為次，如東蘭蠻猺的銅鼓舞，其用意在祭祀祖先鬼神，亦為娛樂祖先鬼神，同時亦娛樂及人。東隴猺的祭祖舞，其旁有擊銅鼓以助聲勢。鎮邊白夷祭蘭竹場時，亦擊銅鼓。蠻猺與白夷在新年中到親戚家中，必跳銅鼓，以為娛樂，同時新年中亦為祭祖祀神的主要日期。南丹的白褲猺在新年裡或父母死時，必跳「原始鼓」，一人用槌擊銅鼓，一人持皮鼓而舞。（參閱拙稿廣西特種部族的新年，見說文月刊第二卷合訂本。）

八：餘論及結語

在銅鼓問題研究之中，却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不得不附記於此：

一：餘論

（1）銅鼓的年代

銅鼓上雖有花紋的鐫刻，然無文字的記載，故年代的推測，頗爲困難。雖然花紋中有卍字，五銖錢，四字錢等，然花未經實證之前，難以肯定。年代的推定，實爲銅鼓研究中要題之一。在此文獻兩缺之際，祇能約略的舉其概況：

西清古鑑以爲銅鼓是漢代的，統名爲「漢銅鼓」：「……大抵兩川所出者爲諸葛遺製，而流傳於百粵蠻峒者，則皆伏波爲之，今未能差別，統名爲「漢銅鼓。」」云。武侯伏波遺製之說，早知其妄，不必多辯，而統名爲「漢銅鼓」，亦似是而非。蓋馬伏波於建武十八年出擊交趾，平定徵貳徵側於浪泊，其年代爲公元四二年，已有『得駱越銅鼓』之稱則銅鼓於先秦時代，已經製造了。嶺外代答云：『或謂銅鼓鑄在西京以前。此雖非三代彝器，謂鑄當三代時可也』。此爲推測到最高的年代。銅鼓上有卍文，係佛教傳入我國後的作風亦在東漢之後銅鼓。上又有五銖錢文此爲漢武帝以後的現象用人松崎復在銅鼓考中云：「此鼓，余嘗借覽月餘，銅氣未化，不出於七八百年物，蓋唐宋間所鑄也。」此亦有見地的說法。筆者在上海博物館及古玩店所見的，以及到廣西後公私所藏的銅鼓而論，其年代雖不甚古，以視三代彝器，雖不可同日而語，惟仔細辨別，亦非一時代的鑄物。

故鄙意以爲銅鼓的年代，並非鑄於一時，歷代都有製造。

（2）銅的產地

製造銅鼓的原料是銅，銅的產地，實與銅鼓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江蘇的銅山在古代是產銅的，然與銅鼓不發生關係。產銅最豐的，首推雲南的東川與昭通；宋代則爲邕州。按桂海虞衡志志金石條云：「銅，邕州右江峒所出，掘地數尺，即有礦，故蠻人好用銅器。」現在廣西右江的永淳縣尚產大量的銅，銅器蜚聲兩粵。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則銅料不出廣州以鐃鑄鼓。則銅料的出產，亦以我國的西南部爲中心，與銅鼓爲西南民族的產物相合。

（3）銅鼓的分類

在此不能不提者，爲Heger氏對銅鼓的分類，氏爲銅鼓研究的專家，曾將銅鼓之形式，花紋，化學成分，以及其地理分布等等，分爲四類如左；

第一形式　此爲銅鼓之基礎形式，言其特質大部胴部高，表面及胴部的以各種花紋，輪廓中圖有人、獸、鳥、魚、植物、房屋、器具及船等，而表面更現有蛙及其他動物；此第一形式除照上述圖畫花紋等外，餘則較其他形式爲最具古風。至其地理學的分布，則達於中國南部，東京、馬來羣島及其極南端新基尼。

第二形式　此種形式，其變化較第一形式爲少，圖畫及其他方面，頗有省略。其他理學的分布，主要者爲中國東南部，北則終於長江口之希伯島。

第三形式　此種形式，現今英屬緬甸之Roh en Karen及WeissenKaren之間，以及老撾地方之撣族與盤谷附近地方，均尚用之，主要者皆爲宮中及寺院等。其形式及花紋甚類似，表面亦描蛙狀，似由前二者脫化而來。

第四形式　此種在形式上略有變化，胴部較短，表面之蛙圖，亦有省略及蛻變之處，或則無之。花紋亦混入漢族之氣分。表面及胴部，無人物鳥獸等圖，形狀頗類中國之大鼓，且現有中國文字及中國繪畫，故此種銅鼓顯與漢人有關係，而其發掘地多在中國南部地帶接壤貴州湖南兩省之廣西北部苗族，至今尚有使用之者；

在Hezrr的分類中，也可以充份看出銅鼓的發源地在於我國的西南部，惟其分類之是否得當，尚待新材料的發現而再加檢討。鳥居龍藏著錄在苗族調查報告中的銅鼓得之於貴陽附近，屬於第四形式。我國的銅鼓著錄，除了西清古鑑中有圖十四，鄭師許銅鼓考略前附圖二幅外，公私收藏的作品，均付闕如，難加分類了。

（4）銅鼓是否創自天竺

廣西貴縣志節載邑人梁崿廬氏的銅鼓溯源一文，梁氏據馬氏文獻通考，以爲出於南蠻天竺國。他說：『考銅鼓率無款識，文鏤不一，間有作卐紋者，卐爲梵文，見諸佛經，韋爾斯世界史綱謂：此爲吉祥之徵，盛行于印度，目爲日石文化，而緬甸諸民族，且有銅鼓之稱，則物西來，流傳南服，於焉可證。其作連錢諸紋者，蓋爲漢人倣製，殆又後焉。又鼓中受聲處，其狀爲日，針芒輻射，察其取義，乃崇陽精，與彼卐紋同爲印度古習，自漢而降，拓地日廣，得鼓既多，轉相習用，不獨偏及蠻苗，亦復施諸軍旅』云云。此亦銅鼓研究中之一說。惟銅鼓卽使來自印度，亦是佛教盛行後的產物，與先秦已有銅鼓的鑄造，瞠乎其後。銅鼓上的花紋，既爲我國的南方圖案，實含有緬甸泰國印度等地，究竟銅鼓發源於何地，貿然斷定，時間未免過早。且徐松石在粵江流域人民史中已證明銅鼓不是創自天竺，亦可與此說參考。

（5）僮族先用銅鼓

徐松石氏又在粵江流域人民史中主張是僮族是先用銅鼓

的民族他的理由：（一）伏波征駱越必，經過嶺南內地，未見銅鼓，到了駱越後才遇見，必為駱越僮人所先用，然後傳佈到別族。（２）廣西西隆苗入名鼓為「土老」，土老原是南方僮族的別稱，則僮族顯稱「鼓族」。並且確定銅鼓最初的發見地在駱越扶南兩廣。

僮族是南方的土著（廣義的），尤其以廣西為大本營，這也是徐氏的主張，此點我們同情。然而廣西的僮人有南僮北僮之分，據其傳說，也是從別地遷移來的：南僮在先，北僮在後。故廣西的僮人，人數最多，文化最高，目前的同化程度也最深，因之有「本地人」之稱。然而又稱桂南的「鋭人」為「老木地」，則鋭人更有桂省土著的可能了。按鋭字從金從兌，兌音 dian，與 tai（泰）音近，當為古泰族之一；鋭音 sam，與西洋學者的分類以 shan（撣）為我國西南民族的系名正合。僮語屬於泰語系統，仲侗屬於僮族，銅鼓為古泰族所發明或先用，頗可相信。古泰族的盤踞地當以桂省為中心，桂南較多於桂北。桂省的苗傜，既為北方逐漸南移而來的，則銅鼓文化由僮族傳流與苗傜這點，雖有可能性，然證據尚欠充份。

（６）銅鼓的神話

江蘇浙江以及廣東的客家指皮鼓木鼓等鼓，均名之為「銅鼓。」可見長江流域（客家是北方南遷之人）以北之人，沒有銅鼓的使用和存在，祇聞其名，未見其物，統稱為銅鼓了。

銅鼓與雷，也發生了密切的關係：鼓聲像雷，鼓上的花紋有雷紋，海南島的銅鼓，祭祀雷神，而崇拜雷的習俗及其神話傳說，亦，以我國南方為中心，尤其是雷州半島的附近。銅鼓（實是皮鼓）與雷，在江蘇的神話中也有一段：「相傳海瑞到茅山（在江蘇）上去進香，他走上山時，一步一滑，難以走上，他再三考慮，方知他穿的皮底鞋、皮是葷的，以為他進香帶葷，並不誠心的警告，於是他皮底換了布底鞋上山。到了大殿，進香點燭，擂鼓撞鐘，他看見大殿上的鼓（俗稱銅鼓）是皮做的，於是他責問道：『我穿了皮底鞋，犯了葷戒，走不上山，何以殿上有牛皮做的鼓？』雷祖（茅山供的是雷祖）一聽，無理可爭，立刻叫王靈官把皮鼓打破了。換上了夏布的鼓面。本來天上響的雷，是茅山殿發出來的皮鼓破了，換了布鼓，所以現在的雷聲，不比從前的兇猛了。」此可證明銅鼓與雷的發生關係的一個旁證。

二：結語

總上所述，銅鼓問題的初步研究，暫得下列幾條結語：

（１）銅鼓的出土，保存，以及文獻方面的材料，以廣西為最多；

（２）銅鼓的中心區域，在廣西的南部，與安南雲南貴州交界之處；

（３）湖南、貴州、四川、雲南，海南島、亦有銅鼓的發現及使用；

（４）使用銅鼓的民族，在古代為蠻夷僚俚駱越，苗驃國，盤盤，馬

四七—一四六

流寓夷、仲家，現在為苗、猺、僚、僮族（包括侗僮），白夷，猓人；

(5)銅鼓有大有小，有輕有重，不一其等；

(6)銅鼓上的花紋，完全是我國南方文化的表現；

(7)銅鼓上的蟾蜍是崇拜的圖騰物；

(8)銅鼓的用處：古代有祭祀，樂器，賞功，號召與諸等用；現在則為祭祀及娛樂；

(9)銅鼓在先漢時已經發明，歷代都有鑄造；

(10)銅的出產地在雲南，故銅鼓亦為西南民族的產物；

(11)古泰族有最先使用銅鼓的可能性；

(12)銅鼓的發現，有在水中，有在土裡，有在山上；

(13)銅鼓是西南民族的貴器，猶之代之鼎彝；

(14)民俗學中的銅鼓，與苗發生密切的關係。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九日草畢於桂林中央銀行

諸葛亮與耶穌

在西南邊區中土著對諸葛亮崇拜非常。當清末外國傳教士來這一帶傳教時，他們發覺到諸葛亮是傳教上的一個大障礙，因為他們沒有方法使土著放棄諸葛亮而改信耶穌。有些傳教士在邊區住了十多年，還不能得到一個教友，於是有聰明的傳教士就想出一種辦法使諸葛亮與耶穌發生了關係。

他們捏造了這樣一個傳說；當年上帝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叫耶穌，到西方去傳道，二兒子名叫諸葛亮，到東方去傳道，因為耶穌是長子，上帝就把衣缽傳授給他，二兒子雖然沒有衣缽，但法術很多，他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所以也可收得好些信徒。不過因為他沒有衣缽，信他的人最終不能得救。要想得救的非改信耶穌不可。

自有了這個傳說後，傳教居然方便了很多，土著起初當然還很懷疑，但聽他們說的很有道理，並且也已經有人信了，于是信者也就漸漸多起來。現在基督教在某些邊地已有了很大的勢力，當然這種傳說已早不用了，甚至不承認是他們捏造的，不過在民間仍然非常流行，一種傳說如與他們過去的歷史發生了連繫是不易消滅的。

一七

雲南氣候的特徵

張印堂

作者附識　本文目的不是在敘述雲南氣候的一般，乃要說明雲南氣候的特徵是什麼，形成的原因何在。

雲南氣候向以溫和着稱，冬不嚴寒，夏無酷暑，只有春秋，終年溫和，為我國氣候最佳之地，故有「四季皆春」之說。惟各地因地勢高低懸殊，拔海自四百以至四千餘公尺，位置南北各異，地形開向不同，故其氣候之變化，又隨地而異，如雲南之北部嘗言：「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而南部則謂；「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秋」，蓋言其雨後兩地溫度減低之多少不同也。

簡而言之，雲南氣候之主要特徵有四：

（一）冬暖夏涼，有「四季如春」之現象。

（二）山地多風，如馳名全省的下關風，乃為大理之所謂「風，花，雪，月」（註一）四大自然景之一。

註一：「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是也。

（三）冬季山地間河谷壩子之多霧。

（四）冬季山地氣溫之逆升現象。

（一）冬暖夏涼，四季如春。　關於雲南氣候，冬不冷，夏不熱的解釋，一般人以雲南夏季之不熱，是因其拔海高的關係，以普通每上升一百公尺，氣溫即降低華氏一度故也。雲南北部多在兩千公尺左右，比同緯之海面均溫，照例應低華氏二十度，因此高度的關係，故夏不炎熱。冬天之所以不冷，乃因其地臨熱帶，且大部位於亞熱帶，以日晒強烈，故冬亦不冷。這是人所共知的。高的地勢與低的緯度，的確是使雲南氣候終年溫和的基本原因，但是其影響之所以如此並非這樣簡單。查昆明冬季一月的均溫與重慶同為攝氏九度多，重慶冬季人感覺寒冷，甚而需要降火保暖，而昆明的人便感覺溫和如春，絕無不快之感，兩地冬溫雖然同樣的高，但人的感覺卻有寒暖之不同，這就是因為吾人身體所感覺之溫熱，與空氣之實際溫度不一定常相吻合所致也。人感覺冷的時候，氣溫不一定就特低；而感覺熱的時候，氣溫亦不一定就特高。總之吾人身體所感覺之冷熱，除氣溫之高低外，還要視空氣中所含水分之多寡與大氣之動靜的狀態而定。吾人的體溫，內部為攝氏三十七度（華氏九十八度）即所謂人之血溫，在肺部為攝氏三十二·五度（華氏九十度），皮膚的外部為攝氏二十一度（華氏七十度）。人體的內熱時時藉着人體的輻射與蒸發而放散。輻射與蒸發兩作用的變化，都可影響人體所感覺之冷熱，任何一方的加強，都可使人

覺冷。這兩種作用的影响，在高溫之下，蒸發的影响比之散熱的影响大，在低溫之下，二者之影响適得其反，因為當冷天的時候，蒸發幾停止作用。冷天氣溫低至華氏負六十度的時候，若是天晴氣靜，氣溫雖低，並不覺太冷。但是若遇陰天多風，氣溫即使高達華氏正六十度，亦覺寒冷不堪凍得痛苦。所以熱天風涼即是蒸發散熱的緣故，以風可加速人體內熱的放散與蒸發的作用。但是人的體溫並不因氣溫之升降而有不同，祇要內部的水不缺，蒸發的機構未失其效能，繼續的藉蒸發而散熱，氣溫即便升至體溫之上，體溫也不會隨之而超過其常態。但蒸發散熱若是發生障礙，不拘是起自內部（或因過於疲勞或因機構受傷或因內部缺水）或是由於外部的關係，發生阻礙，例如當氣溫之高近於體溫時，甚或高出的時候，（即在華氏九十八度或上之）空中之水氣若近於或達至飽和，此時空氣無法接受人體的蒸發，人體蒸發便告停止。於是內熱無法排洩，人便覺熱。此時不但熱得不耐，甚而發生熱症，使人暈迷不振。反之，在乾燥的沙漠中，氣溫竟或高出華氏一百度，而人並不覺特熱，因為乾燥時候，蒸發強，散熱快，故覺涼爽。總之，空氣之實有濕度，即所謂之絕對濕度，與接觸人體皮膚之華氏七十度之飽和度，差數愈大，蒸發散熱之影响愈甚。但是全時，陰天因空中含有多的水分，水氣是好的導體，接近人體的濕氣，未達飽和的時候，以能幫助人體內熱的輻射散熱作用，仍也可使人感覺涼爽。雲南夏季之所以不熱亦即在此：

（1）因雨水致冷之調濟影响，

（2）因雲的遮蔽，減少達至地面之日光熱，

（3）夏季濕氣助長人體之放熱作用，

（4）空氣稀薄，人體內熱輻射快，易於散熱致冷。

當春秋二季，陰雨天之所以冷，亦即為此，因為陰天，不但日光熱為雲所阻，不能到達地面，且此時地面以祇有散熱，而無受熱之可能，故氣溫降低。此外吾人所着之衣服受潮，減少保暖的功用，人體的內熱亦以多用於蒸發空中的水氣，故而覺冷。況濕的空氣，是好的導體，藉之內熱易於放散，故此覺冷，此即所謂「一雨便成秋」或「冬」之山來也。至於雲南冬季之不冷，主要原因，是為冬季天晴，日間受熱特多，高原山地，空氣稀薄，稀薄之空氣乃為一不良之導體，故夜間地面散熱變冷之後，反為較暖之空氣所籠罩調濟。且多山的地形，突出空中，接觸之氣面廣大，因而所受空氣致熱之調濟影响至大，結果晝間溫和，而夜晚也不寒冷，此冬暖之所由生成也。

（二）山地之多風　山地以早晚受熱與散熱之變化，空氣時有升降之流動，故山地多風，乃為山地應有之現象。日出之後，午前山谷以易於受熱，空氣上升，故形成輕微之上升谷風，夜晚地面散熱較快，下部空氣變冷，隨生由上下吹之山風，夜晚之山風，以地勢

之下傾與引力之影響，常較午前之谷風爲急劇，此山地早晚多風之一般現象也。但是雲南山風與谷風出現的時刻，並不限於早晚，像一般理論上所說的那樣規律。雲南山地風之變化與陰晴關係至爲密切。陰則山風即刻下降，陽則谷風登時上升，變化極其靈活。大理下關風勢特大，馳名全省，查其原因不外以蒼山洱海地勢高低懸殊，變化急劇，引力重大，故其山風特爲強烈。此種山風於冬春二季尤盛，蓋以此時，氣燥雲少，日沒之後，以山上散熱特快，天氣易冷，重的冷氣順着地形之下傾，急轉直下，山勢愈陡峻，風力亦必隨之愈強大。故大理每於午後四時，夕陽落至山後時，大理以處於蒼山東麓背陰之下，於是山風立即下降，一陣過去，山下空氣得以調和之後，即形平靜。及至夜晚七時左右，山上冷氣驟然下降，於是山風大作，風勢尤猛，惟片刻之後，上下空氣恢復均衡，風則隨告停止，而下關適當巍峨高崇之蒼山下，且正位洱河穿山所成之谷口，山風與盛行的西風合而爲一，風勢分外猛烈，故而聞名全省。夏秋二季，因雲多氣濕，於夜晚地面之散熱上發生籠罩之影響，以熱不易放散，冷氣即無由生成，以天氣比較平靜，故少山風與谷風之出現。

（三）冬季山地間河谷壩子之多霧　雲南山地，於秋冬之際，山谷多霧，輕重不一，多視地形封閉之成度而定。查霧氣之生成，乃以地面夜晚散熱之後，接近地面之冷氣較重，集聚低窪之谷壩中，停滯不動，空氣溫降至露點，於是霧氣生成，由晚開始，入夜加強，愈來愈濃，直至翌晨日出之後，始因氣溫之升高而漸消散，重者直至中午而不化者，亦所常見。

（四）冬季山地氣溫之逆升現象　山地氣溫之變化，常隨地勢之升高而降低，每上升一百公尺，氣溫降低華氏一度，地高氣寒，此乃山地氣溫變化之常態也。惟相反例外者亦有之，如雲南地勢多山，而山地之形勢可分正負兩種，有突出高起之山峯脊嶺，有低窪下降之溝谷盆地。兩種不同的地形接觸之空氣之面大小有別，故所受空氣調濟之影響乃有輕重之分。查高出地面一千公尺之高空，晝夜幾無氣溫之變化，故有自由氣層之稱。高山突入大氣之中，晝間日晒稍強，受熱較多，故溫暖，及至夜晚，以冷氣下注，聚集低谷中，下部之空氣，以接觸之地面廣大，散熱特快，故而寒冷。高處之山峯脊嶺，以接觸不易散熱之空氣面大，因之反而較暖，結果雲南山地，秋冬夜晚，高山之氣溫，不但並未照例以地勢之升高而降低，反而常比低谷中爲溫暖，此亦爲一特有之氣溫逆升現象也。

以上所提四點，乃爲遊人旅客來雲南感覺最奇異之氣象變化，特此略爲申述，以供行旅之鑑別與賞識焉。

路南情歌

王般

眼看小妹不有多高
頭髮辮子拖齊腰
頭髮辮子哥不愛
轉過小臉哥瞧瞧

隔河望見花一苗
有心採花又無橋
哥抬石塊妹兜土
二人搭成採花橋

郎一聲來妹一聲
好似絨線配花針
郎比花針前面走
妹比絨線在後跟

太陽出來白又白
跟哥要跟好角色
就被爹媽認得了
背個名兒也值得

小雅堂集山歌（雲南路南）

王般

喫丟晌午算半天
過了六月算半年
人過三十半世有
月到十五自團圓

隔河望見花一捧
有心採花路不通
有朝一日路通了
人老花謝一場空

大河漲水淹石岩
石岩上面鮮花台
好花不用多澆水
春風吹來自然開

清早起來到妹家
見妹洗手做巴巴
有心留着吃頓飯
可惜婆婆又在家

太平天國之移民政策

梁岵廬

客家，是由古中原地帶移徙南方的一種民族。〔註一〕在明代，他們漸漸地來到廣東，清初，又由廣東移入廣西潯州鬱林一帶，廣西的礦產既富，荒地又多，所以他們之職業大都是營礦與務農，尤其是農業方面。因爲客家勤苦耐勞，保守着固有的語言與習俗，不與土著同化，因此，土著常稱客家爲來人，這即是說他們由別處遷徙而來，不過，客家勤而土著惰，二者相形之下，未免由妒忌而發生裂痕，這是從前常有的事件。〔註二〕洪秀全馮雲山都是廣東客家人，後來從龍之號，如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蕭朝貴等等，也多屬於客家客籍。洪秀全創立那帶有耶教色彩的「拜上帝會」，因其於客家喜新立異之特性，〔註三〕而其傳道的目的則在客家之團結。從前客家遷入廣西之路線，大約是由廣東濱海地帶——舊廣州府等——來到陸川博白各縣，再從這裏漸漸分佈到潯州。現在各地之客家，仍然很繁。光緒潯州府志云：

「秀全，花縣人，與同邑馮雲山先至博白，繼至貴縣龍山，〔註四〕復往來平南鵬化山，最後竄匿紫荊之鵬隘山〔註五〕。」

這可證明洪天王之傳播「拜上帝會」，其來到廣西的路綫，正與客家移徙之遺跡一般無二，更可看出「拜上帝會」與客家的關係是如何密切。至於太平天日〔註六〕說；

「主（指洪王）於是由梧州搭船到容墟：……由馬皮到蒙墟；由蒙墟到桂縣〔註七〕賜谷村。」

按：梧州爲粵桂門戶，水路便利。太平天日云云，是說洪王第二次前來廣西的路徑，因爲他這次是要到潯州，所以不遵舊道了。從前客家何以稱做來人呢？光緒潯州府志貴縣志說得很明白，府志云；「廣東惠潮〔註八〕人曰來。」縣志云：「貴縣土著，惟農黃覃鄔韋各姓，餘皆外來古籍者，今概稱爲土人；獨於粵東惠潮嘉〔註九〕遷來之人，無論其年代遠近，均謂之來人，以其離故土而不變鄉音也。」後來民國桂平縣志想把太平天國人物一齊收入珊網之中，對於貴縣志石達開小傳的「來人」二字，望文生義，大加辯駁，謂貴縣志既稱他是來人，可見並非生長貴縣，而應屬於桂平。這，不但疏於考證，並且不符事實。客家之移入廣西，經過的年代雖長，分佈的地域雖廣，但與各地土著相較，總覺多寡懸殊；加以語言習俗之彼此隔膜，誰敢說絕沒有強凌弱，衆暴寡的舉動！廣西如此，廣東也不能例外。客家這種無可告訴之痛苦，洪王早已深知，何況又是身受者，所以在其播數作品中，發出土客應不分畛域之呼籲，以期達

得客家的同情，而謀「拜上帝會」之發展。如原道醒世詔〔註一〇〕云：

「上帝原來是父親，水源木本急尋真！量寬異國皆同國，心好異人亦族人。歐善相殘還不義，鄉隣互殺斷非仁。天生天養和爲貴，各自相安享太平。」

又原道救世詔〔註一一〕云：

「……第三不正行殺害，自戕同類罪之魁。普天之下皆兄弟，靈魂同是天上來。上帝視之皆赤子，人自相殘甚惻哀。」

又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註一二〕：

「主（指洪王）今自證題洪世萬手扇詩云：『真主爲王事事公，客家本地總相同；君王萬歲誰人見？萬歲君王只鈞龍。』……」

上面所引雖屬一鱗一爪，大可看出他的主張是：土客互相親愛，各自安享太平；無如那時廣西的客家份子太複雜了，在裏面，固然有大多數安分守己的農民，但也有少數迫於饑寒的盜匪，〔註一三〕更有隨時入境的礦工，而此等礦工都是年青力壯的游民，人數既多，與後來太平軍起義的關係也很大。據光緒潯州府志云：

「貴縣龍頭六班兩山連接，綿亙多里，山有煤鉛等礦〔註一四〕，向多無籍游民，往來盤踞，私行開採。」

又清謝光綺請開廣西礦利條陳云：

「查廣西礦地，五金咸備，不減雲南，就中以潯州府貴縣平天寨〔註一五〕之銀礦爲著，滋事爲最久。……至髮逆起事，礦徒悉被勾結，竄往江南爲亂」。（皇朝經世文續編）

又光緒貴縣志云：

「竊貴邑有龍頭鹿班（即六班）平天三叉諸山，綿亙數百里，峯巒重疊，素爲盜藪，乃大藤峽之右臂，曾歷經大憲封禁，不准開挖在案。夫礦之有害無利，前事已有明徵。嘉慶二十四年，前縣尊蔣慶錫〔註一六〕雇工開挖，虛費數千金，而礦徒相聚爲盜，終其任而驅逐不淨。道光年間，前縣尊王濟〔註一七〕曾請設委員招商試辦，無賴之徒紛紛而至，不一二年，深山窮谷，居住盡係游民，……拜會結盟，種種不法，差壯不敢入而問焉。……至咸豐元年，會匪攻陷永安州，該惡等亦遂與合夥而去。」（清光緒十一年貴縣兩紳聯請廣西巡撫嚴禁挖礦文）

原來貴縣在唐宋稱爲貴州，其礦產早已開發，唐書地理志元豐九域志有貴州土貢金銀，可以爲證，但開採究始於何時，則已無從考見。其實貴縣各種礦產很爲豐富，如鉛、錫、鋅，赤鐵，煤，硫磺等等皆有，不過北山的銀礦特別著名，上文所述龍頭六班天平三叉各礦，只是北山之分支而已。清代以來，北山的礦工和私行開採的大都是土著，直到道光年間，外籍礦工就日見其多了。府縣志所謂無

籍游民，據潛齋見聞隨筆〔註一八〕說「盡是來人」。他們從廣東惠潮嘉各地來到廣西，既有壯强的身體，更無家室之拖累，人數一多，良莠不齊，加以礦業停頓，流落他鄉，自然不免要乘機滋事。那時，恰值潯州連年蝗旱〔註一九〕盜風四起，綠林豪客之中，很有客家在內，而最著名的則爲張嘉祥，他原屬客籍而流落貴縣，可算最先滋事的一人，也是最大的一股。盜匪越鬧愈凶，官吏無法鎮壓，人民多練團自衞。於是那些安分守己的客人，因爲想避免人言，不得不有以表白，尤其是「拜上帝會」的人們更容易令人懷疑爲不良份子，那由洪王等組織的所謂「保良攻匪會」，便在潯州應運而生了。「良」之與「匪」，皆係對客家而言，這在表示他們都是良民，與盜匪不同，希望土客之間彼此相安無事。客人分居各處，本來是很散漫的，雖然以語言習俗相同之關係而有團結的可能。他們爲這樣環境所支配，在無形中漸由散漫而趨於團結，而其團結之唯一途徑，只有加入「拜上帝會」，所以太平軍之坐大，實是由時勢造成的。「拜上帝會」因係異端，因係客家的組織，素爲人們所不滿，人們愈加不滿，客家不得不愈加團結以自衞。忠王李秀成供狀說：

「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廣西賊盜四起，擾亂城鎮，各居戶多有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時，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隔一村者，故而聚集。」

這供狀雖相傳曾經曾國藩改竄，而失却本來面目，但與淸代官書及潯州府志貴縣志，甚至太平天國起義記〔註二〇〕各書所叙事實，大致無差，可算不離眞相。當太平軍起事那一年，土客的糾紛已達到頂點，蔓延各處，無可收拾，直至第二年，仍舊紛爭未已，不但客籍的男性要各自圖存，即女性也加入戰團。在拙著「太平天國時代另一女將邱二娘」〔註二一〕一文裏，曾有關於此事的記載：

「這時（淸道光三十年），最大的隱患，則爲土著與客家之積不相能，而滿淸官吏又每每左袒土著，不直客家，客家是富於團結性的，他們或她們播遷異地，勢孤力弱，狹義的民族主義不覺油然而生，遂爲太平軍舉事金田之導火線。……；邱二娘生在這土客關係複雜之環境中，男性尚受壓迫，又何況女性！加以擺賣糖果，丈夫抽煙〔註二二〕生活更感困難，凡有血氣的，自然要忍無可忍，起來反抗。按：貴縣——舊屬潯州府，潯州今爲桂平縣，金田村即太平軍起義地——以土客雜居，曾釀成一次巨大糾紛，……光緒潯州府志則謂發生於淸道光三十年四月，較邱二娘起事後一年，係在貴縣的北部。但這種狹義民族性的械鬥，徵諸紀載，早已蔓延甚廣，不止貴縣一隅，不過道光三十年大案才發生於貴縣北部，而其前一年，甚或前幾年，貴縣南部的橋墟—

—邱二娘出生地！—必已發生過許多士客的較小之械鬬與糾紛，爲之前奏，可以斷言。這時連年天災，客籍游民羣起爲盜，志書具在，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而在土客紛爭中，土著又常用「沒其田，火其廬」的手段來對付，弄得他們或她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不得不逼上梁山；及至道光三十年大案爆發之後，貴縣南北兩部的客民，因種族的關係，遂合而爲一，借着綠林之勢力，攻踞縣屬覃塘墟，邱二娘也在數內。」

據府縣志說，在這次巨大糾紛中，客家數千，多奔赴金田，以求庇護，再加上礦工及博白各處客人之加入，太平軍的聲勢益形浩大。老實說來，太平軍不但反抗清兵而已，他們覺悟到在此不能立足，又不能回到廣東方面，眞是進退維谷，只有另外殺開一條血路，從事大量的移民。太平軍的移民，也可說是打回老家去，起事之初，既揭櫫「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的宗旨，更用那破釜沉舟之方法，最先由首事諸王做起，如翼王石達開之自動毀棄家業，〔註二三〕即是一例；繼則施用於「拜上帝會」的人們。忠王李秀成供狀說：「臨行營之時，凡是「拜上帝會」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這可想見一斑了。後來對於新加入太平軍而非客籍的，除以敎義堅其信仰外，更利用種種方法，以防萬一，其在廣西，則如荊棘叢談〔註二四〕所說：

「初，洪秀全起義於桂平，傳說不一，歸附者固衆，然皆不願遠離鄉土。秀全乃行排門出兵法，即按戶徵兵，每戶抽丁，每丁抽餉。新抽兵士，間有逃亡者，於是又行竹筒連鎖法：以竹筒一枝，長三尺餘，貫以雙索，作一大結，繫於新兵之頸，彼端又作大結，手短筒長，不能自脫，連縛四五人以至七八人，用一兵目驅之行。新兵欲逃不可，欲自解其縛，又不能，謂之連鎖法，一如牧豎之驅羣羊然。按日行程，節節書記，約五百里，則釋其縛。新兵欲逃，苦無糧，且路徑不知，口音不同，離羣則慮爲土痞所害，乃死心效命，赴湯蹈火，隨之而去。至是盈千累萬之新兵，一變而爲心腹勁旅矣。」

又賊情彙纂云：

「賊黨除起首桂潯諸人係眞心入夥，餘不必湖南湖北，即廣西人亦多脅從，擄其眷口，焚其房屋，勢不得不隨行。」

其出兵湖湘之後，則另用一種方法。賊情彙纂云：

「賊初至湖南，擄挖煤人，防其逃，用火印烙腦門上，擄得驍悍人，亦用火印。破岳州後，裹脅日衆，往往編之烙印，至死不從，賊知不可，始廢去此令。近於武漢擄人，用刀割去辮髮，使不得逃。」

由此看來，太平軍的崛起，本是一客家移民之組織，一方面因

官吏的不分黑白，而反抗清軍；另一方面則希望向外發展，得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迨勢力漸大，轉戰而北，感到單靠客家力量是不夠的，於是拉了那些非客籍的份子加入陣線，而烙印剃辮，以防逃走，仍脫不了移民的一貫作風。他們崇奉的「拜上帝會」揉雜耶教，標榜着「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皆姊妹之羣」（註二五）以及「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也」（註二六）之說，實無異客家到處被人歧視的反響，也是四海爲家的表現，所以太平一朝可說由於客家移民而建立的。因此天朝雖然與滿清造成對峙的局面，奠都金陵，一直保存着客家固有的語言與習俗，甚至一切文字也如此。好像：

十全大吉詩：「燈草對緊日頭上。」

天父詩：（註二七）「信實天父莫狐疑。」

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萬樣有爺担當全。」

十救詩：（註二八）「天爺爹爹眼針針。」

那「對緊」（卽是向着）「信實」（卽是信賴）「担當」（卽是担任）「針針」（卽是睜睜）都是道地的客家語言，而且形諸文字。至於男館女館之設立，使他們或她們過着集團的生活，仍帶有一些移民的色彩，而客家重視女子貞節之風尚，更於女館的設立而變本加厲了。但，天朝之基本人物只是那所謂廣西老兄弟，亦卽由窮遠的南方隨同來到天京的一大移民團體。他們大都出身民間，因爲客籍的關係，平日受盡種種困苦，受盡種種悶氣，受盡清吏種種壓迫；一旦得意，於是對於飲食服飾器用一切與一切，任情去享受，並且極力講究那些自以爲是的許多禮節與排場——有可笑的，也有無謂的。在這裏，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們是把從前所渴望而無法得到的，現在皆一一取償；另一方面充分表現了他們之有激而爲，甚至太嫌過火，卽天王洪氏以及諸王都不免有此傾向，似乎他們對於建立天朝以反抗滿清，還要落於第二義。因爲從根本看來，太平天國之移民政策，乃建築於「拜上帝會」之上，而最爲客家所擁護，藉以成事的。我這種推測，並非毫無根據，且看那白龍洞翼王倡和詩（註二九）有云：「毀佛崇天帝，移民復古風。」他已明白地告訴我們，那「拜上帝會」的宗旨是用崇奉上帝而結合客家，實行移民的政策了。後來天京被清兵打破時，曾國藩奏報清廷道：

「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

這可算天朝移民的結局，然而他們也並非「靡有孑遺」，現在且鈔一段軼聞，以爲本文之殿；

天朝遺事雜詠之十（註三〇）

寒食東風白下門，漫游靈谷到荒村；天朝遺族無人識，廬墓今猶長子孫。 原註：民國初元，時寓首都，宗人山雨，偶因寒

四七—一五五

食，過游北郊龍谷寺，忽值村落。村中凡數十戶，長少咸操粵音，方聚飲播間。見宗人至，叩之鄉貫，遂進杯酌，且言先世皆藉嶺表，從洪軍至此，天朝既覆，遂隱居是間，今數世矣。子孫皆業農，有田以供祭掃，每清明上冢，凡鄉人至者咸可得食，遵祖訓也。宗人後不復至，村名亦久遺忘。翹首神京，腥羶未滌，不禁感慨系之！

（註一）據近人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

（註二）見光緒潯州府志貴縣志諸書。

（註三）同註一。

（註四）貴縣志：『北山，一名平天山……在郭西北山山東各里縣北二十里。……俗呼其地為龍山，詳名勝；其支山龍頭六班三岔（按：岔亦作叉）諸山銀礦尤富。』

（註五）紫荊山在今桂平，即舊潯州府治。天朝文字常稱鵬隘山為平在山，其音相近。

（註六）干王洪仁玕著太平天日，太平壬戌十二年刊行，此書所叙與韓山文（Hamburg）太平天國起義記（簡又文譯本，載太平天國雜記）相同。起義記乃韓氏據干王口述者而成。

（註七）即貴縣，天朝以避西王蕭朝貴諱，改貴為桂。

（註八）惠潮指舊惠州府潮州府各屬。

（註九）舊嘉應州。

（註一〇）太平詔書一卷，內原道救世詔原道醒世詔原道覺世詔凡三篇，太平壬子二年刊。

（註一一）見上。

（註一二）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乃敬錄天王上天預詔，前有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奏獻本章，封面未題年月，據本章為太平庚申十年鐫刻。（太平天國叢書本）

（註一三）據光緒潯州府志及貴縣志。

（註一四）貴縣無煤礦，府志略誤。

（註十五）平天寨即平天山，參看註四。

（註十六）蔣慶錫，元和人，嘉慶二十二年任，見光緒貴縣志秩官表。

（註一七）王濟，道光年間署任，見光緒貴縣志秩官表。

（註十八）此書為先祖遺著，多紀太平軍時佚事，光緒貴縣志曾引之。

（註十九）據府縣志，潯州旱災自道光二十年始，蝗患自道光二十八年始。

（註二〇）參看註六。

（註二一）本文刊載國立廣西大學校刊五卷一期。

（註二二）光緒貴縣志：『邱二娘，年三十許，常入市擺賣糖果，

夫邱二，吸食鴉片，凡事聽二娘之所爲。」、

（註二三）據貴縣志本傳。

（註二四）荆棘叢談，龔政著。

（註二五）見天條書。

（註二六）見太平壬子二年新刻頒行詔書。

（註二七）天父詩凡五百首，太平丁巳七年刋。（太平天國叢書本）。

（註二八）幼主詔書一卷，板心題十救詩，無刋行年月，據太平天國叢書影印本。

（註二九）據宜山白龍洞石刻拓本。

（註三〇）此係拙著，刋載桂林掃蕩報文史地週刋。

金馬碧鷄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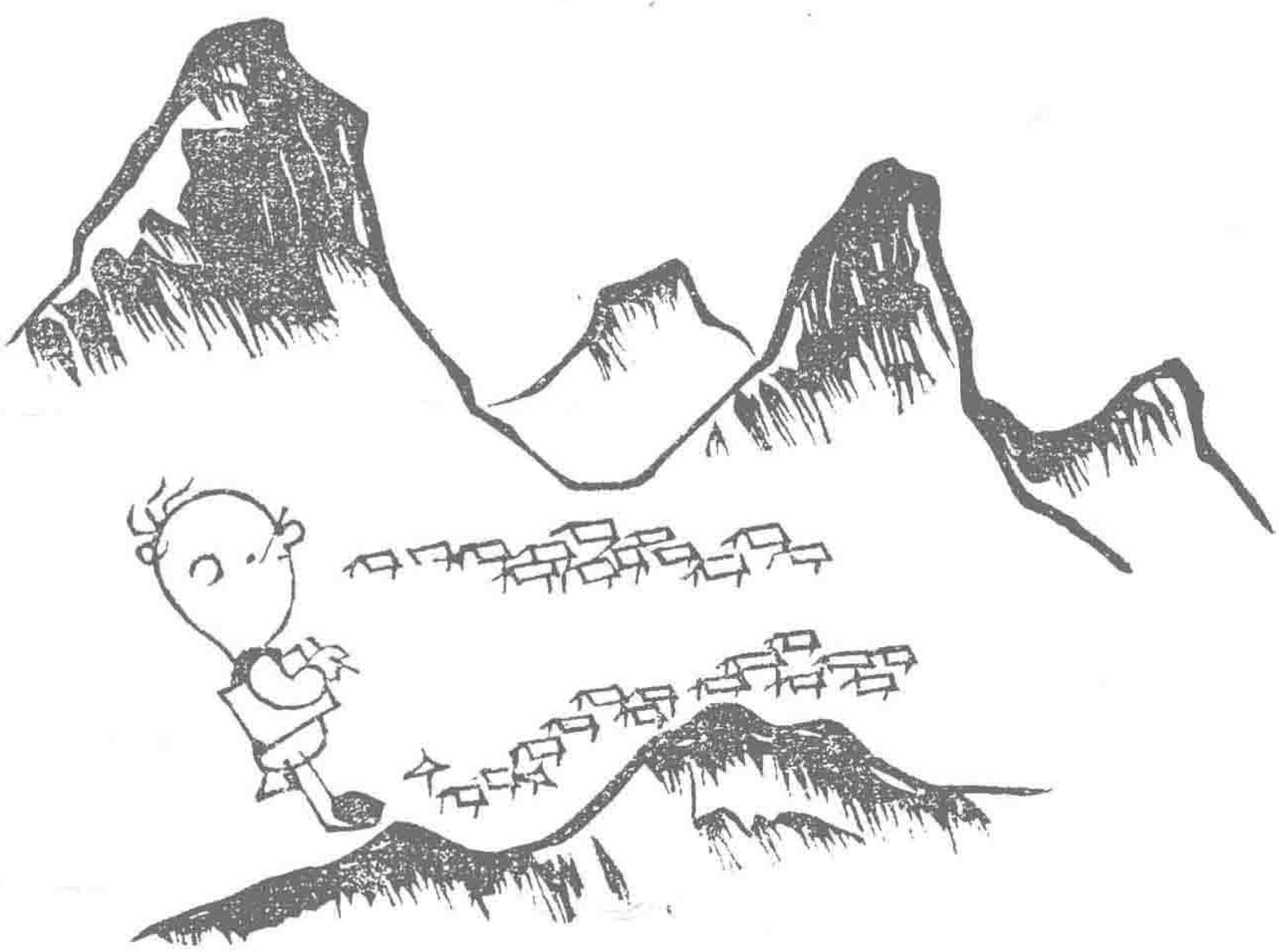
柳亭詩話：「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可祭祀而致，因遣王褒使蜀。雲南府西南卅里有碧鷄山，顏師古所謂『金形如馬碧形如鷄』者也。張雄飛過此有「雨霽龍歸洞，風生虎過溪，尋梅穿竹徑，採藥躡松梯。」諸句。要亦一佳境也。張名翀，元人。』按益州有二，一州名漢置：今四川省地，後漢益州刺史治雒，即今四川廣漢縣，後徙治成都，蜀漢以後因之，北周廢。一郡名，亦漢置，今雲南省大理等府之境，治滇池，今昆明縣治。據此，漢宣帝所使王褒並未來滇也，

四七—一五七

特約牛鼻子旅行漫畫(一)

苗區小訪

黃堯



(1)還未被科學文明剝蝕去『眞，善，美』的苗族是居在『眞，善，美』的山窩裏——



(2)講多少錢一斗席地在賣的一顆顆像紅豆般的『檬子』算是敬我的『菓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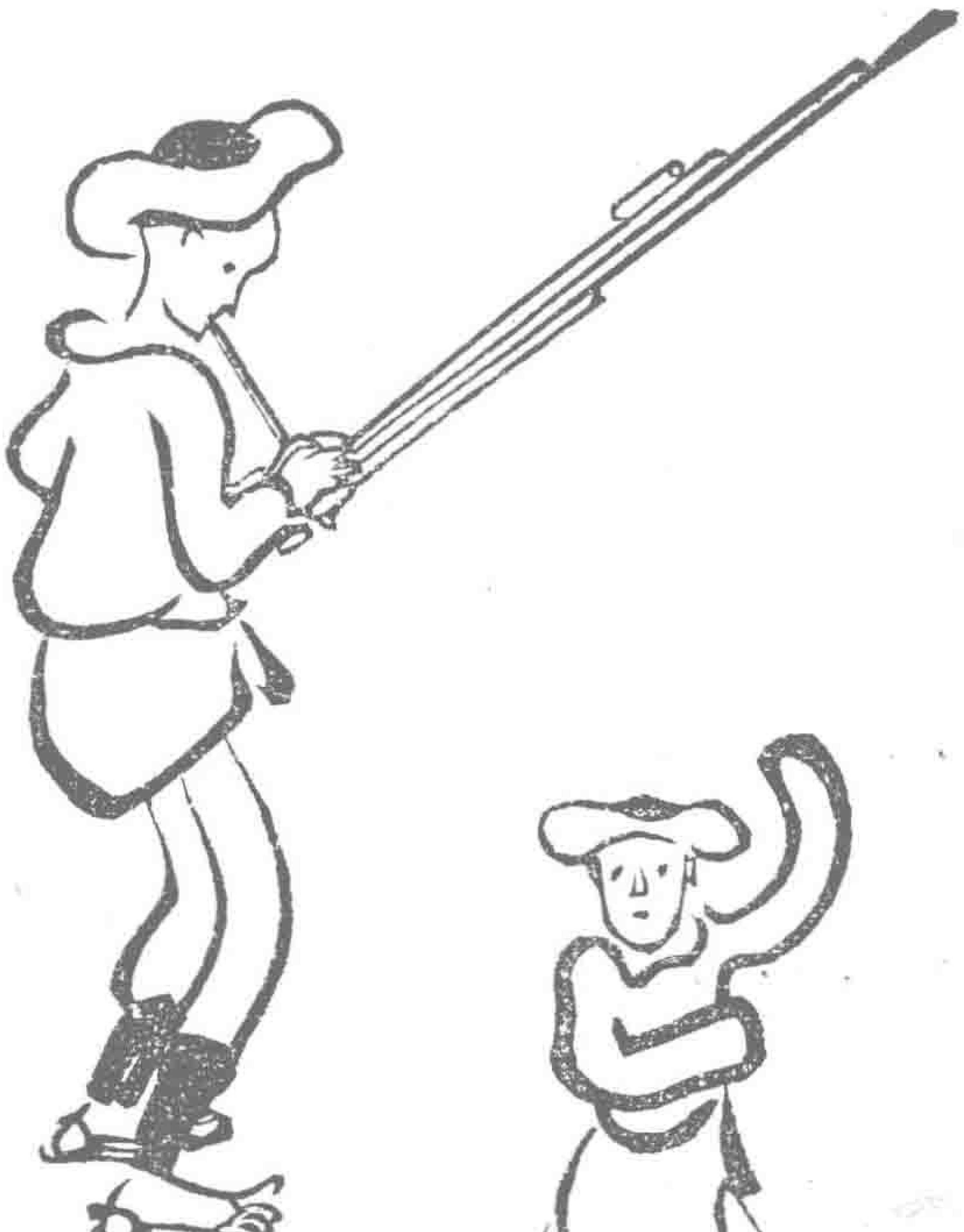
(3)反正言語相互間不懂，我索性與根本尚未會講話的『小苗』逗話倒會引起他一絲絲的笑意。



(4)『角角苗』賣的草鞋　大得我可以套在皮鞋外穿不嫌寬。



（5）母親『慈愛』的熱度並不因『文明』與否而分高下的。



（6）『六筆』的幽默的樸素着，在他們的——『六筆會』中，陶醉人們的效果比『爵士』音樂更淳厚而動人



（7）跟着『六筆』跳呀跳



（8）賣碗的生意不錯，證明『吃飯』還是人類最忙碌的事。



（9）承蒙『苗小姐』贈了我一隻滿是携鑿着精細原始風味圖案的控空銀鐲。

入川紀行

那簡叔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余歸自潯溪之嘉業堂，居甫數月，滬上戰起，南京風雲日趨緊張，遂於八月十九夜，遄走長沙，在長沙小住八月，便經廣州香港繞道海防至昆明，在昆明一居兩年有餘，除曾搭乘MicheLin車赴碧色寨轉往蒙自小住一月半及一遊安寧之「溫泉村外，迄未作長途之跋涉。此次循九百公里之川滇東路，由昆明赴瀘縣，更由瀘縣西上宜賓，然後返經目的地李莊，行程中經過雲南貴州四川各一角，於是在余個人之牢落生活史上，復增添一次長途之遷徙矣。余等一行七人，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由昆明出發，歷時十九日抵李莊。在瀘縣宜賓各有勾留。沿途以不能拍照引爲憾事。

時光匆匆，遷住李莊今又一年矣！山居窒蔽，形成傖父，長夜漫漫，無可排遣，爰追憶前歲旅途經過，緊日紀程，拉雜記之於後。昔陸游入蜀有入蜀記之作，范成大出川有吳船錄之記，余不敢上擬古人，聊誌鴻瓜云爾。

（一）曲靖

十七日黃昏，離昆明東北郊之龍泉鎮，汽車駛入城內，宿鐵路飯店。翌日辦理行車手續及修車，未果行，仍宿此。

十九日，以悉車可開，故晨起甚早，正唐人詩所謂「旅館候天曙，整車趨遠程」者是也。九時開車東行，遂告別昆明。十一時過易隆，午餐，三時到曲靖，宿城內西南大旅社。

曲靖，即唐時蒙氏大蒙國、宋朝段氏大理國之石城地也。晚赴東門曲靖師範看爨寶子碑，碑在校內深處，有一亭覆之。

二十日晨，赴前道街中議第側張元靑家購爨碑拓本一通，索價三元。

案晉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寶子碑，俗名小爨碑，以別於大爨碑（爨龍顏碑在昭通）而言也。據碑尾鄧爾恒跋，謂碑原在郡南七十里揚旗田，乾隆戊戌（四十三年）出土，後移置城中武侯祠。近人由雲龍定庵題跋謂：「今以移庋城內奎星閣前。」而余所見，則在東門曲靖師範內。

王昶金石萃編，不載此碑，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錄之，而謂其有碑陰，亦八分書，方若校碑隨筆已辨其非矣。此碑實無碑陰，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認爲：「所謂「碑陰」者，即下方屬吏姓氏」云云，此說是也。至謂鄧跋在石碑側，尤無其事。

校碑隨筆云：「跋在末行「立」字下，空寸許，已刻。鄧跋初拓本，字畫光細，近拓則鄧跋第一行「近」字，第二行「志」字「搜」字

「文」字「移」字「族」字「祠」字「晉」字行末之「元」字，第四行「未行」二字「仍」字「用」字「耳」一字「儀」字「文」字「此」字「出」一字，第六行「月」字，或字口缺裂或較粗，全失筆意。又有大誤三字，第五行「不」字誤穿上第六行「尤完好之「尤」字誤「光」字，咸豐之「咸」字口上誤增一筆成二畫，其經人稍爲剔濄無擬。』今所見者與此全同。故爨碑拓本應分三等：無鄧跋者爲最上，有鄧跋而跋中無誤字者次之，有鄧跋而跋中誤字如上述者更次之。余在曲靖所買，即爲最次之本.

爨碑之背有一「三十七部會盟石城碑」者，嵌入碑，高約當爨碑之半。此即八瓊室金石補正及金石萃編所稱石城碑者是也。碑上端有道光廿九年邑人喻懷信題記，謂碑：『康熙初掘土得之，爲南寧最古石刻，舊在北門外武侯祠，懷信恐年久湮沒，言于學官及諸同人，移置城內奎閣，嵌之壁間，俾好古者得以攷鏡』云云。金石萃編引雲南通志謂：『石城廢縣在曲靖府城北二十餘里，唐貞觀四年置，莊州領縣七，石城其一也。石城碑在城北二里許，康熙十八年營兵於土中掘出，碑字猶存。』續雲南通志稿據南甯縣志謂：『咸豐三年壬子，知府鄧爾恒移置城內武侯祠。』八瓊室金石正則稱『碑舊在北城外武侯祠，道光末移置奎閣壁間』（案當即喻懷信所移），與爨碑鄧跋及定庵題跋所記爨碑歷次遷移情形正相同。此碑之嵌入爨碑，自在喻懷信移度奎星閣之後。

此碑立於明政三年辛未，攷唐初李子通潛稱帝號，稱明政，宋初南詔段素順稱明正，亦作明政，前者與此無關，而段素順於宋太祖開寶二年已改元明政，則明政三年當爲開寶四年（喻懷信題跋亦作此說）金石萃編謂此碑係『段氏被楊于貞與三十七部落會盟立』，非是，案破楊于貞之段氏非段素順，乃素順之曾叔祖思平，而思平之破楊于貞爲後晉高祖天福元年事，故金石萃編謂碑立於段思平，當誤。以碑中本刻有『明政三年辛未』也。續雲南通志稿已略辨之矣。然無論碑立於段思平抑段素順，碑中蓋無思平之名，亦無素順之記，故定庵題跋乃謂此碑乃係追叙其祖績而立，首行「三軍都統」下空二格，即爲避思平之諱云云，然原碑「三軍都統」下本有字，但模糊不可辨認。

定庵題跋稱段素順之改元明政在宋建隆四年，而不在開寶二年，其說根據李兆洛紀元編，若依此推之，則此碑樹立之明政三年，當爲太祖乾德三年，攷宋太祖建隆四年十一月改元乾德元年，乾德三年爲乙丑，與此碑所記之辛未不合。段思平建國改元之年爲後晉天福二年丁酉之說，諸書所載既同（紀元編亦同）則利用此碑乃校出李氏紀元編之錯誤矣。羅振玉校增紀元編，仍沿李氏之舊，自序中所舉李氏紀元編之譌誤亦未及此。（序刊松翁近稿中）

此外，楊愼滇載記、田汝成炎徼紀聞、行邊紀聞等書之記載段

素順改元明政非開寶三年者，均可以三十七部會盟石城碑糾正之。

此碑字甚佳，袁嘉穀語石謂：「六詔各碑，初未顯於世，王蘭泉從軍緬甸，始搜訪得之：全僅有石城一碑，精采飛動。」而續雲南通志稿則謂其書法類似李北海。

碑文本左行，續雲南通志稿錄其文時，未依原碑行款，徑將碑文聯貫，自右錄之，遂致不能讀，此又一誤也。

(二)宣威

二十日下午離曲靖，過霑益後於天生橋與滇黔公路分道，四時抵宣威宿中旅社招待所。

宣威在宋時亦曾入段氏大理國版圖。晚飯後友人導往三星火腿公司（單豬牌）參觀。宣威火腿，滇中名產，所謂「雲腿」者是，然宣威城內售者不多，不似曲靖「韭菜花」之充斥市上。

夜赴榕城戲院看滇戲，昆明若干名角如王樹萱等均以避空襲疏散於此地出演。

(三)威寧

二十一日九時離宣威，轉山自此始矣。午餐於哲覺，滇黔之交界處也。五時許抵三八〇公里處之黑石頭，黔南識略稱：「革遮黑石頭二汛，皆州境最險要處，」則黑石頭當爲昔之戍守處。以友人對此路均以「早投宿」相誥誡，故不便趕至威寧，借住於叙昆鐵路工程處第七總段。夜寒甚，滴水爲冰，聞狼吼，恍惚仍在龍泉鎮也。

二十二日下午離黑石頭，四時抵威寧，住中旅社招待所。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謂：「威甯控引滇蜀，統制羅施，雖在西隅，實當要害。」是威寧在昔已爲軍事要地。威寧縣城據嘉慶一統志謂卽爲徹衞舊城，明洪武十四年建，（案當是博友德南征時，友德南征事蹟見後。）其後淸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均有修葺。

威甯城外有一湖，名草海，一名南海子，以病未能遊。滇黔兩省，水少山多，故「有水必稱海，」咸爲當地風氣，昆明翠湖之稱翠海，以及滇池之稱滇海，均以此也。

黔諺云：「淸平豆腐楊老酒，黃絲姑娘家家有」（見李宗訪黔記），淸平爲今之鑪山縣，鑪山現在是否仍以豆腐著名未可知，然威寧一地之豆腐種數卽甚多，是不僅鑪山一地爲然也。此外，威寧產羊毛布，但寬僅及尺，製衣不便。

(四)畢節

二十三日留威寧未行，二十四日晨繼續前進，過「最高峯」後（此爲全路最高處）雲霧迷濛，天氣更寒。十二時半到黑章午餐於中旅社招待所。

黑章在淸爲黑章驛。明史紀事本末載洪武十五年八月，太祖

遣吏諭傅友德曰『雲南士卒既艱食不宜分屯，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黑張，即清之黑張驛，瓦店則清之瓦甸驛。

午後三時許過七星關，穿行雲中，氣候更寒，

相傳諸葛亮南征四郡時，曾『禡牙』於此，楊愼七星橋記所謂：『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衛名畢節，關索授鉞之區』者是也。又謂諸葛亮曾祭星於此。（畢節一帶關於諸葛亮之遺蹟傳說甚多，除謂其曾『祭旗』或『祭星』於此外，尚有武侯碑諸葛糧堆等甚多。）許鴻磐方輿攷證謂七星關在七星山，山下臨七星河，以山有七峯，故得名「七星。」此殆與樂山對岸綿亘之山共有九頂故名九頂山者同一說法也。

元明以來，七星關數爲戰場，玆舉三例：

（一）元：『至順二年正月，中書省臣言「四川省臣塔出脫帖木兒等討雲南，以十一月九日領兵至烏撒周泥驛，明日祿余阿奴阿答等賊兵萬餘，自山後間道潛出，塔出脫帖木兒等追擊，屢戰敗之。十五日又戰七星關，六日凡十七戰，賊大敗潰去。」』——元史文宗本紀

（二）明：『至是友德自曲靖率師循格孤山而南，直擣烏撒……我師益奮，蠻衆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此據明史紀事本末，明史傅友德傳亦載之。——

（三）清：『順治十五年七月，李定國部將白文選，以三桂退保重慶，遂自七星關進營生界，窺遵義……十一月，三桂還遵義進兵，白文選退保七星關。』——黔記。

此外，記載七星關一帶之戰績者甚多，不必一一細舉。

六時許，天已黑，始抵畢節，中旅社招待所客滿，遂住新生活旅館。

畢節本西南夷地，貴州通志稱：『明洪武十六年因畢節驛改設畢節衛，清康熙廿六年改爲畢節縣。』至畢節二字之由來，據黔南識略稱爲（一）近城有一水儼若濠塹，昔人謂之畢川，因以得名。（二）元初設驛時時逢除夕，故名畢節。兩說是否有一說爲是，容再細考。

今日汽車沿途拋錨，楊家灣高山堡各停留一小時，在距離畢節七公里處亦曾拋錨，時天色昏黑，雲霧漫天，四周高山崔嵬杳無所見，遙聞遠處有人敲木魚似在誦經，聞之悚然？

黔諺云；『大定水城女如花，黔西兒郎賽過他；畢節姑娘家家好，惟有威寧若蕎粑！』（見黔記）大定水城均黔西地，大定在畢節西，水城在威寧西，兩地女郎未之見，不知其果如何，但余等旣抵威寧已覺其人之淸秀嫵媚矣。

（五）敍永

二十五日晨發畢節，停午到赤水河鎭，以病小憩於中旅社招待所。

此爲黔蜀之交界處亦卽全程之最險阨難行處。山路迂迴，忽上忽下正昔人詩所謂「一百八盤携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也。鎭以傍赤水河而名。

赤水河緣貴州西北邊境經赤水縣，于四川合江縣入長江，水遇漲時，往往色赤。余過時爲冬季故澄清如玻璃。友人先我數日經此，嘗謂河水清澈，何得翻名爲「赤水？」殊不知此深冬之所見耳！春夏水漲，色變而濁，「赤水」二字之來源自有其根據在也。方輿紀要云，「赤水河源出四川鎭雄府西五十里之紅土川東流經赤水衞南，每遇漲，水色深赤。一名赤虺河。當州貴孔道」。蓋河水之赤濁與澄清，依時變化，未可一槪而論，所謂「蜀江水碧蜀山青」之岷江水至麥黃水漲時依然有時呈沙黃色，況赤水河乎！

傍黑抵敘永縣，宿中旅社招待所。

敘永城以永寧河爲界分東西二城，有兩橋聯絡東西交通，在南者爲蓬萊橋俗稱上橋，在北者爲永和橋俗稱下橋。此卽敘永八景之一——「雙橋夜月」之所在地也。

敘永卽明時之永甯，嘉靖三年，楊愼以議大禮諫世宗，擺柞尊張璁爲翰林學士謫戍雲南永昌衞（今雲南保山）其後愼更往來滇蜀數過永寧，故于此地之吟咏及記述頗多（見明史楊愼傳，簡紹芳升庵年譜，李調元升庵年譜及升庵文集等）

（六）瀘縣

二十六日晨發敘永，沿永甯河行，兩岸高山，中夾一川，蓋卽敘永縣志所稱江門峽之地，今旣傍山修公路已不復成其爲「峽」矣。碧水青山風景爲之一變！過江門拋錨於石虎關。（山上鐫有「江山九重」四字。）

案明洪武中，太祖命景川侯曹震疏浚永甯河道，以通漕運，其後震在蜀復多建設，蜀人德之爲之立廟於石虎關上，事見明史曹震傳（附藍玉傳中）及楊愼景川曹侯廟碑記。此廟未知尙在否？未能一訪。

午後一時過納谿，遙望長江，不禁色喜，而自發宜賓以來，躑步皆山，抵此已是平地，尤覺暢快。二時到瀘縣對岸之藍田壩，公路之行，終于此矣。宿中旅社招待所。

瀘縣本漢之江陽，華陽國志所載：「世祖微時過江陽，有一子，望氣者曰江陽有貴兒氣，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世祖爲子立祠，謫江陽民不使冠帶者數世」及三國志劉先主傳「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鎭荊州」兩書所稱江陽，均今之瀘縣。

二十七至三十一日以候船留瀘縣，除渡江一遊封後瀘縣市

區及藍田壩大佛崖外，曾過沱江遊「小市」，此外則訪當地之「崖墓」而已。

（七）宜賓

三十年元旦之夜，登民生公司民教小輪，當夜宿輪上。翌晨六時一刻開頭西行，半小時後以「霧罩」拋錨。下午一時過江安，五時泊南溪。同艙數商人喧嚣終夜，無法入眠。翌晨六時離南溪，九時許過李莊，以有事於宜賓，先將行李卸下，復隨輪西上，十一時抵宜賓，宿中旅社招待所。

此爲古戎州之地，廛閈繁還，遠過瀘縣，晚赴匡時街齊天柴看川戲。川戲與滇戲頗相近，而「幇腔」之應用，似又甚於湘戲。翌日排演斷橋，本擬往觀，以故未果。案斷橋一劇，滇戲以武生扮青蛇，與平劇異，後聞人言：滇戲扮法出自川戲，故擬一觀其究竟，但川戲「夜台」之上演，適當外地人之晚餐時間，故不及往也。

宜賓土產甚多，尤以「糟蛋」一物名最著。（聞以北門外楊正盛家製者爲最佳）清人顧仲之養小錄中有「百日糟鵝蛋法」，顧爲嘉興人，是不僅宜賓一地有之也。

二日至五日均在宜賓，六日中午登板船返櫂李莊，李莊爲南溪縣之一鎮，舊名李莊場，李莊壩距宜賓及南溪各六十里，爲川南米市場，繁華且超過南溪，然以較之東南富鎮，浙江吳興之南潯，則相差倍蓰。

三時半抵鎮西四五里之木魚石，拾級而上板栗坳，旅程於斯爲止矣。

三十一年十月一日

追記于南溪李莊之板栗坳。

江西省貿易公司主辦
陶陶招待所及浴室一覽

所室	名稱	地址	電報掛號	電話
招待所	泰和	趙田村	7118	匡村總機
	吉安	上中山路	7118	41
	贛縣	南京路	2076	41
	寧都	中山公園	7118	縣府總機
	瑞金	西門	7118	
	光澤	洪濟坊	7118	
	界化隴	汽車站	7118	
	賴村	汽車站		汽車站轉
	南城	新西門口	7118	縣府總機
	上饒	箭道巷	7118	縣府總機
浴室	泰和	竹村		大原總機
	寧都	中山公園		縣府總機

雲南西部地形位置與交通

鞠孝銘

（一）歷史上雲南對外的交通綫

一　雲南對外交通的開始時期

雲南與緬印境域相接，遠古時代，已有交通，由蜀滇西出，即為中國與印度兩國間重要的交通綫之一，且為最捷便者。〔一〕蓋緬甸境內之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因有航行之利，上溯可直達雲南之西境，以入中國。中印文化最初之交通當由此道。滇西以位置關係，故適為歷史上中國西南部對外交通之唯一的門戶焉。

雲南與緬印之交通，最早為後世所傳說的，摩訶迦葉與阿育王子之故事。印度釋典及我國昔人皆多記述〔二〕謂：釋迦摩尼(Sakyamuni)入定後(紀元前六〇九年)〔三〕；弟子摩訶迦葉（Mahakasyapa），弘持法正結集三藏，歿二十年，以法付囑阿難（Anamdd)乃入定雲南洱海東之鷄足山。然此說出自後人之附會〔四〕不足為信。方國瑜氏曾有文予以詳細之駁斥。〔五〕

雲南與緬印之交通，當始於紀元前三世紀。此可自雲南對外貿易之發生一事證明。蓋貿易實為造成兩地往來之主要的導力焉。史記西南夷列傳：

「元狩（漢武帝）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

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 交廣兩道考曰：

「紀元二世紀前，既已證明中國與印度由緬甸一道發生貿易關係：」

又在其支那名稱之起源一文中曰：

「紀元前一二八年。張騫初次闢道西域之時，在大夏看見從印度運到的中國出品。可是這種出產，是四川的竹杖和布；而運輸的道路，不是交廣兩道路，乃是緬甸高原的陸道。」

由是可以推知：雲南在紀元前二世紀以前，對外貿易當已發生。印度便是雲南對外貿易之最早的對象，主要的國家。

此外，又可自西方以「支那」稱中國一事，看出雲南對外交通開始時期。

「支那」本為「秦」音之轉，馬梯尼（Martini）即謂「支那」為秦國之稱。乃當秦始皇時，傳佈遠地者。西方最早傳入支那名稱，厥為印度，始見於梵文書，最初梵語稱之，而後他國亦倣用之。然秦國之名，何由而傳至印度？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謂：「紀元二世紀前，既已證明中國與印度，由緬甸一道發生貿易關係，則秦國一名，由此達於印度，已有其可能性也。印度之支那梵名，疑始

於此。」〔六〕又謂：「紀元前一二八年，張騫初次關道西行之時，在大夏看見從印度運到的中國出品可是這種出產是四川的竹杖同布。而運輸的道路不是交廣的海道，乃是緬甸高原的陸道。印度人開始知道有中國好像是從這條路上得來的消息。」〔七〕伯氏之說甚有價值。證之我國典籍所載亦極符合；據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可知雲南在莊蹻未至滇池之前，已有文化。〔八〕莊蹻時代，為楚頃襄王時〔九〕約當紀元前三世紀〔一〇〕這時雲南西部已有哀牢國〔一一〕及白子國。〔一二〕緬甸北部亦已建有國家〔一三〕。滇緬毗連互相交通自屬不可避免之事。由於緬甸之聯繫而中國與印度之交通，自亦屬不可避免之事。

由此可知紀元前三世紀時，雲南與緬甸印度之間確已有了交通。若再往上溯，究始於何時，則尚未可知也。

及後，漸趨發達。

漢武帝元狩元年，由於張騫之上書，武帝乃求通身毒。〔一四〕張騫創以為自蜀至印度通西域，實較經匈奴道為便。

交通發達，貿易亦隨之發達。李雪生氏於民國二十七年間，在騰衝城西八里寶峯山下核桃園荒塚中，發現漢五銖錢〔一五〕數共千枚。〔一六〕當時貿易之盛，及外來物品之由此輸入，可以想見矣。

明帝（漢）永平十二年，置永昌郡於雲南之西部。後漢書和帝紀：

「永元六年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大象。」

古代之入貢一事，實即等於中央政府主持之國際貿易。由入貢者方面，得到貢物，而對入貢者，亦有賞賜。〔一七〕固不僅受，且亦與；故實為雙方面的事也。且入貢者來時，除携帶所貢之物品外，更多帶同樣物品或它種物品，以私行售賣，自乃意中事。歸時，又販物回國售賣，自亦意中事也。

當時之貢物（實即貿易物品），有：犀牛，大象，象牙，封牛，幻人，銅，鐵，鉛，錫，金，銀，老珠，琥魄，水晶，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猩猩，貂獸，等。〔一八〕

後漢及三國時代，海外諸國，且已有自緬甸登陸，以至中國者。蓋滇西之大金沙江航行通印度洋。海外諸國便得一在緬甸海岸登陸以至中國之捷徑焉。如後漢時，即有大秦（Rmauarient）人自緬甸登陸，取道滇蜀，而至中國。〔一九〕

南北朝唐以後，或由印度佛法之傳入，高僧之往還天竺（印度）支那（中國）間，〔二〇〕或由貿易之故，雲南與緬甸間之交通便更見發達了。

二、歷史上雲南對外的交通綫

雲南以地形複雜，特別是滇西高山深谷，平地極少，（山地占十分之九，平地僅占十分之一。）交通道路，至為艱險。在榛莽始開

四七—一六八

之古初，其困難之千百倍於今日，可以想見。

雲南最初對外的交通路綫以典籍記載缺乏，難悉其詳。然大概言之可以如下：

蜀至滇池至洱海至哀牢至緬甸至印度

及至後漢又與海外諸國交通其路綫如下：〔二一〕

印度洋至大金沙江至緬甸至滇至蜀

南朝時，一班高僧西求佛法有由蜀取道雲南而至天竺者。其路綫如下：〔二二〕

蜀川至徐姚（姚州）至越巂至不喜（不韋）至永昌至土蕃國南界至雪山南脚至東天竺。

這一條路綫爲當時通印度之捷徑。然道途至爲艱險。慧琳在一切經音義一百卷中描寫最詳。他道：「此山路與天竺近，險阻難行，是大唐與天竺之捷徑也。仍須及時，盛夏熱瘴毒蟲，不可行履，遇者難以全生。秋多風水泛又不可行。冬雖無毒積雪阻寒又難以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乃是過時；仍須譯解數種夷蠻語，兼賚買通之貨，仗土人引道展轉問津，即必得達也。山險無路，難知通塞」。

唐時中緬印交通漸臻頻繁。當時的交通路綫據典籍記載，有下列數條：

「甲」由印度通中國之路綫：

（一）那爛陀（Nalanda）五〇〇驛（約一五〇〇里）至大黑山（土番南）一月餘（約三〇〇〇里）至蜀川。〔二三〕

（二）摩揭陀國（Magadha）二〇〇餘里至伊爛那鉢伐多國一〇〇餘里至瞻波國（Campa今之Bhagalpur）四〇〇餘里至羯朱唱祇羅國（Kajingaladila）六〇〇餘里至奔那伐彈國（Pundravardhara在今之Rajshahi）九〇〇餘里至迦摩縷波國（在今之Assam）一三〇〇里至三摩呾吒國（在今之Decco）九〇〇餘里至耽摩栗底國（Jgmlaeipti在今之Cacutta西南之Jamlnk）。〔二四〕

（乙）由中國通印度之路線：

（一）蜀川三數千里至迦摩縷波。〔二五〕

（二）蜀川兩月程（約三〇〇〇里）至迦摩縷波二三〇〇里至摩揭陀。〔二六〕

（三）蜀川一月餘程（約三〇〇〇里）至大黑山五十驛（約一五五〇里）至那爛陀。〔二七〕

（四）蜀川一百驛（約一二四〇里）至支那寺至密栗迦悉他鉢那（Nrgasidavana）四十驛（約一二四〇里）至那爛陀。〔二八〕

至於唐代取道雲南與緬印交通路線之最詳的紀錄，當推新唐書地理志中的記載。內述自邊州至四夷的路程凡七道，其六曰，安南天竺道。此道即出雲南，經驃國（Prome）〔二九〕至中印度之

摩羯陀國。茲摘錄其自大理西行之路綫如下：

羊苴咩城（大理城）三〇〇里至永昌二〇〇里至諸葛亮城（在今龍陵境內）二〇〇里至樂城（在今猛卯土司舊壤）至萬公（大金沙江沿岸）二〇〇里至悉利城（大金沙江沿岸，太公城——萬公——之南瓦城——Mandulay——之北。）至突文（大金沙江流域）一、〇〇〇里至驃國至黑山（即大黑山在阿拉干——AiKan——區域）一六〇〇里至東天竺迦摩波（Kamajupa）國。六〇〇里至奔那伐檀那國（Pundravdrdhana）六〇〇里至羯朱嗢羅國（Kajingadladila 中天竺國東境恒河—Ganga—南岸）六〇〇里至摩羯陀（Magadha）。（此爲自雲南入天竺之西南道。）

諸葛城二〇〇里至騰充（今騰衝）一〇〇里至彌城（距騰充二〇〇里，今之猛蚌）二〇〇里至麗水城（今密支那—NyitKyina—南之打羅—Talo）渡麗水（即大金沙江）龍泉水（即孟拱河）二〇〇里至安西城（在今之孟拱）。〔二〕渡彌諾江水一〇〇〇里至大秦婆羅國城。（此爲自雲南入天竺之正西道。此道入東天竺之箇沒廬即迦摩縷波。又西南一二〇〇里，至中天竺國東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國與驃國往婆羅門路合。）

由上所述可知唐代時中緬印取道雲南相互交通的情形之一斑。而其發達之狀況，亦可以概見矣。

唐代對外交通路綫在西南方面陸路上不僅由雲南西出且亦由雲南西出而與海外諸國交通焉。一如後漢然義淨之求法高僧傳（卷下）中所述之當時的行程如下：

末羅瑜國（Malayu，即今之Jambi）羯茶（Kedah在馬來半島西岸）十餘日程至裸人國（即Nicodra島）。半月許程至耽摩栗底國（Tgmlaeipti即今之Tamlnk）

義淨此志足證海外諸國有自Nicobra至伊洛瓦底江口登岸，溯江而上，以入滇蜀者。

唐以後中緬印取道雲南的交通，由於日臻發達的緣故，固定的路綫亦逐漸形成。

宋時，雖然是太祖以玉斧輕輕地劃去了大渡河以西之地。〔三〇〕明以後雖然是海洋交通發達然而滇西與緬印之交通則迄未中斷焉。

(二) 地形位置與交通

滇西地形，爲峽谷地帶。山高谷深雄偉險峻。普通海拔多在二五〇〇公尺以上。山峯且有超過四〇〇〇公尺以上者。滇西之北部由於氣候宜人便成了向來由雲南去緬印者之唯一的交通路綫。滇西之南部雖然是地勢較低（最高山嶺亦只在一五〇〇公尺）且多低谷（如南丁河谷等）壩地。然以氣候濕熱，鮮有人到。

今之由滇西去緬甸所經之路綫（即所謂「北綫」所經之路綫）如下：設自下關起經保山二百四十三英里至騰衝。由騰衝六千英里至中緬交界處。由交界處入緬六十英里至蠻支那；以接鐵路。或由騰衝南奔八莫以接伊洛瓦底江水運。

須其間須渡過漾濞江勝備江永平江瀾滄江枯柯河怒江龍川江大盈江及伊洛瓦底江所有河川，兩岸皆峭壁懸崖，水流湍急。尤以瀾滄江及怒江爲特甚。且各河川可渡之口，亦僅一二處。瀾滄江之功果橋及怒江之惠通橋是其特著者。爬越之山嶺則有楊梅嶺（漾濞勝備二江之分水嶺，）拔海七、四〇〇英尺。杉松哨（勝備江永平河之分水嶺）拔海七、三五〇英尺。麥莊丫口，拔海七、三五英尺。舊寨（瀾滄江枯柯河之分水嶺）拔海六、六一六英尺。枯柯河與怒江之分水嶺，拔海七、〇〇〇英尺。高黎貢山（怒江、龍川江之分水嶺）拔海一二、〇〇〇英尺。龍川江與大盈江之分水嶺拔海七三六五英尺。南底河與檳榔江之分水嶺，拔海八三〇〇英尺。大盈江與伊洛瓦底江之分水嶺拔海七〇〇〇英尺。滇西高山深谷，並列平行，地形之變化極大，如由永平（拔海五二五〇英尺）至瀾滄江邊須上升二、一〇〇英尺至麥莊丫口然後陡降三六六〇英尺至功果橋（拔海三六九〇英尺）。由保山（拔海五、五〇〇英尺。）至怒江邊山嶺高度（拔海七、二〇〇英尺）與江邊高度（拔海二、二〇〇英尺）相差遂四、八〇〇英尺。由怒江邊至龍川江邊，在風口附近之丫口高八、八〇〇英尺。繼之陡降四、〇〇〇英尺。至昔董，仍須翻越一拔海八、九〇〇英尺之高山。然後繼續陡降八、四〇〇英尺，而至拔海五〇〇〇英尺之蠻支那。

茲即將「北綫」所經過之地形，作一剖面圖如下。

經濟部

中國植物油料廠

柳州辦事處

◇分廠◇

梧州・桂林
南寧・全州
長安・榕江



◇分處◇

古宜・融縣
宜山・蘇步
金城江・大安

製造部

衛生食油
精煉食油
30號機油
40號機油
50號機油
代柴油
汽缸油
潤車油
[illegible]水油
[illegible]皂
[illegible]皂
[illegible]皂

①②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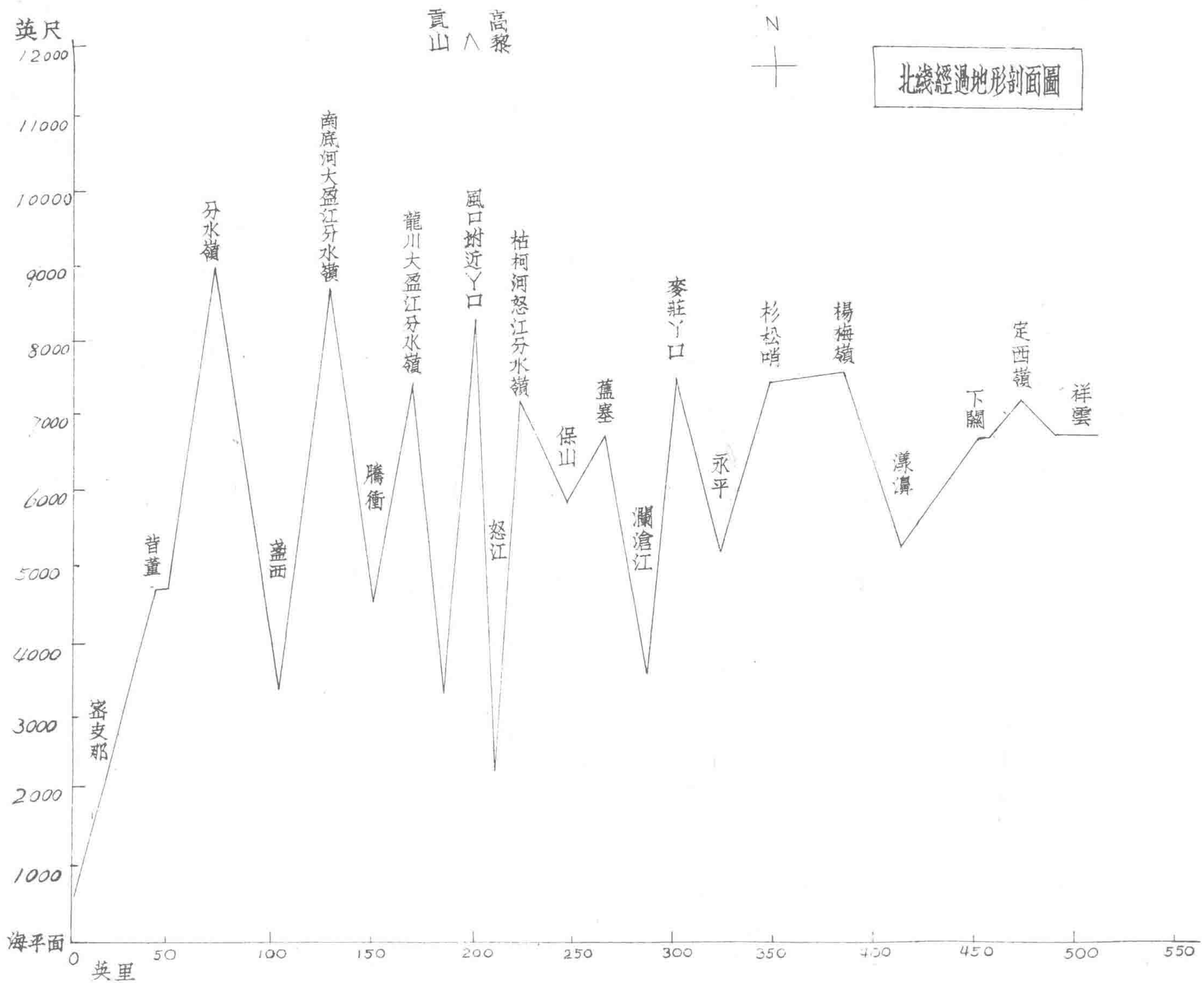
貿易部

桐油・[illegible]油
茶油・[illegible]油
生油・皮油
菓油・牛油
樟油・梓油
國貨顏料
薄荷油
芝麻油
篦麻油
棉子油
化學[illegible]類

◎地址[illegible]

柳州水南村[illegible]：二七八四　電話：四九四

[illegible]：[illegible]路　電話：〇三二


北綫經過地形剖面圖
高黎
貢山
N
英尺
12000
11000
10000
9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海平面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英里
密支那
昔董
分水嶺
蓋西
南底河大盈江分水嶺
騰衝
龍川大盈江分水嶺
風口附近丫口
怒江
枯柯河怒江分水嶺
保山
蕉塞
瀾滄江
麥莊丫口
永平
杉松哨
楊梅嶺
漾濞
下關
定西嶺
祥雲

全面抗戰爆發後雲南由於位置關係遂由「舊中國之後門」，一躍而為「新中國之大門」。於是新的國際交通線又告增闢此新的國際交通線如何？滇緬公路是也。其所經路線如下：

昆明至安甯至祿豐至一平浪至楚雄至鎮南至祥雲至鳳儀至下關至永平至保山至龍陵至芒市至遮放至畹町。

由昆明至畹町全長九百七十五公里。由畹町入緬境後或南至臘戍以接鐵路或西至八莫以接伊洛瓦底江水運。

這條路線所經過之地形，在保山以上與前述之「北線」同。保山以下即轉向西南渡過怒江經龍陵(拔海五二二〇英尺)芒市(拔海三三五〇英尺)遮放而至畹町再出國界入緬。

除滇緬公路外，為了加強運輸，滇緬鐵路亦經之自昆明緬甸分頭興築。所取之路綫即為英人戴維斯 (Major H.R. Davies) 所測勘者。(三二)即所謂「南綫」，所經之地域如下：

昆明至安甯至祿豐至一平浪至楚雄至鎮南至祥雲之清華洞至彌渡至蒙化之南澗至公郎渡瀾滄江至雲縣至猛賴至猛芝至虎口至猛簡至孟定至南大至長弄至猛野至猛姚至臘戍。

滇緬鐵路之路綫在祥雲以上，與滇緬公路同。自祥雲起，即由青華洞而下，經彌渡南澗雲縣而至猛賴。由猛賴起即沿南丁河谷以行，直達滾弄。由昆明至滾弄全長約八百八十公里。

滇緬鐵路綫所經過之地形較「北綫」為簡單，且低塌平地亦較多。由祥雲(拔海二三六六公尺)走彌渡平原(盆地)順河四十英里至南澗，大部為平地。由南澗越禮社江瀾滄江間之分水嶺(拔海二六一〇公尺)，渡瀾滄江而至公郎河口長四十英里皆平路(如瀾滄江邊拔海一一三一公尺)。由雲縣越瀾滄江怒江之分水嶺(拔海一九四八公尺)，而至猛賴長三十五英里。其中山路約長十五英里，坡度分三十分之一。猛賴以下，則全沿南丁河谷以行。一百一十英里至滾弄，悉為低谷塌地，道路平坦。(如孟定拔海六〇七八公尺，南大拔海六一七公尺)。

茲再作一剖面圖如下：

亞西實業銀行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及匯兌，貼現，押匯，代理收付，並其他銀行特約事項，服務忠誠，手續簡便。

分支行處

西安　上海　遵義　內江
貴陽　成都　江津　磁器口
昆明　柳州　合川　白沙

總行設重慶陝西路二一〇八號

衡陽分行　大西門正街廿三號

電話　二〇四號

亞興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忠誠

手續簡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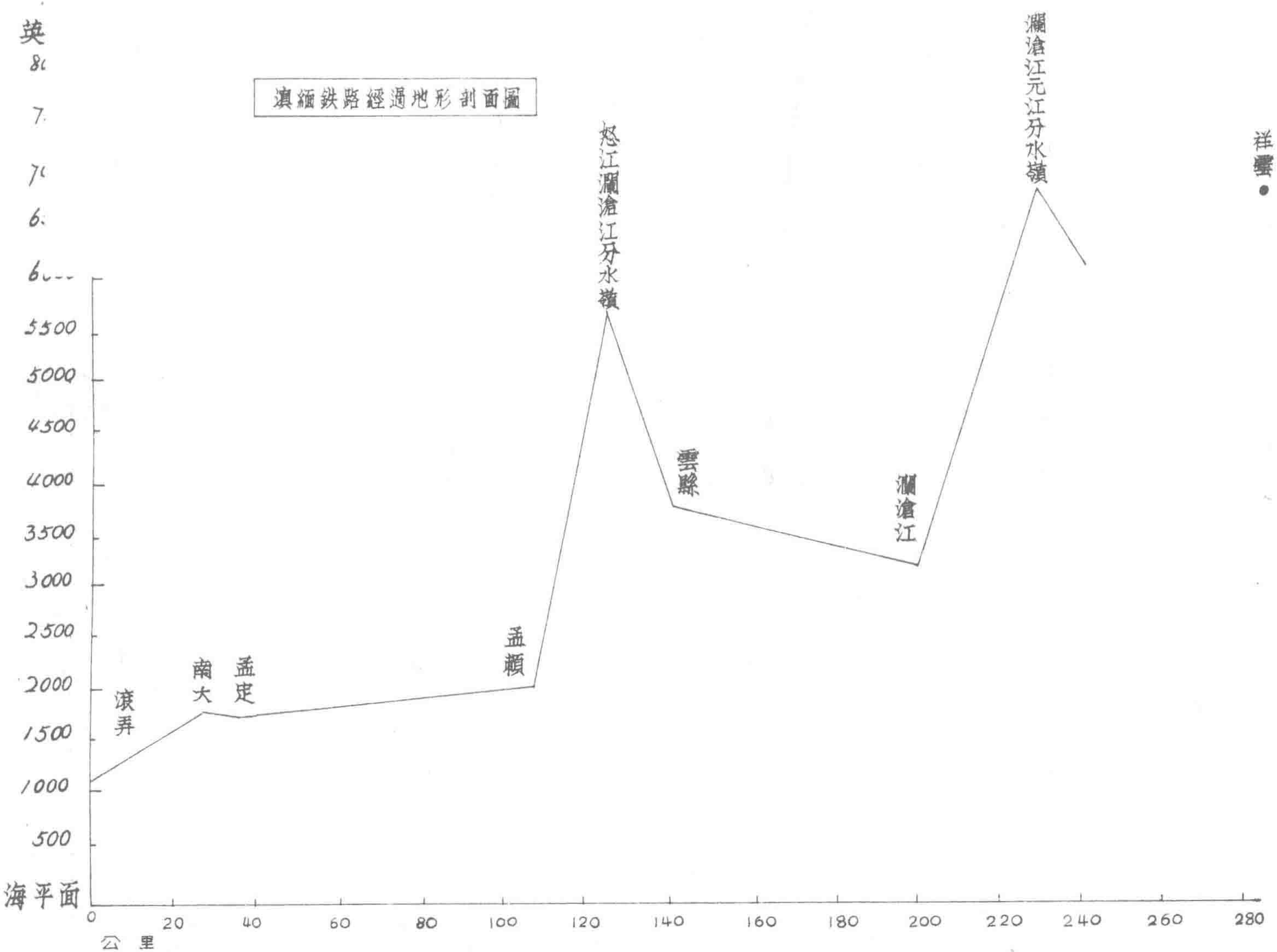
業務種類

火災保險
海上保險
木船貨運保險
鹽場井灶保險
水陸運輸保險
汽車保險
意外傷害保險
其他損失保險
代理中央信託局
運輸及陸地兵險

總公司：重慶陝西路　分支公司遍設國內

衡陽分公司：大西門正街廿三號

電話二零四號


滇緬鉄路經過地形剖面圖
英
海平面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
滾弄
南大
孟定
孟頓
怒江瀾滄江分水嶺
雲縣
瀾滄江
瀾滄江元江分水嶺
祥雲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公里

滇緬鐵路線，所經之地，不僅地形較簡單，地勢較平坦；而且直貫資源豐富未經開發之處女地的滇西之南部，故在經濟發展上，最具價值。當政府動議興築是路時，有以戴維斯氏所測之路線為一瘴癘盛行，無人經過之區，且更非一歷史上之貿易路線；而堅主走「北線」者。乃引起所謂南北線之爭。〔三二〕後政府卒以施工易，未來之經濟發展希望大，而採南線。

(三) 境內的交通線

滇西境內，在過去通行各處的主要道路，滇人稱之曰「馬路。」蓋滇西之舊式的重要交通工具，以馬為主也。對於新築之公路，則稱之曰「車路。」因係為通行汽車而開築者也。其未通行汽車之處，「馬路」仍為貿易交通之主要的道路，其形式狹窄，晴則塵灰飛揚，雨則濘滑難行。在剛出縣城鄉鎮及上山下山之路面亦有鋪砌石塊者。至於水上交通，則以高山峽谷，水流湍急之故，極不發達。

一、公路

滇西之公路，大規模的興築，則始於抗戰以後。現已正式通車的公路主要者計有二條：

甲、滇緬公路　經過路線已詳述於上，茲不贅。

乙、佛景公路　經過路線如下，佛海至孟板至孟混至打洛至景棟。（由佛海至打洛約一二〇公里出界，又一三〇公里至英屬撣邦之景棟，由景棟南可至蘭邦，曼谷，西可至洞已仰光，為泰國（華僑回國捷徑。）

滇西幅圓廣大，上述之二條公路線，合共僅長七八五公里（滇緬公路應自祥雲起算，至畹町長為七八公里。佛景公路自佛海至交界處，長約一二〇公里。兩共七八五公里。）以之分佈於四十一行政單位，約佔全省五分之二之土地中（全省面積為三九八，五八三方公里，）其少而短，可知矣。故亟應增闢，發展交通。歸碧篛氏在其開發雲南邊地方案「建設交通項」中，所擬應增築之各公路綫，可供參考，茲特摘錄於下：

（1）思普區（北起思茅，南盡鎮越，東至江城，西至佛海。東西廣約二五〇公里，面積約五五〇〇〇方公里，人口約五九四〇〇戶，二六五〇〇〇人，每方公里平均五人）應完成及增築之公路有下列數條：

A. 昆明至玉溪至峨山至元江至墨江至普洱至思茅至車里至佛海。

B. 車里至大猛龍至猛令接泰北南邦公路。

C. 思茅至江城至鎮越。

D. 思茅至瀾滄。

四七一—七八

（2）順滄區（北起鎮康南迄瀾滄東抵瀾滄江邊西達孟定。東西廣約一五〇公里南北長約二二〇公里。面積約四〇〇〇〇方公里人口約八二〇〇〇戶，三七一九〇〇人每方公里平均九人）應增之公路有下列數條：

A.佛海至南嶠至瀾滄至雙江至緬寧（接滇緬鐵路）。

B.普洱至景谷至南澗至蒙化至下關（在南澗接滇緬鐵路）。

C.孟定至鎮康至施甸至姚關至保山（聯結滇緬鐵路與滇緬公路）。

（3）騰龍區（北起蓋達南至瀘西東至怒江邊西至瑞麗東西廣約一二〇公里，北長約一五〇公里，面積約二五〇〇〇方公里。人口約二八〇〇〇戶，一二五〇〇〇人每方公里平均五人。）應完成及增築之公路，有下列數條：

A.保山至騰衝至梁河至八莫。

B.猛卯至隴川至干崖。

二，鐵路

滇緬鐵路為今日滇西之唯一的鐵路。乃抗戰後所修築者。所經路綫亦已詳述於上。在雲南境內自昆明西行至安寧一段已正式通車，由緬境分頭鋪軌之工程亦同時進行。設非緬甸淪為戰區，仰光失陷。計時當已全綫通車矣。今則全部工程暫告中停。一旦緬甸收復，仰光復為我西南國際路綫之出海口岸後，滇緬鐵路之復工，毫無疑問也。

滇緬鐵路實為西北利亞鐵路外之唯一的歐亞交通新路綫。陳碧笙氏謂：如果再能與印度傳路支阿富汗伊蘭土耳其各鐵路聯繫起來，那就是一條新的歐亞大幹綫〔三二〕實非虛語。而且，橫貫我未開發之富源地的滇西之南部更具有經濟意義。茲特就該綫之測量經過，沿綫富源及對滇西富源開發之影响，加以詳述。

測量史話 外人之入雲南調查測量開始甚早；

元代，馬可波羅曾到昆明是為外人中最早來雲南做調查工作者，但無政治及經濟之背景。

一六五八 英商人由緬甸入雲南達雲南之東部邊界。

一七〇二 Jesuits派之傳教士 Duchafz, De, Blanc, Fridelli 等入滇調查。

一七九五 英軍官二人，入滇調查。

一八二九 英人起始注意打通滇緬交通，乃派遣 Elox Fool — E-ton 及 Prgrant 二調查團入滇求一修築滇緬鐵路之路綫。

一八三一 英政府派 SPrye 為隊長組調查團入滇調查。斯氏

主由仰光修一鐵路經暹邏之南撣部（SouthShan eLdte）景棟車吁爲止。

一八五〇 荷蘭商人取道瀾滄江沿水道而入滇調查。

一八六七 是年伊格瓦底江通航至八莫。英人乃派遣軍地理專家 Margardf 及 Codber 入滇調查。二氏以爲騰衝至八莫一綫爲不可能。蓋騰衝至大理叢山峻嶺，施工極難。測量乃停止。

一八八一 英派 A.R. Colguhoun 及 Holf Hallef 二氏入滇調查。二氏建議由緬甸之 Moul men 修至暹邏之 Raneng 沿湄南河（Merdm R.）經車里思茅而達雲南。這一路綫因經過別國領土，又未爲英政府採用。

一八八五 是年英併上緬甸。乃又決定調查滇緬鐵路綫。

一八八六 英併全緬後即組織雲南公司（YunnanCompany）

一九〇三 是年撣邦鐵路延展至臘戍距雲南邊境僅九十六英里。這時，法之滇越鐵路正加緊修築。英乃計劃由臘戍續修入滇，以與法競爭。遂派 F.Pofinger, C.G.W.Hunfer Major H.R. Davies 等入滇調查。結果一致認爲昔人調查的所有的交通路綫皆不合用。只有自雲縣至滾弄沿南丁河谷綫爲滇緬鐵路最理想的路綫。戴維斯氏且有專書詳記其事（三四）。

一九三四 蔣委員長來滇曾命交次曾養甫就所有的滇緬路綫詳加研究。並派留碧石鐵路工程師前往實地勘查。亦認爲戴維斯氏所擬之路可以採用（方遂濬末葉因感邊疆危機之日益嚴重乃注意開發成立一滇緬鐵路公司，派人調查路綫結果注重歷史上交通綫即由大理保山騰衝奔八莫一綫。

沿綫富源 滇西資源豐富特別是滇西之南部，爲亞洲有數的富源，我國未來的寶庫。滇緬鐵路適橫貫其中沿綫富源可以想見。如彌渡以下，大半屬未經開發之處女地農林礦產皆極豐富爲輕重工業發展之基礎。且荒地普遍，已耕地僅及百分之十。荒地多極肥沃三分之二以上可以耕種。故對農業發展希望極大。如孟定，耿東西廣一五公里南北長二二公里，全部面積爲三三〇方公里。人口僅及七〇〇〇人，每方公里平均只二二人。然可耕之土地，則處處可見也。沿綫礦藏，如易門東山之鐵，一平浪之煤（已開採，）廣通之鹽（已開採，楚雄之銀鉛，牟定鎮南之鐵，姚安之銀鉛，祥雲之煤，鳳儀之砒，蒙化之鐵，順寧之銀，雲縣之煤，公浪之銅，鎮康之銅，硝，寶石，孟定附近之銀，（清時盛開現已廢棄）藏量皆豐。然此不過擇其大要而言也。

對滇西富源開發之影響 經濟事業之啓發端賴運輸。運

輸之便捷及運費之經濟與否對經濟事業之啟發關係尤大。今日滇西所有之陸上運輸工具，新式的有汽車，舊式的有獸（馬，騾，驢，駄。）及人力揹伕，至於火車及飛機，則尚付闕如，在所有之水陸運輸工具中，除航運外，要以火車之運輸價值為最大，效率為最高。運費低，載重多，既便利，又迅捷。故鐵路實為啟發經濟事業之主要的工具。蓋汽車以載重有限，在我國加以油料不能自給，車輛不能自製，其可利用之程度，實屬有限。至於獸運及人力揹運則效能更低。茲以滇西之車（汽車）運，獸運及揹運為例，比較其運輸價值如下：（二十九年調查）。

汽車運輸　載重二噸半之卡車，實際的載重量為二・二公噸。每日平均每車可行二〇〇公里。每車每日需汽油二〇加侖，值二〇〇元，再加上其他消耗（司機薪金養路費及折舊費等）一三〇元。是則每車每日之維持費，共為三三〇元。每公里每公噸之汽車運輸費為一・五元。

獸運　每匹馬之載量為七〇公斤至八〇公斤，每日平均行三〇至四〇公里，實際其有價值的行程為二〇公里。馬之飼料，為蠶豆與草，每馬每日需豆約一・二元，草約一・五元，共需料費一・五元，每馬每二十日換馬蹄鐵一次，需二元，每日馬蹄鐵耗費〇・一元，每四匹馬需一人看管，每馬一日之看管費為一・六元，再加上馬之折舊費〇・二元，是則每馬每一公里每一公噸之運價為一・八元，高於汽車。

揹運　為人力揹運。其法：即負物於背後。貴州雲南一帶，最為通行。是種方式，蓋與適應山地地形有關也。農閒時其運費與獸運相等。農忙時，則高出一・八元。至於火車運費較之汽車運輸，獸運，揹運，則低廉多矣。如抗戰以前華北之火車運費每公里每公噸，尚不及一分錢。僅為〇・〇〇八七元至〇・〇〇七五元。抗戰以來之物價（二十九年）高出戰前物價一五〇倍（指昆明言）。華北之火車運費，即使呈同樣的增加一五〇倍，以較汽車運輸，獸運及揹運之運費，則低廉多矣。蓋每公里每公噸，僅為一・二元至一・一元也。

滇緬鐵路一旦通車，以便利迅捷尤以運費低廉之故，則整個滇西貿易必盡趨於鐵路一綫矣。

方滇緬公路未通車以前，滇緬間之貿易，幾悉經騰衝正關出口，〔三五〕或奔八莫，或奔密支那，運輸方式，悉為獸運，每年貿易總額，占滇緬貿易總值百分之九十以上。及至公路修成，二路（騰衝至八莫，騰衝至密支那）貿易，乃逐漸南移。經龍陵畹町分卡綫矣。民國二十八年，龍畹分卡綫之貿易額，已超出正關（騰衝）半數以上，二十九年上半年更增至百分之六十以上。正關之進出口貿易，則日漸減少；變化可謂極快矣。是種變化之發生，即由運輸工具及運費之異致所致，蓋自騰衝至八莫之每駄運費，為十三盧比（民國二十九年調查，）自騰衝至保山之每駄運費，為五盧比，而汽車

運輸自臘戍至保山每車載貨二公噸僅需運費一六〇盧比且每車所裝之貨等於三十駄之量是以「商運上的改道」乃發生矣。馬路綫之貿易，便漸爲汽車路綫所代矣。

鐵路運費又較汽車運費爲低廉故謂一旦滇緬鐵路通車後，則整個滇緬貿易，勢必盡趨於鐵路一綫也。(三六)

滇緬鐵路爲橫貫滇西之幹綫，以滇西幅員之遼闊，面積之廣大，尙應多築支綫以達各地。

如是，則一向被稱爲「天末遐荒」之滇西，其經濟之發展，可指日而待矣。

三、水路

滇西雖多巨流（如瀾滄江怒江伊洛瓦底江等是）然以縱谷橫斷山地間，由高而深，水流湍急，加以滇西之地勢北高南低，由北向南逐漸傾斜，是以水位變化極大，不利舟揖，間或有一二地勢平坦之處，可以通航，然里程亦短，運行困難。

滇西各河川可以通航之地段僅如下述：

（一）把邊江　自江城之壩溜下駛至越南之萊州無阻，可通行十噸左右之小輪，但在右鋪附近有一險灘。

（二）瀾滄江　自車里至關木一段，可以通航，自關木至鑾卡一段，即在冬乾季節仍可通行小舟。鑾卡以下，直達西貢海口，可以通行小輪。

（三）南丁河　自猛簡至惠架一段，約五〇里可以通航，是段河面最寬處達六〇公尺，最狹處達一〇公尺，冬乾季節，水深猶在二公尺。故可通行小輪，關木以下，須鑿開險灘數處，方可通至濱[illegible]，入瀾滄江。

（四）隴川江　自小隴川至南坎一段約五〇公里，可以通行。

（五）大盈江　干崖以下可以通行三噸以下的小輪。

其不能通航之地段，河川不僅無助於交通，而且阻礙交通。即使是以普通之小舟過渡亦極困難，乃有特製皮船及溜索，以利行旅。

皮船係爲獸皮（多爲牛皮）製成，僅可作過渡之用。

「溜索」又名「繩橋」與皮船同爲康藏及雲南西部之[illegible]部的普遍的水上交通工具。其製法：係用竹絲，或野藤纏結而成長繩，繫於兩岸之樹幹或大木樁上。至於攀此溜索的方法，則以弓形較細而又較江面寬度稍長的藤索結於溜索上，由對岸之人拖起，此細藤索之另一端，預繫以較粗之繩索，其粗度漸增，以至溜索，於是將兩端，各繫於兩岸之樹幹或木樁上。溜索計有二種：一爲平溜，一爲陡溜，平溜則兩岸高度相等，溜時，人至江心，必須手握溜索，攀援前進，以達彼岸，陡溜則兩岸高度不等，溜時，自高而下，瞬息即至。平溜一根即可以來回，陡溜則只一岸單行，每有二索，一來一往，相距不遠，不論平陡溜索，新的可用半年。更換新索時，即將新

衆由人溜至彼岸故工作較為簡易。

溜索有「溜官」管理。溜之方法，則用製就之溜板，（板係用堅木約一尺挖成凹形，其背脊凸出部份，穿一孔洞即成。或自備，或向溜官租用。）浮放在溜索之上，然後用一根皮帶，將人脅下及臀部兜起，皮帶之一端，穿過背孔，緊繫於溜板之上，如是便可溜至彼岸矣。其不敢自溜的，可請善溜者「帶溜。」其法，即猿攀在帶溜者胸身上，帶溜者則自繫於溜板之上。

溜索不僅溜人，馬貨皆溜。

四、對滇西河川自然障礙的鬬爭之展開

抗戰開始後，由於政治，經濟中心之西移，由於朝野上下之努力從事於西南之建設；於是雲南各河川航運之開闢，乃亦受到各方之注意，如金沙江自金江街至宜賓一段之試航，已完全成功。滇緬鐵路局亦曾由重慶延聘造船專家及駕駛人員多名，來滇探測瀾江之航綫，由功果橋至九渡一段，合程一〇〇公里，亦已試航成功，是皆可以看出抗戰以來，國人對滇西河川之自然阻礙的鬬爭之展開及努力也。

（完）

註：

（一）我國古代與印度的交通綫，約有三途：一經怒嶺，一經南海，一經蜀滇，然怒嶺南海之道遠，蜀滇之道近。

（二）見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傳卷四。梁伽婆羅譯：阿育王經卷七。北魏吉迦夜譯：付法因緣傳卷一。李元陽：雲南通志。徐宏祖：徐霞客遊記。范承勳：大錯鷄足山志（校補本）諸書。

（三）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中考訂為周匡王五四年（紀元前六〇九年）

（四）雲南洱海東岸，有鷄足山，今屬賓川縣。曉明禪講宗啟法於是，盛極一時。迦葉入定之鷄足山則在中天竺王舍城（Rajangha）附近。法顯之佛國記，玄奘之大唐西域記及繼業之西域行程諸書，俱已明白道及印度之鷄足山（原名為Kukkut Opudagiri 唐言鷄足）適與洱海東岸之鷄足山同名，但兩地相距數千里。明禪講宗啟發於滇之鷄足山後，乃有造此說以附會迦葉靈蹟。然此說未獲見於明以前之典籍，嘉靖至萬曆間始盛言之，其不可信，可知矣。

（五）題為雲南與印度緬甸之古代交通，載西南邊疆第一卷第十二期。本文之主要參攷材料即為是文。

（六）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

（七）馮承鈞譯；支那名稱之起源

（八）史記西南夷列傳（莊蹻）「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九）史記謂爲楚威王時，後漢書謂爲楚頃襄王時。

（一〇）楚項襄王元年爲公元前二九八年。

（一一）見後漢書西南夷傳註及冊府元龜卷九六五引揚終哀牢傳。

（一二）見南詔野史（揚愼撰）

（一三）據緬甸傳說之紀錄謂紀元前九世紀緬族建國，都於太公城（Jagoung）。

（一四）史記西南夷列傳：「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按：滇之昆明，在今洱海附近。全祖望之鮚琦亭集中有昆明池考言之甚詳）。

（一五）漢武帝元狩五年鑄五銖錢。後漢光武蜀帝蜀昭烈帝，宋文帝，梁武帝，陳文帝並鑄五銖錢。五銖錢之輸滇或在蜀漢以前，亦可能在西漢時，然尚莫能定也。

（一六）李雪生氏在其還鄉吟漢五銖錢詩註曰「民國二七年戊寅十二月初旬在騰衝城西八里寶峯山下核桃園荒塚中發現漢五銖錢，數共千枚。」

（十七）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元九年，永昌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遣使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是，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帛，各有差也。」

（十八）見後漢書和帝紀後漢書西南夷傳舊唐書卷九十一及後漢書西南夷哀牢傳

（十九）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七曰：「大秦國多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三國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曰「大秦通既然海北陸道。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舊唐書卷九一，張柬之傳曰：「漢置永昌郡，西通大秦南通交趾」。（按大秦即羅馬帝國）。後漢之永昌郡領縣八。其範圍，自西洱河達潞江以西，及大金沙江流域。

（二〇）佛法傳入中國，高僧往還天竺支那間，雖多北踰葱嶺，南舶廣州，然取道蜀滇而至天竺者，亦大有人在。慧皎高僧傳卷七慧叡傳曰「嘗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抄掠，……

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又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慧輪傳曰：「支那寺古老相傳曰：『是昔室利笈多大王時，爲支那國僧所造。於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柯道出，向莫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供停息。』」

（二一）參閱註（一五）。

（二二）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一慧琳以音難所注代唐代情形，然爲考釋，蜀川牂柯道而作。

（二三）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序。

（二四）玄奘：西域記卷十。

（二五）同註二。

（二六）同註四。

（二七）同註三。

（二八）義淨：求法高僧傳卷上慧輪傳。

（二九）唐會要卷九十九：「緬昔聞有著哀牢異六志及南中八郡志者：永昌古哀牢國也。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驃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然無見史傳者。」此說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七及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九俱有。唐時代我國即已稱緬甸爲驃國。

（三〇）宋太祖乾德五年，王全斌平蜀還京師。請取雲南，負地圖來。太祖鑒唐征南詔而反爲所困之禍，乃取玉斧畫大渡河爲界曰「此外非吾有也」。

（三一）Major H.R. Davies: 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gangtze (Cambridge, 1909)。

（三二）可參閱（Ⅰ）李根源氏上的蔣委員長書，（Ⅱ）李子固氏的告緬甸僑胞書（俱載二十八年二月邊政公論），（Ⅲ）蔣君章氏的我們對於滇緬鐵路的五個希望，（Ⅳ）劉曜氏的關於滇緬鐵路西段路綫問題，（Ⅴ）張印堂氏的滇緬鐵路綫問題（俱載二十八年二月益世報邊疆週刊滇緬路綫問題專號）——以上各文皆主走南綫。（Ⅵ）陳碧笙氏的滇緬鐵路應走北綫嗎？（載二十八年三月益世報——是文則主走南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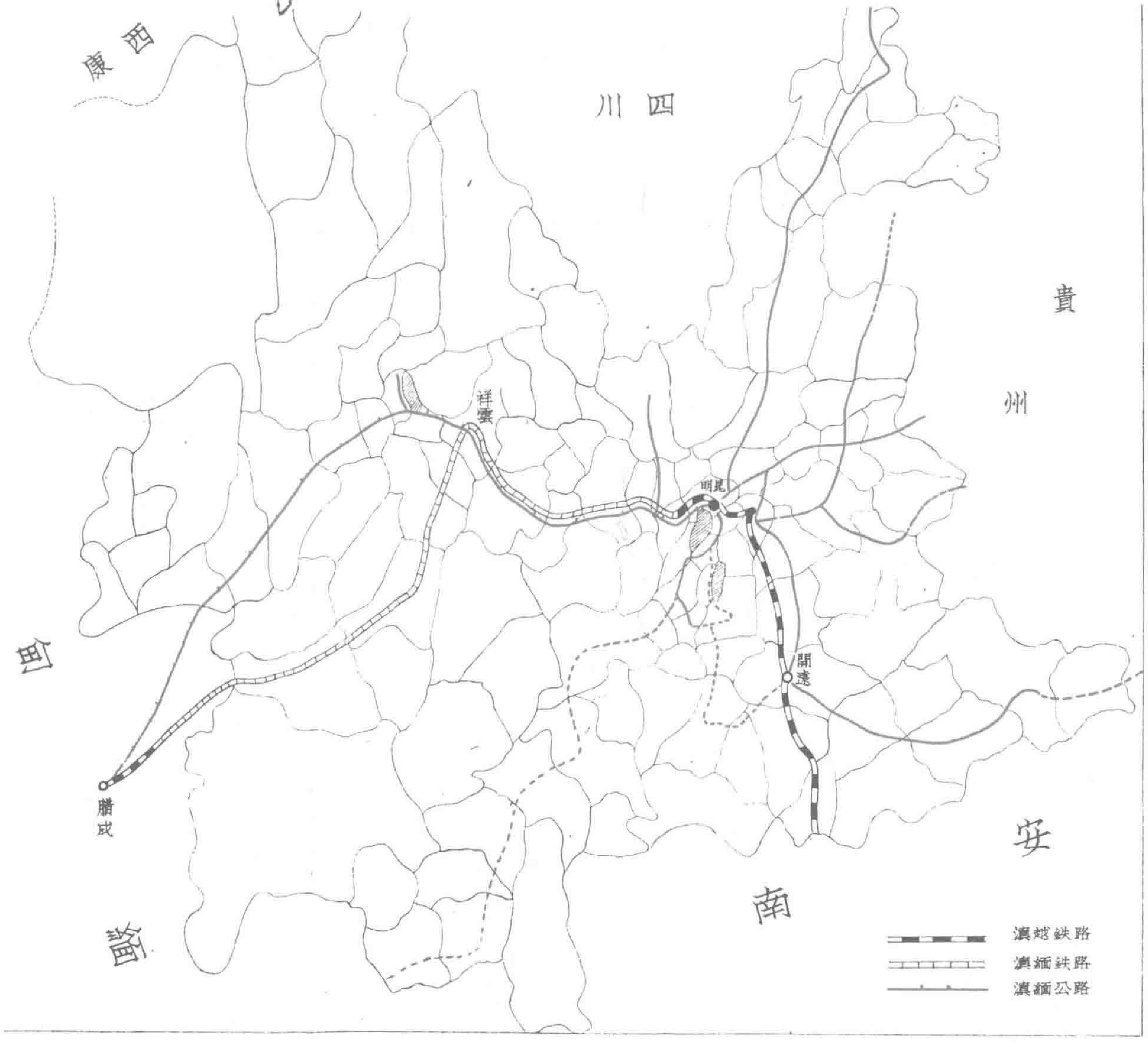
（三三）陳碧笙：滇緬鐵路與抗戰建國。（邊政論叢）

（三四）Major H.R.Davies: Yangtze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River (Cambridge，1909)

（三五）滇西官定關卡，除騰衝定關外，尚有龍（陵）畹（町）分卡，南傘分卡及孟定分卡。

（三六）：「Law of Gardners Square」。謂以鐵路爲一作一正方形之鐵線，其所成之正方形即爲鐵路運輸之範圍（見圖），路線愈長，方愈大，則鐵路運輸之範圍亦愈廣。

雲南交通路



湘灕源頭一瞥

王越三

余生平最愛旅行每逢春秋佳日寒暑假期在不影響職務工作情況之下，總想利用機會到各地遊覽，尤其含有歷史或地理特殊價值的地方更想探訪一番藉資考證。廣西山水天下聞名，所謂「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確，他的一邱一壑，都能引人入勝，而湘灕二水同源分流的奇蹟，更為研究史地的同志們所必需觀察的地方，我來廣西已有四年，早就想作興安之遊，一觀湘灕源頭究竟。本年暑假因事赴湘，覺機會難得，回桂時即由衡陽購票至興安，順道一遊。抵興安後剛在尋覓住所，忽遇本院同學周陛勳君，互道別後情況，知渠現在興安中學任教，導余寓灕濱旅社，這家旅社即在灕水之旁，是興安旅社中最好的一家，翌晨即前往分水塘觀察，此行得周君嚮導，方便得多。

分水塘在興安縣城東南約三里許，中有一分水台，是湘灕分流的所在，湘江從分水台右面流去，灕水則在其左側，初分流時二水彷彿平行，相距咫尺，有一里許，彼此距離僅隔數丈，中間有一道寬廣數丈的秦堤，由分水台直到興安縣城，堤的兩旁有葱鬱的樹林，幽香的花木，襯托着灕水西岸的山岡，顯出這是個美妙的境地，湘江見得偉大，灕水卻比它秀麗；從上源形勢看來便可知湘江是經流兩省產生湘省文化流域如何浩廣的名川，而灕水則是巧小玲瓏備具嬌姿如何奇麗的溪流，如果說湘江是魁梧奇偉的大丈夫，那末灕水便是嬌艷多姿的小姑娘。灕水慢慢地流入興安城，它奇麗的風光蘊育成興安城裏秀媚的景色，水是那麼清澈，浮面上起着微微的波瀾，蕩漾着遊人的胸襟，反映出無窮的快感，全城居民飲料都仰給于它，它的形態和江蘇嘉定縣城同城河很彷彿，但比嘉定城河靈活而嫵媚得多，由分水塘至興安縣城約三里長的這一段灕水上源小型船隻通行可無問題，水量相當飽滿，河面雖不廣寬，深度卻在一丈以上，沿河有滄浪橋，萬里橋，飛來石諸名勝，更予灕水以點綴，給遊人多一些徘徊欣賞的機會，尤其飛來石更能引人入勝。

我在中學讀書時，地理教師講到廣西地理，多謂湘灕二水同源分流，那時覺得奇怪，二水同源何以會分流，流向絕對相反的二水何以會同源，我國長江黃河二大川源雖同出于巴顏喀喇山，但一在山陰，一在山陽，亦非同出一源，何以此一在嶺北流入長江的湘江，一在嶺南流入西江的灕水，竟會同出一源，懷疑始終莫釋，田曙嵐先生亦同有此感，他在所著的廣西旅行記中寫着這樣一段：「余少讀水經注，有湘灕同源之說，竊嘗疑之，夫水之性，乃就下者也，古語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何哉以山高川低，水性就下也，陰

四七—一八七

山與北嶺二山脈間之水，皆入于黃河，北嶺與南嶺二山脈間之水皆入于長江，南嶺與勾漏二山脈間之水，則入于珠江，是故導源于此數山脈間之水，不入于黃河則入于長江，不入于長江則入于珠江，豈有一源而分流二江者哉，故對于湘灕同源之說滋疑實甚。」所謂湘灕同源實是欺人之談，湘灕二水各有源頭，又何嘗同源，其實湘江源出于興安縣東南九十里靈川縣境之海陽山，灕水發源于興安縣西北貓兒山之梯子嶺，二水經流亦各異其趨，湘江自出海陽山後曲折北流，容受左右若干溪水，而到濮溪，叫海洋江，及經興安縣城東，折向東北流，納桐木江水後，入全縣境界，始名湘江，再接受灌江之水後，江面益廣，過廟頭鎮便入湘省境，到零陵有瀟水注入，到松柏鎮附近會舂陵水，到衡陽又有蒸水耒水來合，至此以下江面愈闊，水量愈宏，又北流左會涓漣漸溈諸水，右會洣淥瀏渭諸河之水，而入洞庭注于長江。灕水自出貓兒山，下經三殿納左右諸流名曰六峒江，承平以下與黃柏江，華江，川江，富江諸水會合到大榕鎮水勢漸大，稱大榕江，西南流經靈川而達桂林，靈川以下多稱桂江或仍曰灕水，流至桂林以南，大墟附近，有相思江注入，到平樂西有修水（荔浦河）東有樂川（恭城河）會合，昭平附近又有懃江來會，再南行到馬江地方有富羣江來會，到蒼梧便注入西江。二水源流情形大致如此，其通航情形，灕水全長四百五十餘公里，六峒江，以下即可通行民船。桂林梧州間可行載重五萬公斤以上之民船，春夏之交河水漲時電船可航行于平樂之下，有時且可上駛桂林。湘江全長二千五百里，自海陽江起即可通行民船入湖南境後零陵以下，洪水期可通小汽船，衡陽以下航行更稱便利。

湘江上游的海陽江與灕水上游的六峒江，兩江幹流相距最狹處爲五十里，靈渠（灕水）便是在這最狹的數十里地帶所築成溝通海陽江與六峒江的人工運河，即是鑿湘灕二水間之陸地，引湘水而注于灕源，這在史記上已有記載：「秦攻百粵使監祿鑿渠，」此渠即爲靈渠，亦即今日之運河，彼時在運輸方面這却是極重要的交通路綫，在當時湘桂二省的水路交通國家的漕運，軍糧的輸送，以及長江流域與粵江流域物資往還，均賴此溝通，所以靈渠實係人工開鑿的運河，而非灕水上源，湘灕二水更未有同源這會事；假使秦時不開鑿此靈渠則湘江之水永無流入桂江（灕水）之時，而西江船隻更難逾嶺而入湘江，此乃不可以不辨述之以供研究地學的同志們參考。今日湘桂陸路交通遠過往昔，此河業已失去作用，惟在水運方面，倘能將分水塘一段再加修濬，則北之全永衡長，南之雲桂平梧船隻往還，則可更形便利，此亦湘桂兩省水利建設之要圖也。

南嶽重遊

盛成

民國廿七年暮春，愛妻去世；承博厂自淪陷之故鄉，攜出兒保維女碧西滴娜；余自武漢往香港趨接，而博厂等已來衡山；衡山，余妻之故里也。余於七七週年至廣州，當晚抵港，九日由港至衡，翌晨直奔南嶽；一見哀雛，淚出而內流者再，蓋不欲傷小兒女之心也。適妻之表姊胡圖長光與自晉南萬泉負傷歸來修養；為余料理子女其宿事。昔年長城之役，光與被創於喜峯口；休養於故都能仁寺一載余之寄廬。曾約余夫婦遊南嶽；今日重逢，欲踐前言。念伊人其魂歸萬里乎！七月十二日，適陰歷季夏望日，自余南嶽寄廬登山，過絡絲潭經玉版橋；少憩於報信嶺，至半山亭宿焉。半山亭距岳市十華里，高達四百六十公尺，玄都觀之舊址，即紫蓋寺也。明末徐霞客於崇禎十年丁丑（一六三七）正月二十二日，曾「得半山菴」者此也。今日廟宇一新，已非「亭已廬無人，空閉梅檳數楹，每苦告哀」之時矣。余自一年以來，精神疲敝；今幸得此一宿，林壑湘流，依依不捨；而夜夢迷人，更令[illegible]低頭思故鄉之新塚耳！翌日清晨，即起出半山亭二里，即至鄴侯書院，即明道山房，為唐宰相李泌故宅；韓昌黎詩云：鄴侯多藏書，架插三萬軸。按唐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八）徵李泌於衡山，自上皇還京，李輔國還玄宗於西內，泌畏禍去隱衡山，是為上元元年（七六〇）共隱居於此八年之久。但年譜載為肅宗至德二年秋，泌請令羣臣表迎上皇。今泌歸衡山，則隱居十一年矣。此時懷讓已示寂於般若寺十六年，希遷說法於南臺寺，蓮宗三祖般舟承遠大師住持彌陀寺，即今祝聖寺；其徒日晤繼之；其徒法照國師則居雲峯寺；法照之徒法證，世稱為雲峯大師；道一之徒天然和尚，建立丹霞寺，至於南山律宗之大明和尚惠開於唐代宗廣德二年立大明寺，主戒二十二年。柳宗元作碑并記其碑陰云：「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皐，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再據唐袁郊撰之甘澤謠載，李泌讀書衡嶽寺，嬾殘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謂李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林間錄又載嬾瓚石窟歌，德宗聞其名召之；而瓚辭召不起，後世禪官野史多載其事

鄴侯書院高六百公尺，有端石室三字石刻；民國二十一年重修，地可消夏。衡山縣誌載；「李泌手書極高明三字在明道山房後，高明亭石壁上」。今則福嚴寺後，在高明臺，刻有極高明三字，相傳為鄴侯手筆，亦大奇矣！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一一六七）朱熹張栻同遊南嶽，張序云：「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清袁子才有鄴侯故居詩云：「枕能君王膝已涼，衡門暫築小茅堂；調停骨肉同田叔，假託神仙學子房。一品衣披紫微令，半生心在白

雲鄉，渾疑蓬草荒煙處，尙插牙籤萬萬行。」隨園主人可稱鄴候知己。一座小茅堂的讀書居室，那帶得起風雨的摧殘呢！前有留侯張子房，後有鄴候李長源，不僅爲漢唐國家大事，而且調停劉李家庭骨肉間事，並且還要避免讒口囂囂，假託神仙，以全性命於亂世。舊唐書載：「崔圓倖臣李輔國，害其能，將有不利於泌，泌懼，乞遊衡山，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遂隱衡嶽，絕粒栖神數年，代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崇文館學士修國史」。

新唐書載云：「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 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鄴侯外傳則載泌詣南嶽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諡張爲玄和先生。又劉明瓚神師遊著明心論，舊唐書亦載「泌頗有讜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或云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遊處，故爲代所輕，雖詭道求容，不爲時君所重」。新唐書則云「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觀其長歌行：（見全唐詩第一卷四〇）「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氣志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

泌之學張留侯辟穀衡山，嘗葬附會之說。衡山於隋唐以前，道家最麗白日沖舉者不可勝數，其中以九仙爲最著名清。蔡毓榮遊方廣寺記中有云「三教之盛，萃于衡山」。研究南嶽之儒家與釋宗，皆有綫索可尋；至於道教，則誠如馬端臨文獻通考道藏書目所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考之道藏，則云：「老君號：精子，顓頊辛卯元年，降于衡山。」又太上三洞寶任：「裴君曰：我師南嶽赤松子，爲太虛眞人；昔太上以德教老子而得道，赤松子以道授我而得仙。」又道藏眞迹經云：「南嶽太虛眞人，即赤精子也。一云赤松子。」由此，可見南嶽道家之祖，爲赤精子，爲太虛眞人，觀於陶弘景之眞靈位業圖，將所有道教之眞靈，分別班次，一如佛家之曼陀羅道場。最上第一級爲元始天尊，左有二十九君，右有十九君。第二級以萬道之主玄皇大道君居中位，左有太微天帝及赤松子，加以左聖南極南嶽眞人左仙公太虛眞人之徽號並注爲黃老君弟子，白裴治師。太 以下三十君，右方八君，並三十餘名女子。觀此可知淮南子天文訓所載：

方	行	帝	佐	治
東	木	太皞	勾芒	執規治春
南	火	炎帝	朱明	執衡治夏
中	土	黃帝	后土	執繩治四方
西	金	少皞	蓐收	執矩治秋
北	執水	顓頊	玄冥	執權治冬

又楚辭九章惜誦篇之「令五帝以折中兮。」五帝爲五方之神，遠遊篇之「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皡以右轉兮；」「遇蓐收乎西皇。」「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從顓頊乎曾冰，歷玄冥以邪徑兮，」在屈原賦中，大皡，句芒，炎帝，蓐收，顓頊，玄冥，這些名稱，都有了出處，在天問篇中有：「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又九章哀郢篇「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汨徂南土，」「浩浩沅湘。」以及遠遊篇之「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戴震屈原賦注云：「太微爲衡，值翼軫北，內五星曰五帝，坐於微閭，卽職方爾雅之醫無閭，語之轉耳。」又通釋云：「衡山爲南嶽，其北則楚，其東則吳，據志長沙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今湘南衡州府衡山縣西也。」

因此，可見衡山自古爲五帝之徵閭，卽尾閭；由古星術之天文學，相信天上之星，皆有精靈，因此遂謂星與人之轉生有關係，晉祭參星，楚祭軫中之長沙星及轄神。因祭北極太一爲上皇，以配東嶽，故日東帝。秦皆爲五嶽之首，故配以天一。遂祭南極老人爲壽星，以配南嶽，是爲炎帝，而南嶽亦稱壽嶽矣。因南方爲火，爲夏，故有朱明之稱，爾雅釋天夏爲朱明，且對青春而稱朱夏，南方之宿名朱鳥，卽朱雀。朱，正赤色也，亦火德也；南方之神曰赤帝，漢高祖爲赤帝子。南嶽有朱明峯，有軫宿峯，有朱明峯，有祝融峯；此四峯之名，由來久矣。至於赤松子，屈原於遠遊篇有「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僊。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史記張良傳云：「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究竟爲何許人？列仙傳稱爲神農時雨師，葛洪枕中書載「赤松爲崑林仙伯，治南嶽山。」但其意義可以「壽比南山不老松」七字解釋之耳。故一云赤精子，以其不老而號老君，并加以左聖南極南嶽眞人左仙公太虛眞人之徽號，幷注爲黃老君弟子，曰裴君師。眞靈位業圖之第四級以老君及大道君爲中位，左方六十餘名之中有張陵，鬼谷先生，張子房，赤松子等，赤松子之名兩見，此第四級之赤松子，與張子房并列。與第二級之赤松子爲南嶽眞人者，似若兩人。觀於楚辭之遠遊篇，戰國之初，楚國人士對於神仙之說，已至飧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吸飛泉之微液，懷琬琰之華英；不但呼吸吐納，爲當時所習慕，且昇仙之說亦爲所樂道。而齊燕方士，尤播傳於北方。蓋當亂世，人每思長生不老，昇爲神仙。上自王侯下至士庶；故史記封禪書云：「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漢代爲方士之道術時期，善辟穀，衡山當時有王谷神與皮元曜；相傳漢武帝封王爲太微先生，封皮爲太素先生。至後漢時道教在形成中，而道士之名稱已固定，以後不稱方士而稱道士，太平道之張角，自稱大賢良師，遣弟子八人使

於四方，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時人謂之黃巾，亦名謂蛾賊，殺人以祠天。其後張角雖平，而于吉尙傳道江南，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爲孫策所斬，懸首於市，其徒衆尙謂其不死，而云尸解，復祭祀求福。于吉雖死，道教大盛；加之張陵之孫張魯，自號師君，行五斗米道，世稱米賊，據漢中，撫養夷民，信之者衆。其後魯雖降于曹操，而彼之天師道，遂流行於全國。晉代奉天師道者甚衆，如王羲之即世奉天師道者，謝靈運亦就養於天師道。

衡山之道教，當必始於三國鼎分之際。蓋漢武帝南巡，以衡山遼遠，道隔江漢，乃徙南嶽之祭於廬山。至隋文帝始復以衡山爲南嶽。當時道教之徒，以衡山本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道家三十六洞天中之第三洞天朱陵太虛小有之天，仙人石長生治之，又第三十三洞天紫玄洞照之天，公羽眞人治之。七十二福地中之第二十三福地洞眞墟，第二十四福地青玉壇，青烏公治之；第二十五福地光天壇，鳳眞人治之；第二十六福地洞靈源，鄧先生所隱地也。衡山上承軫宿，鈐德鈞物；下距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洞淵集云「衡山洞名朱陵太虛之天，即神農爲赤帝治南嶽者。昔上帝降玉冊寶印賜注生眞君，永鎭靈嶽，即吾皇比壽之山，上應翼軫璣衡之精，下鎭楚地之分野。」所以漢武帝雖改祀南嶽於廬山；衡山當時仍有祝融君祠及棲眞觀，方士如王谷神皮元曜輩，修眞於觀中金母殿，且受武帝之封號。三國吳廢帝太平二年，建立衡陽郡，衡山縣亦自此時始；故城在今縣治東北。道教祀神之祠廟，謂之觀，亦曰樓觀。釋名：「觀者，於上觀望也。」又尹喜結艸爲樓，精思至道，周康王聞之，拜爲大夫，以可望，故號此宅爲關令草樓觀，即觀之始也。後遂以奉神仙之地，皆名曰觀。其後更稱廣大者爲宮，唐玄宗作太淸宮以祀老子。南嶽之觀，最古者，當爲西臺觀，在碧岫峯北，相傳爲周穆王所建，今已久廢矣。其次當推光天觀，在光天壇側，自隋始改爲上封寺。洞眞觀，在祝融峯右；唐任華有詩云「得道眞仙去不回，空遺宮殿起崔巍，千年勝地多殊感，羣鶴翔飛歲歲來。」可見此第二十三福地之洞眞墟，唐之前已爲千年勝地，今亦不存。宮以上淸宮最古，在嶽廟東北七里，今已不存。青玉壇，亦松壇，朝天壇，均甚古。亦松壇在洞靈源附近，距嶽廟右八里。嶽志載「天師張道陵，嘗自天目山遊南嶽，謁青玉光天二壇，禮祝融君祠。」西漢有惠車子，尸解赤帝峯。漢末張正禮，入衡山，服食黃精，嘗受西城君虹景丹經，得內外洞徹兼修守一之法。與正禮同受此丹者，尙有治明期。至於假外雜俎之作者鐵脚道人杜巽才，則爲三國之魏人，闡黃老淸靜之理，嘗朗誦莊子秋水篇，取梅花和雪嚼之，入嶽，登祝融峯，嘆稱雲海蕩其心胸。晉武帝太康八年（二八七）建南嶽觀。洞靈宮亦晉代之建築，今已無存。此時，入山採藥者，有新野先生與徐君，壽寧觀之故址九眞觀相傳晉太康中新野先生所建。太平觀普賢觀玉淸宮

皆南齊建。據晉書隱逸傳，劉驎之，字子驥，即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所稱，南陽劉子驥也，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衡山至今，仍以甚產藥材稱。最著者爲黃精，首烏，白朮，天生茶，西芎，靈芝草，香白芷，金露盤；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雲母石，計多久食輕身延年不老之藥石，因此招來服食煉養之眞人。此第一時期，在道家爲開教時代，而在南嶽，僅爲服食修煉朝山禮嶽之初期。日人常盤大定在其道教發達史概說，分道教爲五期；第一期開教期，自張陵開立天師道至東晉末（西歷一四二—四一九。）第二期組織期自劉宋開運及南北朝之末（四二〇—五八〇。）第三期教理研究期，自隋至五代（五八一—九五九。）第四期教權確立期，自宋迄明萬歷間（九六〇—一六〇七。）第五期退化期自明萬歷間及於現代（一六〇八—至今。）南方道士，首推三國之于吉，于吉之死，當爲建安五年。明年，劉先主入荊州，二十四年，關羽戰死，吳取荊州，此時南嶽屬吳。于吉雖死，其太平清領道已深入人心，其著作之太平經凡百餘卷，據小柳司氣太之考證，實爲道經之鼻祖，非若假借之道德經南華經可比，惜爲今日道教所不注重。蜀人于吉傳琅邪宮崇，受以神書，即太平清領書十部，書多陰陽否泰災害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于吉受業於帛和，和受業於王遠字方平。于吉之弟子宮崇服食雲母，老有童子色，後入紵嶼山仙去。太平經至晉代最爲流傳，葛仙翁玄又著上清經，玄爲左慈之弟子，此時張角之教，張魯之教，于吉之教，當已傳至荊州而及于衡山。加之後漢魏伯陽著周易參同契及五行相類述金丹之功，分爲內丹外丹（見小柳司氣太之道教概說。）後世傳說，扶桑大帝君授與魏夫人之黃庭內景經，亦從參同契脫化而來，參同契之意義，即參爲雜，同爲通，契爲合；其說謂與周易之理混雜，意通而義合也，黃庭內景經之意義，黃爲中央之色，稱曰體內，即心也；庭爲四方，稱曰外境，即日月星辰之類，其大旨蓋在整理體內小宇宙之元氣，以與外界大宇宙之日月星辰一致。

魏夫人在南嶽道教史上，的確如陶宏景眞誥所呼之南眞，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嶽夫人。她在南渡之前，已熟讀大洞眞經，黃庭內景經及張道陵符籙之訣，且曾至茅山，集當時道教之各派，且與葛玄之從孫葛洪同時。葛玄號曰葛仙公，吳時受業於左慈，（葛洪神仙傳）上羅浮，遇蘇元朗學道得仙，以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隱授葛洪神仙導養之法，洪又得鮑玄之內學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推闡仙道，宣傳甚力，可謂道教之功臣。葛洪句容人，茅山亦在句容，魏夫人曾至茅山。葛洪枕中書云「魏夫人治南嶽山。」唐大歷三年顏眞卿撰魏夫人仙壇碑銘云「夫人緯華存字 賢安，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師於小有清虛眞人王裒」按小有清虛爲道家第一洞天，去王屋縣六十里，屬西城王君治之。西城王君紫元夫人，爲清虛眞人王裒之師，於夫人爲太師。西城王君乃

王遠字方平，男之高仙曰眞人，女曰元君，此魏夫人稱魏元君也。夫人爲王方平再傳弟子，是爲南嶽夫人。按西城王君授太平經於帛和，帛和傳于吉，于吉傳宮崇，夫人於永嘉之亂，渡江遍遊名山，登南嶽，棲紫虛閣，閣前峯有妖氣，祛之，仰天嘯，今之白雲潭，卽其遺跡也。晉成帝咸和九年，「託劍化形，白日飛升，位爲南嶽夫人。」在世八十三年。夫人當生于三國曹魏嘉平四年壬申（二五二—三三四）。其父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今山東濟寧）生于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卒于晉惠帝永熙元年（二〇九—二九〇）晉書卷四十一有傳。少養於外家寧氏。寧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世遂稱甥爲宅相者本此。司馬昭深器重之，每朝會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後仕晉，累官司徒，爲時宗仰，以災異遜位，卒諡康。舒年四十三歲，舉孝廉對策升第，生女華存，字賢安，華存少讀老莊春秋三傳五經百子，常別居一園，獨立閑處，性樂神仙，味眞慕道，少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齋靜。年二十四，父母適之，強適太保公掾南陽劉文，字幼彥，此事在其父能官司徒前十年。幼彥後爲修武令，生二子，長名璞，次名遐，逮子媳粗立，乃隔離室宇，齋於別寢。直至永嘉之亂，劉淵陷洛陽，懷帝被虜而遣害，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中原鼎沸，時夫人年已六十餘，世亂攜二子渡江，歷遊名山，長子璞爲中書令庾亮司馬，安成太守，次子遐爲都督荊湘陶侃從事中郎。晚年修道衡山，年八十三歲卒，此乃信史之足徵者。魏元君之修道處位在集賢峯下，至今留有巨石，相傳爲元君白日飛升之遺跡。唐建黃庭觀於其地。開元九年、玄宗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二十九年使道士齎龍璧來壇設醮，元君曾每夜禮斗於此，故又名禮斗壇。觀中有紫虛閣，相傳爲元君棲身之所。清賓逢泰有重修紫虛閣記云：「相傳魏元君曾於此誦黃庭一十六載地也。」據此，夫人當于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居南嶽，年六十七也。　與魏元君同時，有薛女眞，居衡山尋眞臺，得道，集仙錄載常有黃鳥白猿白豹，隨之出入云。臺在石廩峯西，石榴峯南，去嶽廟二十里。梁天監五年建臺西觀。

魏元君之飛升石，爲道家聖地，自六朝至唐宋，皆爲道士修眞之所，宋政和五年，賜名黃庭觀。爲道教之魏元君，釋門之恩大祖師，儒家之胡文定公，堪稱衡嶽三祖。

道家自魏元君至九仙。常盤大定之道教第二期，卽道教組織時代。此時代常盤指自北魏寇謙之，北周張賓，南朝劉宋之陸修靜顧歡，蕭齊之孟景翼，張融，陳顯明；梁之陶弘景等。「自東晉末俄然風靡天下，倣佛典之體裁內容，擬作道經，以成道教之形式」；北魏寇謙之又制定受籙之儀禮。至如梁之智稜，周之衞元嵩，皆以沙門還俗而入道教，可見道家在當時不可一世之影響。但在南嶽，此期較早，前已述及魏元君，現再歷叙九仙之勝蹟，以見一般。眞人陳興明者，穎川人也，當三國鼎分之際，棄家學道，偏歷名山至南嶽天柱

四七—一九四

峯遇，三眞人，與明拜首遂，授以明鏡玄眞之道，并濟世助國利民之方，勤苦備修，居六柱峯一十八載。至西晉武帝太始四年戊子三月初一日昇舉。（二六八）。陳眞人當在三國吳亦烏十三年入嶽，是爲魏嘉平二年；魏夫人出世前二年也。眞人所受於鏡之禁架法，因鏡之透明遂具有神力。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架以上者，懸於背後，則老魅不行近人，如有來試者，則鏡中現其眞形矣，所謂用鏡照妖也。九仙第二眞人施存，號湖浮先生，當魏晉替代之際，四海騷然，先生狂佯自適，遨遊名山，遂居南嶽西峯洞門觀之石室。洞門觀在石廩峯西，當時衡山虎豹橫行，因師黃盧子，受三皇內文，得驅策役衘猛獸之術，爲民除害。出乘白豹，或步還山，豹則迎之；以至愛慕者，罕得親近。以晉惠帝永康元年庚申（三〇〇）四月初七日昇舉，而陶宏景眞誥則稱眞人有遁變化景之法，或隱或顯，乘豹昇天云。據葛洪枕中書云，鄭思遠仕南霍，常乘虎豹白鹿。思遠名隱，乃葛仙翁玄之弟子，爲抱朴子之師。湖浮先生旣與葛洪同時，或亦爲思遠弟子。自魏末至晉永康，不過三十五年；眞誥書中竟稱數百年，眞誥僞矣！魏元君此時尚未渡江，年已四十有八歲，而茅山道或已傳入南岳矣。九仙第三眞人尹道全，天水人，晉武帝初年入南嶽卜地于衡嶽觀之後峯，修洞眞還神之道，兼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受五嶽眞形，取其山之向背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隧脈之所通，而爲之圖。（今嶽志卷二圖說云以繫之五嶽眞形圖，道家所重也。）

五岳眞形圖，乃抱朴子葛洪（約二四七—三二八）之符文，尹眞人當必來自茅山而傳道



南岳衡山眞形

於南嶽矣。眞人於晉懷帝永嘉六年壬申正月初九日白日冲舉（三一二）。居山前後共四十七年。耳九仙傳記云幾近五十餘年者誤也。時南嶽夫人方渡江而尙未入衡山也。九仙第四眞人徐靈期之入南嶽。已在劉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四五九）則是魏元君之居南嶽當在尹道全已去世，而徐靈期尚未來之間。元君亦與抱朴子同時，而爲陶宏景所尊爲南眞。南嶽諸仙之名，九眞人皆不顯，元君名最著，不列於九仙之中，何也？徐靈期與寇謙之同時，此時道教大興，在北魏已成爲國教，改元太平眞君，謙之爲大師。自此南北有兩天師：南有張陵之後張大師，北有寇天師；道家亦自此分南北矣。謙之修道於嵩山，得道後十年尊爲天師，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四四六）北魏誅沙門，毁佛寺，僧衆南渡。太平眞君九年寇謙之卒（四四八）自鳩摩羅什來中土，姚秦崇佛法，立僧主，魏道武帝跖拔珪立道人統，後改沙門統，又立監福曹，以斷僧務；寺宇中則有維那都維那，則宗教而兼有政治之性質。晉世信天師道者甚多，至此多改

奉外來之佛教；道家因其教理不敵佛教，於是道士祭酒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經謂佛出於道。其後學道者，因門戶爭持；援釋排釋，釋更排道，遂成爲中國歷史上宗教之爭。佛教既盛，愚智同歸，姦宄避役，里閭小人，逋逃盈於寺廟，竟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假託三寶以爲生，成爲社會之變態。晉末，桓玄已行沙汰僧衆。義熙年間，江左有五橫，沙門爲五橫之一，會同盡饍膳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至北魏太武帝，奉謙之之道，惡沙門之不法，遂詔加誅戮，焚破佛像。當時北涼降魏，天下僅宋魏兩朝之對峙，宋不禁佛教，沙門多避難入南朝，悉給衣食；死者皆設會行香，爲之追悼。故有南僧北道之諺。徐靈期，吳郡人，修道於南嶽凡十五年，居上淸宮，在嶽廟東北七里，遍遊山谷巖洞，因作衡山記。徐云大柱峯高四千一百丈，有夏禹治水碑銘，皆科斗文字。後韓愈遊南嶽，遍覓不得，有詩云：「道士獨上偶見之。」禹碑問題，爭執甚烈；顧亭林甞以爲僞作。蓋衡山之石爲石灰岩，不能經久，唐宋之石刻，至今已剝落殆盡，而況至南北朝已歷兩千五百年之石刻乎？靈期殆讀吳越春秋，禹登南嶽，血白馬以祭天，登山長嘯，夢見元夷蒼水使者，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靈期欲顯神通，表示其役使鬼神，禹碑再現耳。亦可想見當時衡山榛莽未披，虎豹盛行，登峯周覽者甚少，故其所記，適開紀元之錄。徐眞人以劉宋廢帝元徽二年（四七四）甲寅，九月九日，昇舉於上淸宮，趙宋徽宗政和元年，賜號明眞洞微眞人云。與徐眞人同時居南嶽者，有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與靈期爲同郡，早慕沖虛，年十八，父爲娶婦，婦前門入，伯玉後門出。晉末隱剡溪瀑布山，齊高祖欽其風，欲與相見，辭以疾而去。嶽志載伯玉隱居南嶽十餘年，採霞而食，故南嶽有採霞峯。伯玉卒後，蕭齊高祖，詔瀑布山下立太平觀，孔稚珪爲立碑，据明一統志齊高祖於其南嶽隱居處，亦建立太平觀。與徐靈期褚伯玉同時者，有謝靈運、謝惠連、顧愷之、顧歡、張融、孔稚珪等。九仙第五陳惠度，潁川人，初居茅山，採藥煉丹；此爲抱朴子已去，陶宏景初生之時，飲酒常不食，數年後，遂雲遊，挑兩笈盡金石芝朮之類，至南嶽，選紫蓋峯之陽，煉丹藥，因被鬼擾，而誦黃庭經，佩五嶽眞形圖。後丹成，以此濟民，無疾不愈，所活者千萬人云。以蕭齊永明三年乙丑五月十三日昇舉。此爲茅山道入南嶽而見諸記載者。九仙第六張曇要，据南嶽晉咸寧中建之招仙觀，在嶽廟東八里，修內養元和，默朝大帝之道，凡十三年，精思感通，神遊太空，變化不測。此爲眞人之面壁閉關之第一人，而道家所謂存思一名存想。學道者以存思爲妥要，即存想神物，端一不離之謂。天隨子曰「存謂存我之神，想爲想我之身。」曇要以南朝齊明帝建武元年甲戌（四九四）七月初三日昇舉於招仙觀。眞人來嶽時，陳惠度尙未去也。九仙第七爲張如珍，南陽人，居南嶽三十餘載，苦鍊形神，九死一生，百折不易其志。遂得明鏡之道。儼如

隙與明然。伊云：照物理者天也，照物形者鏡也。天之道以淸鏡之體以明，人能如天淸鏡明，澄心靜神，而內外洞朗，則至道成矣。若內役其智，外役其形，心不澄神不淸則去道遠矣。如珍修道九年而成洞視千里無一物可隔。南嶽道家自沙門南渡張曇要眞人不煉丹而內養元和，默朝大帝，始已受佛門禪定晏坐之影響；至張如則珍以明鏡而習天眼通矣。如珍以梁武帝天監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白日昇舉。九仙第八王靈輿，九江道士，初居廬山五老峯，苦志求道，齊末遷居南嶽，旦暮朝斗，歷十二年，梁天監中，建中宮居之；以天監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昇舉。九仙第九鄧郁之，字彥遠，本宋人，與徐靈期爲友，周遊名山，及徐昇舉，郁之繼續修持，宋元徽中詔賜藥物，許於嶽麓山建上中下三觀，爲郁之修煉之所，丹成，復返紫蓋峯之石壇，居南嶽觀。以梁天監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昇舉。梁武帝之時，周靜眞，鄧郁子與鄧郁之各爲一人，皆修道衡山。道教最盛，講堂如市。梁武帝重修南嶽觀，賜莊田三百戶，以周靜眞居之，眞人所居之岣嶁峯下講堂，武帝賜名普賢觀。武帝當時師事之。

佛教史上之災厄所謂三武一宗：三武即北魏太武帝以道教爲國教，尊寇謙之爲天師，排斥佛教；其次北周武帝，亦聽道士張賓之衛元嵩等之說，建德三年，(五七四年)立通道觀，扶立道教，而廢佛教。其三即唐武宗信任道士趙歸眞鄧元起等，而排斥佛教。至於一宗即周世宗之排佛，則非由道教而起矣。

魏晉至南北朝，天下大亂，人心不安，迷信極其流行，如米賊，如妖匪，史不絕書。北魏雖一時排佛，至文成帝，復弛禁而重修佛圖，明帝正光初，道佛之爭，屈道而直佛。至北齊文宣受禪，天保年間，釋道之爭又起。此時梁武帝啓運南朝，天監三年，下敕捨道歸佛，道士陸修靜憤而與門人亡命叛梁入齊，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齊尙佛法，敕令道士皆染髮。至北周武帝，崇尙儒術，集羣臣辯論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建德三年，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然尙立通道觀，以闡揚教義。三教鼎立之勢，至是遂形成矣。南朝自梁武帝時，有陶宏景者，梁書傳云；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靑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茅山道士，至今崇奉三茅眞君，不與天師道同科；茅山道始于秦始皇時之茅濛，在華山白日昇舉。濛之曾孫盈，固，衷，是謂三茅（請參攷民國二十五年四月日至五月日上海大公報所載拙著『茅山的香會』一文）茅山道，今稱淸微派，與武當道，在道教中，不屬南北，另成一系。陶宏景丹陽秣陵人，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壬辰（四五二）卒于梁武帝大同二年丙辰（五三六）。梁簡文帝爲之作墓志銘，李勃有梁山眞白先生傳。宏景隱于句容

之茅山，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於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梁武帝素與之游及禪代之際，宏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梁字以獻武帝，由是恩遇甚厚　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命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天監三年始捨道歸佛，但對宏景，始終如一。宏景撰登眞隱訣，以證明古有神仙之事。又著太淸經及衆醮儀，不但於道教儀式上使之臻備，卽在經文，可稱大成，而茅山道自葛仙翁玄傳弟子鄭隱字思遠，隱傳之於葛洪，洪傳於其子姪，其子始授東陽孫遊岳（？）岳授於弘景。六代眞傳矣。老子之像，自葛洪以來裝飾極尊嚴可比佛陀。宏景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共存亡。武帝令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之故。宏景暮年皈依佛教，且自誓受五大戒。惜乎梁武帝當時，已成爲「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之佛門弟子，在位四十八年，可謂以佛化治國。雖以儒家之禮教，故有孝思賦之作。但是梁武帝終未脫淸談之風，亦不能認淸般若涅槃之本體。故仍躬自講說老莊周易。其研究佛學之性質，仍深染玄學之風氣，故一面建寺，一面立觀天監中衡山建九仙宮及鬱西觀。武帝有御製衡山九眞觀碑，碑文出於其子蕭繹卽梁元帝之手筆，詞云：

「簫鼓騰空。烟霞相接，星辰衮采，燈燭非明。……」

天監十六年，武帝敕令文錦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同年四月，雖宗廟牲牢，薦以蔬果。陶宏景卒於大同二年三月，年八十五，簡文帝蕭綱爲之作墓志銘，此爲道教中流祗柱之後洞者。梁元帝承聖三年三月，帝復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同年八月焚圖書十四萬卷。帝曰：讀萬卷書，猶有今日，故焚之。明年，北齊以道士爲沙門。陳武帝立，二年，仿梁武帝捨身大莊嚴寺。臨海王（廢帝）光大二年，慧思入南嶽，居十年，說般若經。其飛錫之明年卽宣帝太建元年，南嶽佛道宗教之爭於是肇始。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與慧思爭訟至九年之久，結果佛勝道敗，帝尊思爲大禪師。此爲廬山禪教入南嶽奠下之基礎，而道流遂式微矣。北朝當時兩教之爭亦烈，以致周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下令廢佛道教，毀淫祠；但至靜帝繼立，大象二年五月，又復佛道二教；舊宗教與政治，已不復能分，隋文帝開皇三年六月立老子廟碑；蕭吉著五行大義。

自隋至五代，三百七十八年間，常盤所謂第三期，道教教理之研究時期；以前爲倣佛典之體裁及內容。擬作道經及製定道家之儀式；所謂教會組織時期。第三期以唐玄宗爲中心，又分爲前期與後期。前期自隋至玄宗奔蜀，共一百七十三年；後期自肅宗卽位至五代，共二百〇四年。第三期前期，隋代有虞永通，唐代有傅奕，有李播，蔡晃，李榮，方惠長。彼等於三教談論之中，與佛教學者，甚有教理上之葛藤。而道教著名之學者，當推太白陰經之作者李筌，千金方之作者孫思邈。玄宗時之吳筠。司馬承禎。於道教之內容，加深一層之研究。此一時期，在佛教爲空前之健全時代。在道教亦爲無與倫

四七—一九八

比之儲全時代。道經之擬作，較劉宋以後，增多不止一倍。天寶年間，道書之編纂有三處之多，惟其教理，則不能脫佛教之範圍矣。第三期後期，道教學者則有張志和，兩同書之著者羅隱、化書之作家譚峭無能子，天隱子等，實行家有劉進喜，葉法善，趙歸眞等；至於高駢，且以道術而作亂。五代之著名者，有唐末之杜光庭，著有廣成集十七卷，呂純陽著呂祖全書，及後周世宗時之陳摶。

唐代雖爲三教鼎立。然因其國姓李，故尊崇老子，天寶元年，追崇爲玄元皇帝，且享於新廟，又建崇玄館，定道學之制，行煉丹之事。據趙翼之二十二史箚記卷十九載云：太宗，高宗，憲宗，敬宗，武宗；皆因服丹藥而喪命。以宰相領道觀，據唐六典云：「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一人，共綱統衆事。而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煉師。」又唐書百官志云：「崇玄署，掌京都諸觀名數，與道士帳籍，齋醮之事。」又云：「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冠隸宗正寺。」是直視道士爲宗室矣。開元二十九年，建老子廟於各地，畫像而配以高祖，太宗等。杜工部有謁廟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吳是道子之手筆也。天寶二年正月，作[illegible]仙宮，加號老子曰大聖祖。唐代公主妃嬪多入道爲女冠，受金仙玉眞之封號。朝臣如賀知章之流，亦棄官乞爲道士。至武宗與宰相李德裕，因崇道遂毀佛教，並盡滅摩尼教，景教，火教等，而摩尼教等反從此混入道教，使道教又加上外來之儀式矣。

唐時，道教在衡山，極一時之盛。因衡山自隋文帝開皇九年（五八九）已復其南嶽之尊。清初潘耒遊記有云：「自唐以前，衡山羽流，多著異跡，宮觀相望。自思大祖師振錫南來，懷讓石頭二禪師繼起，宗風甚熾，而道流無聞迄於今。」此言不確，今試證之。

一統志載司馬承楨「開元初自海上乘桴至南嶽，結庵九眞觀北，張九齡屢謁之。」唐宰相張九齡祭南嶽，曾有訪謁司馬先生詩。唐玄宗亦有御製九眞觀鐘銘。新舊唐書皆云承楨徧遊名山而止於天台。又湖南通志載：「何志純，永明人，少從異人，周遊五嶽，開元中，司馬承楨在祝融峯爲建息庵，法從甚衆。有太虛，鄧虛，中虛，并號志純爲應虛，稱四高足云。」開元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楨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承楨因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眞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岳，各置眞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楨推按道經，創意爲之。是司馬承楨不但與南嶽有密契，即與其它四岳，皆有淵源。玄宗屢召承楨，親受法籙，賦詩賞賜甚厚，朝中詩人贈詩者百餘人。當時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搆，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稱爲仙宗十友。承楨以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化去，生於唐高宗永徽六年乙卯（六五五—七三五）見李勃王

屋山貞一司馬先生傳時年八十九，卒于王屋山。玄宗下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諡貞一先生，親製碑文。据一統志云：詔以其南嶽舊居為降眞觀，御書觀額，宣賜聖像供器，命弟子薛季昌主其觀。天寶十二年，令衡州鑄銅鐘一口，特賜觀中。

承禎與吳筠（玄綱作者）皆為潘師正弟子，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廷禎，謂之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潘師正，隋大業中，度為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居嵩山逍遙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唐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是所須也，山中不乏。帝尊異之，詔即其廬造崇唐觀及營奉天宮。時太常獻新樂，帝又令更名所仙樂仙翹仙曲以贈之，前後贈詩凡數十首。以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諡體玄先生。生于陳後主至德三年乙巳（五八五—六八二），年譜及李勃中嶽體玄先生潘先生傳皆作卒年八十九，則生于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矣（五九四）。

王遠知，初入茅山，師事陶宏景，傳其道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臧兢；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後又見於臨朔宮，帝親執弟子之禮，勅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唐高祖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因請歸山。至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降璽書。其年，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歲。高宗追贈太中大夫，諡昇眞先生；武后改諡為昇玄先生。生于梁武帝天監九年庚寅，卒于唐太宗貞觀九年乙未（五一〇—六三五）。

茅山教自陶宏景四傳，至司馬承禎，再入衡山。承禎於南嶽蘇道於建息庵，弟子甚衆，有四高足。門人中有張大虛、何志純、王仙巘、薛季昌等。

唐玄宗有賜薛天師往南嶽詩序，稱為鍊師。季昌，河東人，本綿竹縣尉，舍官為道士，初入峨眉，注道德經二卷。後遊南嶽，遇司馬承禎，授以玉洞經籙，研眞窮妙，撰元微論共三卷，大道頌一首。玄宗召入禁中，問以道德，談極精微，乃賦詩贈之入山。當時薛季昌住持之降眞觀一名降聖觀，遺址在嶽廟東十二里，舊為白雲庵。承禎之修道授徒處，張九齡謁之於此。唐明皇御製鐘銘，宣賜聖像供器者，非九眞觀，乃降眞觀也。至於唐玄宗從承禎之言，南岳置眞君祠。眞君祠位在赤帝峯下，開元十三年建，距離當時之衡嶽觀三里。十五年，燬於火，延及三百餘家。二十年建南嶽眞君碑。宋大中祥符五年，始以眞君祠改為南嶽廟，即今日之後殿。古代巡狩南嶽，皆祭紫蓋峯，不登祝融，故紫蓋峯上有朝天壇，有月銘，紫蓋峯南面，下有朱陵洞天之源，有朱陵太虛小有之天，即水簾洞；有紫玄洞照之天，又有

洞眞源之福地所。謂南戎之仙都也。峯之麓有南嶽觀，東有九眞觀即九仙觀。南嶽觀最古，明彭簪衡嶽志載唐南嶽觀碑，唐貞觀元年，太宗重書額，觀中碑文學士曹憲撰。憲爲復興古文者爲當時朝野所尊重。此碑於嘉靖猶存。南嶽觀之遺址據岳志位在紫蓋峯下，但據一統志，則在祝融峯南。幷載宋張茂宗留題衡嶽觀詩。南嶽觀即衡嶽觀，猶之衡嶽寺即南嶽寺也，衡嶽觀，後爲銓德觀，明爲甘泉書院，今爲嶽雲中學矣。觀建於晉太康八年，梁天監二年重修，隋大業六年，詔天師蔡法濤李法超住觀，爲國焚修，唐太宗舉觀額，詔天師張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焚修。一統志載有張惠明，趙郡人，貞觀初修眞於衡山之北帝院，（院在銓德觀後半里，梁天監末，女冠徐煉師居此得道。）遇石英夫人，傳以道行抱一守眞三五混合之法。太宗嘗詔惠明於內殿，修醮有靈感，敕往南嶽，封妙清大師。貞觀中，尸解於北帝院。疑惠朗爲惠明之誤。高宗弘道元年（六八三，）詔天師葉法善封嶽，闢左右四十里，禁樵採，斷漁獵。葉法善字道元，南陽人，爲歷代有名之道教實行家，生於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丙子（六一六）卒於唐玄宗開元八年庚申（七二〇。）享年一百零五歲明皇有故金紫光祿大夫，贈歙州都督尊師碑銘。法善世爲道士傳。陰陽占筮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高宗召至京，欲寵以官，不拜。歷高宗中宗兩朝，時時召入禁內。睿宗時，拜爲鴻臚卿，封越國公，處州府志載法善爲其祖有道先生國重求刺史李邕作碑、文成，幷求書；邕不許。一夕，邕夢法善再求書，喜而爲書未竟鐘鳴夢覺。至丁字下數點而止，法善刻碑畢，持墨本往謝。邕驚曰：始以爲夢，乃眞耶？世稱李北海此碑爲丁丁碑，又稱爲追魂碑。

南嶽道士與唐代詩人，多有往來；儲光羲有辛道士詩，王維有方尊師詩，李白有送女道士褚三淸詩。玄宗時，有太和先生王旻，與妻俱入衡山，帝與貴妃楊氏禮而拜之，天寶中，終老於牢山。又申泰芝，字廣祥，邵州人，煉丹於雲山觀。玄宗召至京師言，論稱旨以。天寶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冲舉。又有汪子華者汝陽人，與顏眞卿同學長生術。安祿山之亂，棄家南遊入衡嶽。結菴祝融峯下，修道九年仙去。又有徐靈府徵士，隱居南嶽，注計然子十二篇。由此可見，衡山自復南嶽之尊號後，即成爲道佛之中心。而自玄宗開元初，司馬承禎來南嶽後道家尤盛極一時。至玄宗詔五嶽，立仙宮廟祀嶽神，宮觀林

立；二十年建南嶽眞君碑後，二十五年遷尙書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嶽。天寶元年。七年，八年，十年，皆以歲豐遣宮分祭。五年詔封南嶽爲司天王，此司天霍王廟之由來也。顏眞卿（七〇九—七八五）於大曆元年被貶爲峽州別駕，旋遷潭州刺史；三年撰魏元君仙壇碑銘，記有仙壇觀道士譚仙巖者，修眞日遠法侶，是宗又云高行女道士黎瓊仙等七人，是年，杜工部去夔州出峽，代宗徵李泌於衡山。置之蓬萊書院。

李泌居衡山十一年，據南嶽總勝集載李泌師事張大虛，鄴侯外傳稱，詣南嶽張先生受籙大虛爲司馬承楨四高足之一，且爲大弟子。大曆中居衡嶽上清宮；距今岳廟東北七里，爲徐靈期修眞之所後人元陽宮尸解元陽宮在岳廟東北五里。與上清宮及中宮成鼎足之勢。此乃南嶽道家之最古中心。梁王靈輿修眞於中宮。晉陳興明修道於元陽宮三宮當紫蓋峯之陽古朝紫蓋不朝祝融耳。宣宗朝大中元年有韓威儀者，慕大虛之風居元陽宮得道。唐德宗有賜玄和先生制追贈大虛爲玄和先生德宗貞元中呂溫字和叔（一七七二—八一一）衡州刺史與南嶽九眞觀道士毗良逸蔣含宏歐陽平友善樂道參玄，三仙同時尸解。和叔入山殮之，旋卒於宮。以社日，民皆能酒廢樂，哭於神所而歸。和叔爲呂渭之子，曾出使吐蕃，吐蕃留之不遣；歸時，柳宗元等皆貶。和叔藻翰精富，一時推重，有呂衡州集。和叔守衡之時。嘗奉敕祭告南嶽。有詩云：「皇家禮赤帝，謬獲司風域；致齋紫蓋下，宿設祝融側……」可見當時仍禮紫蓋而不祭祝融也。

重慶文匯貿易行

營業要目

化學儀器　化學藥品

測繪儀器　各種文具

地址　重慶保安路特三〇號

電報掛號　第九〇二一五號

中國鄉村工業的性質及前途

費孝通

一　中國並不是個沒有工業的農業國

我常覺得一般人有一種誤解就是以爲中國是個沒有工業的農業國。這種誤解是發生於把工業的範圍看得太狹，好像一定要有廠房，有機器，有大煙囪才算是有工業。西洋現代工業固然是最新的工業，但不是工業的全部。把中國看成沒有工業的國家，很容易使我們抹煞了建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節目就是怎樣使我們原有的工業蛻變成現代工業。要我們能對付這個問題自得先明瞭我們原有工業的性質。

本來農業和工業的區別不是容易用一條清清楚楚的界綫來劃分的。理論上說來農業是祇限於在土地上培植作物的活動，至於把作物的自然形態改變成可以消費的物品就得算作工業的活動，可是培植和製作，在事實上卻不易嚴格區別的。譬如有一次我們在田裏看人家摜穀子，曾問一位朋友：「這算是農業活動麼？」他堅決的說：「那自然是收穫，不算作農業算什麼？」可是我問他：『礱穀子呢？』他躊躇了一下：「必要時算作工業活動也可以。」我不很明白摜穀和礱穀在性質上有多大分別，爲什麼把穀粒和稻穗分離的工作算是農業，而把米粒和糠粃分離的工作就可以算作工業。本來沒有人會對這個分別看得這樣嚴重，因爲農業和工業其實並不是對立的兩回事而是相聯的兩個段落，農業靠土地的生產力給我們的植物性原料，工業是把這原料製造成可以消費的物品。

這樣說來，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是可以單靠農業而生活的了；至少自從人們不能專以樹上的鮮果地上的菜蔬直接充飢以來，人們的生活多少得靠一部分工業來維持。田裏的穀子成熟了，得摜下來，礱成米，米還得煮成飯才能吃，麥子得磨成粉，烤成麪包，棉花得收集了，把纖維整理，紡成紗，織成布，裁了，縫了，才可以成爲衣服。這些基本工業和日常生活關係太深，所以時常就在出產原料的農家經營的。這種農夫和工人不分的情形是自給經濟的特色。每一個自給單位：家族、村落，或是莊園，必需經營着一些基本工業，不論如何簡單，用來滿足他們生活上的需要。

中國農家在消費上具有很高的自給性。據我們在雲南鄉村中調查的結果，農家消費中的自給部分普通要占總數的百分之七〇左右。當然自給的以農產品較多，不自給的部分大多是由都市工業所供給的日用品，但是衣食住各項基本用品中自製的還是很多。

以我們曾調查過的祿村（1）來說。它的經濟是以農業爲主

在村子裏除了兩家外全是耕田的他們每家所做的工作也差不多以特殊工藝作副業的祇占全村戶數的百分之一〇，普通人家並不是不需要木器，竹器，陶器和綿織等，他們除了直接到村外去購買者外，大部是靠自己來製作的。我們鄰居姓劉的那位朋友，家裏的廚房和馬槽是自己動手蓋的，屋裏的草鞋竹筐是自己編的，身上的衣服是太太縫的。這種不求人的自給經濟把很多工業活動普遍的分散到每個農家中國並不是沒有工業祇是工業太分散，每個農民多少同時是個工人。

農家不但因為求生活的自給都做一些工業活動而且他們所不自給的消費品也大都是從別的農家中買來的，都市工業的不發達使我們種種用品好像衣布陶器木器等等都在鄉村中生產。凡是有特殊原料的鄉村總是附帶着有製造該種原料的鄉村工業。靠河邊有竹林的地方有造紙和織篾器的工業：有陶土的地方就有瓷器的工業。宜於種桑養蠶的地方有繅絲，織綢的工業。這些地域性專門工業的發展，並不一定引起工業和農業的分手，這類工業依舊分散在多數的農家，在家庭經濟上，農業和工業互相倚賴的程度反而更形密切，中國的傳統工業就是這樣分散在鄉村中，我們不能說中國沒有工業，中國原有工業普遍的和廣大的和農民發生密切的關係。

（1）祿村是雲南祿豐縣的一個村子，作者曾於民國二十七年及二十八年實地研究該村經濟結構詳見作者所著祿村農田（在出版中）。

二　鄉村工業和農業的聯繫

中國鄉村中工業的發達並不是偶然的，在農村經濟中工業是必要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國的農業並不能單獨養活鄉村中的人口，中國鄉村工業的一個特性就是它是用來幫助農業維持我們龐大的鄉村人口的。

人多地少是中國鄉村的普遍現象鄉村人口密度太高，農田分割得十分細碎。依普通的估計每家平均所有土地已不到三十華畝。在土質肥沃的地方各人所能分得的地更小。多年前翁文灝（1）先生曾說：「中原區每人得六畝，揚子區每人得四畝七分，邱陵區及東南沿海區每人得十一畝四，盆地區每人得六畝半。若專就耕種的土地論，他曾引aker兩估計說：每個人可以分得耕地的數目是，直隸四畝，江蘇二畝半，廣東一畝半所以平均每個人大約祇能得三畝田地。他接着又說，這三畝田地若種麥子，每畝祇出六斗，三畝共有一石八斗，如何能使一個人免於饑餓；在種稻的區域中，人口更密，每人可分得土地更少平均不過二畝左右，最好的水田，每畝產米三石，而每個人每年要吃二石半。雖則從字面上看種兩畝水田的農夫，應當還有一半剩餘來作別項費用，但是農民

中，尤其是水稻區，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佃戶。他們得貢獻一半以上的產量給住在市鎮上時常不事生產的地主，每人所餘也祇够一飽了。我在江村（2）調查時，當地人民異口同聲的說：這地方的田要是豐收也不過給人一些飯米罷了。這句話似乎是很確當的。

飯米固然是日常所必需的，但是單單吃飽並不是健全的生活。我們還要穿、還要住，病了要醫藥，人死了要埋葬，過時過節還得燒一些紙錢。這些費用在江村可以說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農業之外籌來的。依我們的調查、易村（3）的情形也相似；全村祇有十一家單靠農田上的收入在食用外還有剩餘，其餘四十二家卻都有虧空；估計全村食用單靠農田上的供給，每年尚差穀子四百七十石左右。這筆帳就得工業來塡補了。

人多地少，農業不能維持生活而得求助於工業的不祇是我們曾實地調查過的江村和易村，廣西的賓陽又是一例：「賓陽乃廣西省有名之手工藝區……該地因人稠地稀，土地生產力遠不足以供養全縣之人口，故人民除種田外，多從事一種手工藝以爲副業，往往一村之內全村居民均賴此爲生，該村即以此種小工藝而著聞於當地。」（4）調查山西農村的李有義先生也說：「上郭村的農民在耕田之外都有一兩種副業，特別是小農。他常要靠副業的收入補耕田收入的不足……這種主要的副業就是紡織了。」（5）

農民因生活的壓迫不能不乞助於工業，而鄉村工業卻幫助了農業來維持中國這樣龐大的鄉村人口。

可是鄉村裏爲什麽要維持這樣龐大的人口呢？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一是在都市工業沒有發達的社區裏，除了鄉村，人民並沒有更好的去處，農業固然養活不了這樣多的人口，可是單靠工業也養活不了。張子毅先生在易村手工業一書中已算給我們看，在這些窮苦的農民，不論耕田或是織篾器，所得的其實都不過是一些餬口的工資。勞動報酬十分低落的情形下，他們沒有出賣勞力的機會時固然要死，即有出賣的機會，也祇能免於一死罷了。加以市場狹小，運輸困難，手工業的利益不能高，出品不能多。他們不能離開土地，單獨靠工業謀生，

另一方面是農業在現有的技術下非拖住大批人口在鄉村中不成。我在祿村農田裏已分析過農業裡的勞動是有季候性的。農田上的工作受植物生長期的限制，每節農作都有很緊促的期限，早不得，遲亦不得。譬如插秧，從立夏到芒種這一段時期最適宜，過了夏至在祿村就不能插了。在這三十天到四十天之間，這節農作都得結束。人少了就忙不過來，所以勞力得老是養着以備緊急的時候之用。緊急的時候一過就閒了。所以鄉村人口不能有太大的減低，因之鄉村中永有這種矛盾的存在；一方面要拖住大批的人口，一方面又不能在農業裏利用他們所有的勞力，一方面又不能以農業裏的收入來養活他們，所以張子毅先生把易村的篾器

〔編入〕

的工業稱作「在農閒基礎上用來解決生計困難的工業」這是個十分得當的定義。這表明鄉村工業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而是密切關聯着農業技術和人民生計的複雜問題的一環

這些貧農沒有資本也沒有組織力量，所以不能有大的經營。可是這個基礎上，却可以發達成商人僱主制。市鎮裏有資本的人正可以利用鄉村中在這裏需要在工業裏賣工的農民來經營他們的事業。他們把原料分發給農民，甚至聯帶的供給必需的工具，讓農民在自己家裏利用農業裏的剩餘勞力製造工業品，再加收集，販運謀利。這種商人僱主制在華北的土布業中十分發達。江村的絲業也有採用這種方式的，可是在鄉村立場講，他並沒有改變上述家庭手工業的形式。它不過是在家庭手工業之上加一層運銷的機構罷了，

1 翁文灝「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獨立評論第三—四號。

2 江村是江蘇太湖南岸的一個村子，作者曾於民國二十五年實地調查該村經濟結構詳見作者所著 Peasant Life in China Routledge, London, 1939.

3 易村是雲南易門縣的一個村子，張子毅先生曾在民國二十八年實地調查該村手工業詳見張先生所著易村手工業（出版中）。

4 千家駒，韓德章，吳半農，廣西省經濟概況15頁。

5 李有義，山西上郭村的經濟組織，燕京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二 鄉村工業的兩種型式

在農閒基礎上用來解決生計困難的工業固然是中國鄉村工業的一種基本型式，但是在鄉村中的工業却並不止於這一種型式。張子毅先生曾利用易村的材料充分說明了鄉村工業的另一種型式，那就是他所稱的作坊工業，這種型式，以我個人說在以前是常常忽略的，雖則一經說明，我立刻想到母親說到她幼年生常常提起的油坊和米行來，這實是我們傳統鄉村工業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型式，我們不妨以易村的情形來說明這兩種型式的不同之點。

易村有兩種並存的手工業，一是織篾器，一是造土紙，織篾器所代表的家庭手工業是發生在人多地少的鄉村中，它是利用過剩的勞力；而製造土紙所代表的作坊工業是發生在土地貧瘠的鄉村中，它是利用過剩的資本。易村農業本是先天不足，而貢砦的沖積地已夠貧乏，加上了肥料的缺乏，生產力自然更難增加。在這種情形下所謂投資其實是等於多加勞力。易村農業裏所用勞力實在已經極多，每單位土地上所用勞力總數已超過祿村和Buck的估計相比相差更多。（4）若是在易村土地再要加工所增加的

產額已不够恢復所費勞力的消耗，這種土地實在已經到了經濟學上所謂耕種邊際了。

易村土地雖然貧瘠，可是因爲土地權分配的不平均，一輩擁有較大農場的人家還是能累積資金，這筆資金既然不容易吸收到土地裏去，於是逼着他們去尋求利用這筆資金的門路；這樣發生了造紙的作坊工業。

農業裏所累積下的資金變作鄉村工業的資本，在和都市鄰近的鄉村中卽不易發達，以江村爲例，全村大都是佃戶，因有田較多的地主已經全數遷入市鎭。鄉村的居民每年要在地租上輸出大部資金到市鎭上去，因之在鄉村本身並沒有剩餘的大宗資本，在本鄉發展工業，作坊工業是發生在市鎭中。更因大都會的興起，和洋貨的暢銷，市鎭上的作坊也入於式微的趨勢。可是內地則情形不同，鄉村離市鎭和都會太遠，交通不便，洋貨的勢力較弱，所以像易村這種祇有五十多戶的小村子中還能保有九個土紙作坊，固定資本竟超過一萬八千元（以二十八年市價折合）這很可說是內地鄉村的特色。

織篾器所代表的那種家庭手工業，並不能吸收資本，它的特點就在不需要值錢的設備。所以張子毅先生比較這兩種型式的鄉村工業時說：織篾器不需要很大的資本，一把砍刀值不了幾塊錢，而且可以用上十幾年也不壞。竹料自己家裏就可以長，所需不多，卽使要向人買也不過幾塊錢，幾天之內就可以把篾器織好賣出去。所以我說織篾器這種工業中主要的成本是勞力。作坊工業不同。它需要相當的設備，所需資本也相當大。所謂作坊工業我是指那種有一專門工作場所的工業，織篾器祇要一方空場，下雨時在臥室裏在廚房裏都可以工作；而造土紙就得有個專門爲原料加工的池塘和碾房，專門舀紙的木棚，和專門烤紙的炕房，這些有專門設備的作坊工業，資本才成了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

作坊工業利用較進步的技術，利用人力以外的動力，大批的購進原料，更大批的生產商品，使它可以得到經營的利益。易村的土紙坊投資的利息高至六分，比農業利息高上五倍，可是作坊工業既需資本，沒有資本的貧民也就沒有沾光的機會。得到這種高利的是工具的所有者。而不是生產勞動者。這是和家庭手工業的一個重要分別，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起點。可是作坊工業在傳統的運輸和貿易機構中並不能一帆風順的發展。它和農業的聯繫也很深，因爲所用的原料常是當地的產物，這些產物因土的限制不能儘量的擴充，因之也限制了這類工業擴充的可能性，地太湖流域的土絲行，染油作，軋米行都受着原料的限制，不能發展成大工業，若是作坊工業可以算是我們傳統經濟中資本主義的萌芽，則這萌芽在運輸困難和市場狹小的阻礙下被遏制了。易村的土紙作坊充分的顯示了中國傳統資本主義所以不能發達

的原因。

作坊工業在鄉村中發達起來，成了一個累積資金的機構。這筆資金既不能在工業裡翻覆的再生產，最後依舊得向土地上鑽。所以這兩種工業對於農民生活上影響是不同的，家庭手工業是救濟他們的力量，使他們不致有勞力沒處出賣的苦衷，但是作坊工業却剛剛相反，它成了一隻攫取土地權的魔手向着貧農伸去。這樣促成了鄉村中貧富的對立。

Fei nHsiao-tng Agriowltvraə Laooriu Ayunnan Village,' Nankai Socialand Economic Quarterly VolxII, NosI-s5P151 Footnote 5.

四　都市工業和鄉村工業

我們在上文中所提到的易村是一個內地鄉村。所謂內地不單是指它地理的位置，也指它經濟的處境。內地是表示和現代工商業接觸較淺的地方。可是現代工商業的勢力一日千里的向內地侵入，內地的範圍日漸縮小。當百年前沿海諸省也屬內地，可是到現在西南諸省也快要拋脫內地的稱號了。

內地經濟在它的基本上正代表着和西洋接觸前，我們中國傳統經濟的一般方式；沿海諸省近百年來所遭遇的變故，也正是內地諸省不久將來很可能的運命。所以在此我們不妨轉到沿海諸省鄉村去看一看在這些地方鄉村工業所發生的問題。

沿海諸省鄉村工業的處境，我在江村經濟中已經叙述過。簡單的說來就是都市工業的發達促成鄉村工業的崩潰。從世界經濟史上看，工業中心都市的興起是工業革命後的產物。工業從鄉村集中到都市來主要的原因是工業所用動力的改變。利用體力來生產的手工業集中到都市中去是沒有多大利益的。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地價高，生活費用高，生產成本因之也高，原料運輸費用既大，工場管理上也多麻煩。集中的工場所以會發生推究其源是出於蒸汽力代替體力的結果。利用蒸氣力來作工業的動力，限制了工作場所的面積。我們要記得每一個輪子的轉動在蒸汽動力下，都不能脫離和動力機直接或間接相聯的皮帶。這根皮帶決定了機器的位置和可能的距離。在手工業中是工具來就人力，在機器工業利用蒸汽動力的時代是人力來就工具。因之動力的變改，發生了都市，集中了勞工，把工業和農業的地緣拆散，工業脫離了鄉村獨立了起來。

都市工業和鄉村工業在這個時代是大規模機器生產和小規模手工生產的分別。我在這不必再去分析為什麼大規模機器生產因成本低，技術精，出品良，把小規模手工生產壓下去的原因。這已是普通的常識，也是可以目擊的事實。當然我並不是說一切手工業都立不住。我們所需要的用品中有些並不是機器所能做

的表現個性的藝術品就是一個例子，可見機器本身的日趨精巧，不能做的東西爲數已日趨減少，手工業所守得住的壁壘實在是已經很可憐了。我們祇要想一想大規模的食品和服裝工廠的發達，使那些和個人癖好密切相關的用品也已經有趨於標準化的危險了。

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若是在機器工業和手工業間作一選擇，或是在比較大規模生產和小規模生產的利弊，我想很少人能站在鄉村工業方面說半句硬話。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固然有它的缺點，可是這些缺點並不足以作爲維持小規模手工生產的理由。我們現在所要注意的是都市工業興起後，對於鄉村經濟的影響。這些影響若是有害於民生的，我們得用什麼方法來加以補救，這是第一層。鄉村工業本身是否必需以手工業爲基礎的？我們能不能改變鄉村工業的性質，使它可以和都市工業並存？這是第二層。

從鄉村工業到都市工業是世界經濟史上的普遍現象。可是在中國卻另外還有一種新的意義，因爲中國本國的都市工業在西洋先進工業的壓力下無法發展，我們關稅不能自主，海外及內河的航行權已送給外國，加上了歷年來釐金特稅的縛束，國外輸入的工業品在市場上到處占着優勢。祇要看歷年洋貨進口量的增加，——民國二十年比民國元年增加三倍和入超的提高，——民國二十年比民國元年提高六倍；就能知道我們國家經濟處境的危險。

國際貿易上的劣勢有兩方面是和我們鄉村工業有關的。一方面是我們以前可以自給的日用品改用了洋貨，譬如我們以前的布是由自己紡的紗自己織成的。可是到了清末光緒年間，機紡洋紗已開始代替了土紡的綿紗；接着手工的織布機輸入促進了織布工業的發展，成爲一種重要的鄉村工業，河北高陽一帶曾是華北織布業中心。在歐戰期間，外國布匹入口減少，曾有一度興盛的時期。可是『歐戰停止後，外國棉布又復暢銷，奪去了高陽市一部分的銷路。』（1）

另一方面是手工輸出品的下跌。我們對外輸出的貨物，除了農業原料外，以手工業品爲主。但是手工業品質地不易改良，所以不易和國外機器出品相競爭，我們的輸出也因之日形跌落。以茶葉說，民國元年輸出一百四十八萬担，到民國二十年祇剩了六十五萬担，以絲說，民國十九年比十七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二十三年更不過十九年的五分之一。

在這些簡單數字的背後，卻包含着無數可悲可痛的故事。我已經說過農業和工業在鄉村中的聯繫是人民的生活，把它們結住的。工業固然可以撤手入城，甚至出國，可是一般農民的生活卻怎樣呢？若是都市的工業是在國內發展的情形也許可以不同一

些因爲新興都市可以調劑鄉村的經濟需要，在中國（一）不幸的是都市和鄉村之間樹着一道國界。整個的大趨勢是中國經濟的澈底農業化，正和現在的德國想這樣對付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我在上文業已指明農業中國等於是個饑餓中國，把工業集中到了國外，或外資統治下的「孤島」上是剝奪我們廣大民衆的生活憑藉。手工業衰落的過程怎能不成爲我們民族的一段傷心史。

我在江村就目睹這段傷心史的表現；這裏用不着重述。我們見到農家因爲收入的減少不能不舉債，度日在高利貸的活動下，土地權整批的向外流，全村差不多成了一個佃戶的集團。土地問題日趨嚴重，最後竟引成了一個政治性的爭鬪。我雖不敢說在抗戰前鄉村經濟的崩潰全是由於手工業的衰落，但是鄉村工業的破壞，農民部分的失業自然是鄉村不安和政治擾亂的一個原因。國外工業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權儘量作經濟上的侵略，而在手工業衰落的渡船上轉變成國內政治的不安。

在抗戰之前，政府對於這個局面所持政策不外鎭壓叛乱和救濟農民兩項。這兩項政策即使努力做去也解決不了問題的結癥。問題的結癥是在國家工業沒有辦法要有辦法，非先抵住外國工業的勢力不成。抗戰軍興，整個局面才算改觀。

（1）吳知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

五　鄉村工業的復興和前途

抗戰把我們所有在沿海的一些小小的都市工業根本就破壞了；同時政府着手限制進口貨物，很多本來仰給於外國的日用品不能大量的輸入；又因外匯上漲，洋貨價格飛跳，想買的也買不起；於是日用品的供給不能不自謀解決。後方都市在敵機轟炸之下，不易建立起來，即是大規模的工廠也都向鄉村中求隱蔽，而且在國防需要下，政府能力所能維持的工業大都偏於軍需性質。從沿海遷入的和從國外購得的機器爲數既少，自不能不大部用來充實國防工業。日用品的製造祇能留給鄉村工業了。這樣，鄉村工業頓時脫離了洋貨和機器產品的競爭，走上了繁榮之路。我固然沒有統計材料可以用來表示後方鄉村工業發展的實況，但憑我們日常的觀察，在大都市附近的鄉村中到處可以聽到各種手工機器的聲音，而且經營這些工業的沒有不是謀得大大的利益。

在抗戰期間農業和工業配合的需要益見顯著。征兵的結果在鄉村中吸收了大批的勞力，而糧食問題的嚴重又使我們不能讓農業衰落。同時，新工業激速的發展，工廠裏莫不感覺到勞工缺乏之苦。後方人力有限，如何合理的分配到農業和工業裏去成了一個急迫的問題。這提醒了農業和工業共用同一勞力供給的需要。我在上文中已說過農業所要的勞力是季候性的。工業固然沒有季候性，但是在大小型的工廠中即使在農忙時停一兩個月工也

不致有重大的損失。

抗戰轉變了鄉村工業的處境，不僅挽回了一落千丈的衰勢；而且因戰時的特殊局面，工業不能不疏散；又為了要兼顧農工雙方的生產，要儘量利用後方的人力，不能不提倡農民來兼營工業。可是抗戰結束之後，鄉村工業還有它的前途麼？

抗戰勝利結束後，在短期間農業技術不會有重要的改變。換言之，戰後和戰前一般，農業依舊需要季候性的勞力供給，鄉村中不能不有大量人口用以應付短期的農忙。鄉村人口雖或可以因都市工業的興起而略見減少，但並不易在人地比率上有重要的修改，每家所分得的土地還是很少，農業單獨依舊不能維持這龐大的鄉村人口。於是，我們必須考慮：假使鄉村工業的效率的確無法追上都市工業，從工業本身着想，都市工業較為合宜。我們是否值得以降低廣大鄉村裏農民的生活程度來換取我們的新工業？

從事實上說，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因資本和資源的限制，也決不會太快的。而且受了這次抗戰的教訓，我們今後工業建設自應從重工業下手，輕工業的建立在時間上很可能要比重工業慢一個時期。因之在這個時期中，抗戰中所造成的形勢會繼續維持，而且因為安全有了保障，小型機器可以由本國工廠中自行製造後，鄉村工業可以更為發達。

有人可以為將來的鄉村工業發愁。假定大規模生產對小規模生產在經濟上占絕對優勢，則將來我們大規模的輕工業若有一天發達起來，小規模的鄉村工業不是又要重演戰前的悲劇了麼？因而我們對於這假定得提出來推考一下。

大規模生產的所以以經濟最重要的是在動力和機器的利用。我在上文中已說過，工業集中的原因得推源到蒸氣動力的應用。自從電力和內燃機的採用成為工業的動力後，大規模的集中工場就不一定占有特殊的便宜了。單位較小的製造機用電力來推動的，就不必要擠在一個工場中了。這樣造成了工業由集中而分散的新趨勢。

我並不是說一切工業都能分散，工業中確有可以分散的，祗要分散的工場在運輸上和經營上有配合的系統，它在技術上就不致絕對的不能和大規模的集中工場相抗衡。這樣，我們的新工業並不一定全部都要集中在都市中了。若是留着一切可能留在鄉村中的，設法限制不必需的集中，則我們的都市工業和鄉村工業不致有銳利的衝突了。

這樣說來，鄉村工業是可以有前途的。可是有前途的鄉村工業卻決不是戰前那種純粹以體力作動力的生產方式，也決不是每家或每個作坊各自為政的生產方式。除非鄉村工業在技術上和在組織上變了質，它才能存在，才能立足在戰後的新世界裡。

六　鄉村工業的變質

四七一二二

鄉村工業在技術上需要改良那是無可避免的。鄉村工業的變質第一步是在引用機器，使鄉村工業並不完全等於手工生產。可是怎樣去改良鄉村工業的技術，怎樣引用機器，怎樣使它依舊適合於在鄉村中經營，依舊能和農業相配合；那却是得提出來討論的問題。關於這問題韓德章先生曾發表過一篇重要的文章（一）我在這裡不妨把他的意見擇要介紹一下：

在一件工業品的製造過程中，有些部分可以由手工來做，有些部分則最好用機器來做。若是我們能把那些不一定要機器做的保留在農家，而把須機器做的集中到小型工廠裡去，則出品的質地可以不因部分的手工製造而不易改良。韓先生曾舉例說：「以製糖而論，舊竅榨糖蔗汁混入雜質頗多。煮糖之際一部分蔗糖經高溫而轉化，以致減少結晶糖的出量，且舊法製造白糖只憑重力濾去糖蜜，耗費時日，仍難獲純淨的產品。倘使改用機器榨蔗，用濾機除去雜質，用真空釜濃縮蔗汁，用離心力分蜜機去除糖蜜，則上述諸困難迎刃而解。這樣新式作業一樣可用小規模的設備在農村生產。戰前浙江金華蔗糖合作社的聯合社，曾建議籌設小規模機器製糖工廠，其全副機器設備，均可採用國產，且代價不過數千元，輕而易舉。同時這種小規模的機器製糖設備還有一種長處，就是每種工具均能單獨使用，可以隨時用手工作業配合。如自土榨榨得蔗汁，亦可以用真空釜濃縮，人工煮製的帶蜜糖亦可用離心力分蜜機去除糖蜜。人工不足的作業可用機器代替，節餘的人工仍可從事其他不必需機器的工作，因此在這樣的糖廠裏，可以用小規模的設備完成大規模的作業，可稱一舉兩得。戰時農村手工業的局部利用機器，已有顯著的效果，如四川銅梁實驗製紙工廠。採用機器打漿手工抄紙成績斐然可觀。因爲在製紙工程中，用手工打漿人工最費，而機器抄紙設備最昂，今以機器打漿手工抄紙則，截長補短，恰到好處。由此類推，燒瓷程序中之舂泥部分，織帆布或蔴袋程序中之打[illegible]部分，亦可以設法利用機器，而以手工完成其餘不費人力的部分，戰時生產資金籌借不易，生產工具輸入困難，農村工業所含有的手工生產並不一定需要全部分用機器代替，只要取佔人工，或人工不能達到良好效能的部分，應用機器及動力，已可認爲滿意。」

把一部比較要精製的部分交給機器生產，則手工業不一定要完成整個生產過程，出產消費品。它可以就農產加工，以供各種新工業原料之用。「如製造油漆，油墨，洋燭，假漆，滑潤油漆布，肥皂所需之植物油料；製煉精糖所需之土糖，製酒精所需之糖蜜（製土糖之副產）製調味粉所需之麵筋，製蚊香所需之除蟲菊粉等等，都可以用農村手工業的方式先行農產加工，再供新式工業原料之用。類此的例證很多，不必一一例舉。」

「反過來看，在農村裏織布，織襪，織毛線衣，以及製造熱皮器，

漆器，金屬器，抽紗，挑花，絲繡，毛毯，地毯，人造菓，比混成酒等等，都是以新式工業所生產的半製造品為原料，施以加工，而製成可供直接消費的製造品。可知若干農村工業藉着新式工業的樹立而存在。如能判用兩者之特性，取得密切的聯繫，平衡發展，則吾國工業化的推動，必能加速。」

以上所說的是就製造過程中縱的分段，使那些不必需機器的部分留給手工業，藉以利用鄉村裏多餘的勞力。製造過程橫的方面也有能分成各部門分別在小型工廠中進行的。韓先生曾舉例說，「如同電話線所用的絕緣珠，室內電燈路所用電壓的陶瓷器，在配合材料及製型方面都不需要十分嚴格規定，都可以在農業區農村中生產。」有一次和韓先生討論這問題時，他還舉出日本的自行車製造是把各部分零件分散到鄉村家庭中用簡單的電力機器製造；然後到總廠去裝配，因之價錢可以便宜。他還提起天津的小型鐵工廠時常担任軍火零件的製造。這些例子說明若我們把製造過程折斷了，其中有不少部分是不需要大機器的，都可以分配到用電力推動的小型工廠或用體力的家庭工場中去製造，結果，以前鄉村工業在技術上所受的限制就破除了。

在韓先生所提出鄉村工業部分機器化的方案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在本文中所分別的家庭手工業和作坊工業在技術上是可以聯繫成相補的生產部分在。我們傳統經濟中，這兩種鄉村工業的方式是可以說各不相關，而且有時是相衝突的。這種分立或衝突使鄉村社會中發生對立的兩種階級，也是我們鄉村中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源。韓先生所主張的聯繫實在不止於技術上配合，更重要的還是在組織上的統一。

鄉村工業的變質主要是在利用動力和機器，變了質的鄉村工業在它的結構中生產工具的成本一定要加大。因之，決不是一個在生計壓迫下的農民所能購備。他在新式鄉村工業中所能得到的利益，還是限於保留於手工生產的部分。機器生產部分所獲得的利益，統統會歸到占有生產工具的富戶手裏。這種分配方式正和本書中所描寫的方式相同。因之，我們可以說，家庭手工業和作坊工業若單在技術上加以聯繫，對於鄉村經濟的貢獻是決不會宏大的。反之這種新式鄉村工業的發展反而會引起鄉村社會中貧富的懸殊。子毅在本書中所描寫的情形正是給我們新式鄉村工業的一個警告。

家庭手工業和作坊工業在組織上的聯繫就是合作方式。作坊裏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不使它集中在少數有資本的人手裏，而分散到所有參加生產的農民手上。這一點正是現在工合運動的宗旨，已有充分的發揮，我在這裏不多申說了。

用合作方式來組織的鄉村工業就可以避免如子毅在末章所說的，作坊工業成為集中土地權的魔手了。作坊工業成為集中

土地權的魔手是發生於兩個原因：一是作坊工業有限極，工業裏累積下的資金，因為在少數人手中，不能在消費中用去，因之又得向土地地中投去；二是一般農民生計的壓迫，他們不能不借錢來維持生活，以致入了那隻金融的魔手。作坊工業若是在合作方式中組織起來，則在這工業中所得到的利益可以分散到一輩需要用的農民手上，花在消費之中，他們生計既有了保障，也不必借了，這非但安定了工業，也安定了鄉村裏的土地問題。

韓德章戰時農村工業的新動向今日評論四卷十七期

約友人登高書

（大理城西点蒼山中有清碧溪山水俱勝）

趙誠伯

與足下別三月矣。望足下來。有如望歲。今携蜀酒。抱琵琶。坐軒車。卜遠遊。六詔故都。惠然涖止。忝守邦郡。禮應相勞。郡西有清碧溪頗可游。溪上下兩疊為潭者三。夏漲為溪。秋竭為潭。水色晶瑩。直視見底。兩岸飛崖無數。上與天接。高峯綠樹。倒殖橫生。山寒不鳥。水冷無魚。呼喧不至。靜如太古。理柱調絃。引吭使歌。峯青曲罷。相對寂然。覩與佳麗。負姣董。挾弓佩彈。圍繞騶從者。又如何乎。山酌已預。望即賜臨。

約友人秋日登高書

某君足下。新光多麗。爽色正濃。秋有信乎。其來也湖波。其去也紅葉。靜如處子。動似游龍。遠山近水。羣鴈孤鴻。沙邊草際。候鳥季蟲。以秋作贈。苦雨酸風。淡搖疏影。響徹梧桐。疆場血碧。古寺雲封。心傷野戍。腸斷閨中。與子相約。共訪跡踪。如不峻拒。請以並從。至於登高望遠。水宿宜勉。孤盧初生。平河石淺。一路青霜。滿徑苔蘚。目以送秋。情由高道。充山塞谷。愁容難掩。宋玉風華。同懷不免。若夫他鄉作客。寄食重樓。干戈萬國。烽火諸侯。衣單庾信。面苦王褒。斷魂刁斗。刺耳鼙篌。關山悽另。易水恩仇。莫不搴裳飲恨。車馬預猶。至如暫遊近地。口手加戲。斗酒隻鷄。東山携妓。男號紅情。女名綠意。破幘嘯歌。班荊坐聚。牧戶笛鳴。僧門緊閉。文君賣酒。飛燕獻技。白露欲闌。孤飄度遞。餘興雖豪。光輝已膩。把盞催題。詩多遙趣。錦城十里。狂吟歸去。翠袖朱唇。相思永憶。雅好如何。盼先裁寄。

遊清碧溪

斧不停揮斲不休天工闢景起深愁我怪仙人偏好事萬松頂上掛飛流

空山何用發高歌水響猿啼日映柯莫把離懷拋落去碧潭龍女怨情多

西南民族的婚姻習俗

孫誕先

中國特種民族散居各邊省區者為數至衆，此諸民族，以受地理環境的限制，囿於保守，馴至語言習俗，別樹一幟，筆者從事邊政有年，歷經滇黔桂粵諸省，茲就婚姻習俗一項，予以簡略的介紹，以供關心邊民生活者之一助：

（一）廣西的傜民

廣西傜區的婚姻制度，在結婚之前，父母對於子女兩性的關係，多半採取放任主義。每逢春秋佳節及喜慶筵會時，均為男女兩性社交之良好機會。因此初次的結識多是在唱歌娛樂的場合；經初次結識以後，男女彼此可向對方父母談婚，如得同意，即可成婚。在有些傜區，男子未得女家同意，可以公開用竹器吹特別聲音，召自己所愛女子外出密談，互相慕愛情投意合，男子即可往女家與女同居，無須媒人介紹。

他們的定婚聘禮，頗不一致，有的即由媒人担酒肉及聘金三四十元到女家，作為定婚禮物，有的可先實行同居。等子女生孩之後，男家才有被衫褲之類的東西拿到女家，另外還要有二三樣耕種以上的農具。女家送男家的除棉被衣服外，更須與鳥槍一枝。

在結婚之日，新婦由媒人與送嫁者率領，步行至新郎家，巫者在門口喃喃作詞，並殺雄鷄以示驅邪，新婦入室，不與新郎交拜，俟諸夜半舉行結婚禮。新夫婦盛裝，先拜盤王及家先禮後。再拜父母與衆賓客，拜之數不能苟且，須人用筷二十四隻在桌旁點籌，拜畢奉酒父母，與之共飲，然後燃燒火炮，再拜賓客，拜數及父母之半，仍由媒人在旁用筷點籌。拜畢新夫婦向客各奉筷一雙，進酒兩杯而退。斯時，再放火炮，客人受新夫婦共拜禮後，須以銀洋（一角）以為贈儀。

傜女大都無貞操觀念，縱夫與寡婦通姦，為風俗所不禁，夫在而離婚者亦常有，而男子離婚多半因同居女子無生育希望時而提出的，離婚手續甚為簡單，祇須提付對方賠償費幾十元就可了事。

（二）廣東的傜民

至於粵省傜族婚姻制度，其男女戀愛過程，與桂省傜族不同。每當「月上柳稍頭」之時，輒有及婚年齡女子在室之前有多男子踠立門外，叩戶以歌。女子於歌聲中辨認其為伊誰，如其我儂情合，啟戶延之入，於黑夜摸索中，低聲曼歌，唱和達旦，經此初步結合後，即可約婚，約婚聘禮，須備肉酒各十二斤或二十斤者，分於結婚前夕婚後三日兩次送往女家。

陰曆十月十一月間，為傜人婚嫁時期，由巫師擇定吉日，全區傜男，即於是日共同舉行結婚禮，先一日之夜半，新婦携聘禮之半

四七—二一五

至女家，與新娘共餐，餐後仍行歸家，翌晨再往迎親，新娘即由戚屬十餘人伴送，隨新郎至男家，抵宅門，經巫師唸經後，始行入內，即設席歛賓，無交拜禮，席間由新婦酌酒二度示敬，被敬者則以紅紙包爲禮。新婦於宴飲後，以所賠嫁之水桶，挑水一担入廚下。三日後，新夫婦始行合巹，送親人即於是日歸去，每人可得男家贈與之豬肉六斤，新夫婦亦於是日回門，去時由新婦携傘兩柄前導，新郎携酒一瓶肉一方隨之。歸時，母家將新郎送來之肉，割少許與新婦携回，用爲奉神，此時新郎携傘先行，新婦隨後。

粵傜對於婚前之貞操，亦不甚重視，但未嫁養子，則引爲恥辱，婚後則男義女貞，至爲嚴束，惟可於每年某幾個節祭日，盡性放縱。

離婚情節，至爲簡便，由女方主動者較多，其理由爲丈夫虐待，或意見不合，甚且男子家屬某一事故，亦可藉爲離婚之理由，若出於男子者，則爲「不孕」或「虐待前妻之子女」。男女雙方發生意見時，女即回母家，如感情至破裂不可復合時，主動者，擲碗以示決絕，即無復有圓合之望。離婚女子，於嫁得後夫時，賠償還前夫若干費用，以補償其結婚時之損失。如由夫方發動，則無有。

寡婦再醮，離婚女子再嫁，輒不重視，男子求婚於寡婦或再嫁婦，不必昏夜叩門謳歌示愛：白晝相逢於山谷田間，儘可兩相無猜，任情直白，如或情投意合，男子可隨女至其家，婚禮即隨之舉行，如男子係初婚，須送女家酒肉各十二斤以爲聘禮，如屬再婚，則須酒肉各六斤。

（三）貴州的苗民

講到貴州苗民的婚姻習俗，亦異於粵桂之傜，他們都須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惟其中約有四分之一，則由雙方情投意合，再經正式手續而完婚者。在訂婚之前，青年男女彼此必先私自唱歌，唱歌內容，首先互相讚美，要是意合情投，即轉爲願永遠相陪唱樂，不相丟棄，如有背心，必遭鬼打等近，於私誓之歌經過相當認識以後，男女私自交換什物，如笠帽等，於是進爲戀愛之階段。迨戀愛成熟時，才由男子托人或直接告稟父母，央請長輩充作媒人，向女家請婚，訂婚之後，女子則趕製嫁妝，如枕頭，衣服，鞋面各種花邊刺繡等物，以便男家隨時要求結婚。訂婚而未嫁之女子仍可隨己意與其他男子唱歌，已結婚而未落家之女子，每羞與其他男子見面，且不得再與男子互唱山歌，但暗中私與情人交往者仍有之。

結婚日期由男家決定後，請媒人携酒二瓶，鷄二隻，通知女家，至結婚日，男家須派新郎之兄弟及朋友，至少二人，携傘一把，紅綠燈籠各一盞，前往女家迎接新娘，有時亦有新郎自往迎接。新娘至男家須步行，除由接親者領導外，女家亦派親友女性至少二人同行伴送，將至寨門口，男家即大放鞭炮，一路迎接到家進門後即由小姑陪同先拜祖宗，再拜土地及灶神，然後夫婦行交拜禮，最後與夫家之親友相見，各長輩都須出錢爲禮，新娘亦須將自己針線工

作或繡花作爲回禮。是夜新娘由姑陪新宿，娘在結婚後之三日內，在夫家可不必勞作，與新郎亦不交談，且羞與見面，互相廻避，至第四日始自歸返母家，以後須至農忙時，夫家始可往女家接回，農忙後，女又返母家常住，大概每年在夫家僅住二三次，直至生育子女後，才常住夫家。

（四）四川的夷族

至於蜀南的倮倮婚俗，大概以一夫一妻者爲本例，實行賣買婚姻制，倮族以黑夷居于主人地位，故黑夷貴族價昂，白夷價廉。黑白之婚姻限制極嚴。即黑夷女子要配其他黑夷的男子、白夷的女子，則能限嫁於白夷，黑夷男子，可任意强姦白夷女子，而白夷男子則不能强姦黑夷女子。所謂「打冤家」，黑白夷械鬭，由此開釁者居多。照道理講，倘黑夷染白夷女子，本婦不齒其夫，立告脫離，如白夷奸汚黑女，則必尋死以謝其辱，而白夷則必遭支體慘禍。

在定婚前，必先有相當肉慾上的戀愛史，甚至有些女子，未嫁先孕，才請「比目」來打卦篡卜，然後通知各方的家庭父母，如因「比目」篡卜而不能如願結合時，女雖懷孕同樣可嫁男子，而男子亦同樣可與別女子發生戀愛結婚的權利。

定婚方式，先宰豬一條，視其豬膽子所示之錢紋缺口多寡而定，以紋多而三四口者爲佳，否則不利於婚事，則婚約不成。其聘禮爲財帛牛羊馬酒，名曰「打財禮」。禮定則擇日迎女。男子迎女時，女子同其親友（女性）用木桶數十個盛冷水，待迎親剛至門前，羣起用此冷水潑來，不管冬夏都是照行。男子對此要忍受而樂爲，並且以所潑水愈多者愈好，一則表示其女家的歡迎、二則表示其男家的誠懇及新郎的勇敢。若新郎到女家迎親時，遇女伴們之據門抗拒新娘，新郎則有百計尋求，或情歌相嘲，或摔角相爭，其到計窮策盡，乃用直接搶奪而去。總之倮倮迎親時之各種動作，胥含有調情意味，務求興盡而罷。

新娘至男家後，即開始喜筵，此時男女雙方互選出力士以相搏鬭，以示其人力之盛。新娘即隨送親人歸，此後須新郎親迎男家，但不久住常往來輾轉於兩家之間，俟生育後，方偕締同居，而不重返娘家。

（五）雲南的擺夷

最後我們談到滇省擺夷的婚姻狀況，擺夷極重視婚姻，全部生活，幾爲婚姻所支配，爲婚姻不惜犧牲一切，捕蟬捉魚，丟包侑酒，山叢田野之間，月色明亮之際，均爲他們青年男女「做愛」的時候。

在山野間，有許多的少年和妙齡女子在那裏做工，女子做工做得疲倦，在田邊或山上的花木下休息的時候，她們聽到洪亮的

男子歌聲從隔山或田邊順着清風吹來：

「山上的花眞美女子也美我愛花我也愛女子」。

這歌聲激動了女子的心情她們接着男子的聲音唱着：

「山上的花果然美，而我沒有那麼美你愛花你愛我不呢」？

女子接了聲男子便和女子的聲音再唱，這歌曲是他們「做愛」的最後一曲。

「山上的花眞美，你也眞美，我愛花，我也愛你」！

當有月亮的夜裏擺夷男女在屋檐下在草地上望着月亮情投意合唱起歌來。

「天上的月亮眞美、女子也美，我愛月亮我也愛女子」。

「天上的月亮果眞是美，我可沒有月亮那麼美，你愛月亮，你愛我不呢」？

「天上的月亮眞美，你也眞美，我愛月亮，我也愛你」！

好花和明月都是擺夷男女做愛的對象，是擺夷人的婚姻媒介。他們唱完了歌，等到清明節的那天，男女在一塊走，拿一包東西，丟來丟去，熱烈的丟了一番，這就算是訂好婚了。這番熱鬧擺夷人叫做「丟包節」。

夕陽下山，炊烟四起，晚霞燦然，這也是擺夷人「做愛」的時候。

濱邊的地方很多溫泉，泉在山谷，或在田間，山谷有溪水長流，田間有河水貫注。擺夷人的年輕男女，吃過晚飯，乘天色光明時，紛紛往山谷或田間的溫泉洗浴。

他們在水裏有兩種遊戲，一是唱歌，一是潑水。唱歌用古代的人或故事來傳遞心裏的意思，潑水的彼此以手捧水潑去。這些樂的歌聲與水之激盪聲音，遠遠地就可以聽到它隨着天色的黑暗，而漸漸地消沉。

他們在一塊兒潑水有個「潑水節」，等到清明那天，男男女女都可以拿桶水向他（她）潑去，要是雙方對潑，潑得多而久，這表明他們從此訂好婚姻了。

「丟包節」「潑水節」一年一度，年輕的擺夷人，盼望着這兩個節期的來到，其熱烈的心情，歡悅的狀態，正像西洋人盼望的聖華倫泰 St. Valenine IsDay 節的到來一樣。

擺夷因其社交公開，未婚男女得互相有深刻觀察認識之機會，此爲擺夷婚姻制度中之一大特色，及婚娶時，辦法略分兩種：其一，凡雙方家長心悅意願而不致有另外問題時，則新郎須至女家迎親，迎娶回家。其二，倘雙方家長有不樂意事時，或女方有苛求之條件提出時，則有搶親之舉動，將女搶至男家，當搶婚之時，女家故作咒罵態，蓋女家之父母，以自己女兒不經正式聘婚，即認汚於他人，爲全面子，故作阻撓之態也。

三一、十一、廿四、草於坪石僑師

論西南的水土

賈靜貞

由下江或北方來到西南的人常常感覺不服水土把西南認為一個很不適于人居住的地方，其實若以科學的方法來分析，則西南水土的問題並不如一般人所說的嚴重。這裏作者將根據四五年來居留西南的經驗，對所謂西南的水土問題作一個簡單的分析。

第一點我們要說明的是所謂水土是指什麼而言，一般人對水土的觀念多半是主觀的成分多于客觀的事實，因為中國人一向安土重遷對出遠門或作長途旅行存有各種懼心，加以一地方對另一地方情形的報導非常缺乏，偶然有些商人或江湖之士敘述一點遠方的情形，總是把他描寫的十分可怕，令人聽了就有點心悸。譬如雲南在抗戰以前國人多半把他當作蠻煙瘴雨之鄉，由外面來的人十個就有九個要中瘴氣的毒。但自抗戰後來雲南的人不知有幾千百萬，並沒見有多少人中瘴氣而死。可見一個人在沒有離本土之前就已經種下不服土水的根子，如果在旅途上再遇到困難，自然要大感其水土不服了。

其次一般人認水土對人發生習慣性的關係如喝慣了一個地方的水喝另一個地方的水，肚子就會出毛病。吃慣了某個地方的食物到另一個地方也會感覺不舒適。其實水土對人發生作用是有的但發生作用的不僅是水和土而是整個的自然和社會環境。

用科學的眼光來看所謂水土，實際包括氣候與地形對人的作用。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氣候與地形不同的地方自然要感覺到不同但這不同並不一定會產生病態，即所謂之不服水土而一般人所感覺到的水土不服除了上述的心理原因之外，大半是由于人們缺乏旅行的常識之故，因此不服水土的人們不必太歸咎于地方水土不好，而要注意自己是否善於適應。

第二點我們要說明西南的水土究竟有什麼特點，西南包括的範圍很廣，不能一概而論我們這裏所討論的範圍限於川滇黔桂四省。這四省大致可分為兩個區域，一個是四川盆地區，一個是滇黔桂山地區域。四川盆地區地勢很低河流交錯，和下江一帶比起來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然而因為距海太遠山脈高聳完全受不到海風的調節、遂產生了四川特有溼熱的氣候，住在這個區域的人所最感覺痛苦的是夏天的悶熱與冬天的多霧、因之我們的陪都也稱之為霧之城。一到冬天幾乎數月不見陽光，所謂「蜀犬吠日」實際是指冬天的情形。若在夏天則雲霧為西北寒流吹散，時常是晴空萬里，難得有個霧天。以前敵人轟炸陪都時大多是在夏

季，陪都人士甚至把夏季當作轟炸季冬季則稱之爲安全季。

滇黔桂山地區則雖然緯度較四川爲南但氣候却較爲涼爽，主要原因是地勢高昆明和加爾各達緯度上相差有限但氣候却迥然不同。這是因爲昆明的海拔較諸加爾各達高出約近四千尺。氣溫遂因之發生了絕大的差異，在這個區域中以滇省的平均海拔爲最高平均約在一千公尺以上，黔省次之，桂省又次之，不過相差並不太多。所以我們把他們劃爲一區。當然在每省內小區域的差異也很大我們因爲篇幅所限無法詳述，但大部的地形是屬于山陵地區的住在這個區域裏的人最怕的是瘴疾即所謂之瘴氣。因爲這個區域的氣候，四時如春，瘧蚊繁殖異常迅速，遂成爲我國最大的瘧區。此外冬季氣候的乾燥也爲一般人所苦。

西南區域水土上的特質上面已經指出，如果有人向你說了半天並沒有提到水和土呀！我們可以總說一句外人到西南來沒有因喝水而致死的，（喝生水除外喝生水在任何地方都可致病）也沒有中了土毒的。因此水和土並沒有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相反的西南正有許多好水土，如山地人民飲用的礦泉水比長江流域的河水不知乾淨多少倍。如舉世聞名的「維琪水」Vichy MineWater不過是水裏含一點蘇打和燐質，其實在雲南境內就有許多礦泉大可和維琪水媲美因此到西南來的人如果還嫌這裏的水不好，那麼世界上就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好水了。

我們不否認飲水對人健康的重要，而水質的差別的確也很大。因普通飲用的水大多不是純水其中含的雜質很多，雜質的成份則又和地質有密切關係，如鈣質土壤中的水大多含鈣很多，炭層附近的水大多含有炭質，露天的河水與井水則含有很多的微菌與有機物，這些雜質如含量過大，對人就會發生影響，然而這個問題不只是西南的問題全國各地無不如是。一般說來，勿論在什麼地方，就雜質言井水優於河水，泉水又優於井水，傳染病的流行在飲河水的地方遠較飲井水或泉水的地方爲烈。

第三點我們說不服水土的情形和他的對策一般來西南不服水土的人實際不是由於飲了這裏的水或換了地方就引起種種疾病，而大多是由于沒有旅行經驗又不知攝身所引起的結果。不服水土又以在旅途中的人爲最多，就我自己的經驗說，旅途中最容易引起人不舒服的倒不是水土，而是生活習慣的顛倒所致，人都有一種習慣，如什麼時候起床，吃飯大便等。這種習慣在安居時當然沒有問題，但一到旅行的時候，却就不容易保守了，這特別是在交通情形非常不便的西南，爲什麼在有鐵路或其他定時交通工具的地方這情形又好的多比如從昆明到貴陽去等車也須要費一星期或半月天天使你提心吊胆，深怕沒有車又怕誤了車，後來等着車了也許你得坐在卡車頂上下雨也許沒有頂篷太陽晒也許沒有遮欄你要大便時也許司機不肯停車你餓了時却

正走在中途曠野把你平常的一點生活習慣完全弄顚倒沒有經驗或體質稍差的人在這種情形下很少有不感覺痛苦的。如果再加上不善攝生則很少不生病的，但生病以後大多人不想到生活習慣的顚倒而偏認他爲不服水土，這實在是有點寃枉這大好的水土了。

其次是沿途衞生情形的惡劣在目前西南區域各公路沿綫，除了中國旅行社辦的招待所之外，就很少有乾淨的旅館與飯館。旅途中的人如果沒有衞生習慣隨意吃喝隨意住宿都可引起疾病，與水土更無關係。

關于上述的情形我們願意貢獻大家一點意見。如果旅行中的人都能遵守，我們相信對所謂不服水土的問題，雖然不能完全解決至少大部可以減輕。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水土不服的發生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習慣的顚倒，那麼解決的主要方法就是設法保持原來的習慣但這不是容易的事，因爲上了路一切就不容你作主了，雖如此說基本的習慣仍然可以保持，而最重要的是大便與飲食，我們這裏特別提出大便大家也許會發笑，豈不知大便的習慣和人的健康最有關係，因爲它是身體內廢物毒素的排洩，一不正常馬上就會出毛病，所以旅途中的人千萬不要因爲懶或感覺不便就改變了大便的習慣，如果你有每日早晨大便的習慣一定要在上車以前大便，否則毒素就會在你身體裏作祟一切的不舒服都由之而來。

飲食的習慣也很重要，不餓時千萬不必强食。旅行者應當隨身帶一點乾糧如煑鷄子餅干之類。如司機停車吃飯時，不是你平常吃飯的時間。你大可不必吃飯。吃吃茶散散步，到你吃飯的時候，就在車上吃一點乾糧，比不餓而勉强吃有益處的多，此外，如果你不是步行的話飯量大可減輕，汽車的顚播常使人胃口失常，如果吃多了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其次飲水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如果沿途有水菓可買，則儘量多吃水菓因爲這可使你的新陳代謝更舒暢。

第二是不可少的運動，有人上了路以後就懶的動，一到宿站立刻休息，坐在車上時也不想挪動，這是一個最壞的習慣，如果你不是步行，旅途中並不消耗你的體力，使你感覺疲乏的，不是運動過多而是失去了正常的運動，如你在車上坐久，就會感覺麻木，這時你需要的不是休息而是運動，如果你感覺麻木時下車來散散步，一會就覺得很舒服。就是坐在車上時也不要保持一種姿勢，應當常常換一換動一動，這樣使你的循環系統不致受阻，到宿站時在未睡以前，一定要散散步或作其他輕微運動，絕對不要怕費點氣力，因爲結果常會適得其反，世界上最健康的旅行方式是步行，因爲他用人的體力。

第三基本的衞生習慣，上面所講的已經是衞生之道，這裡我

文化爲讀誼友部圖書

們再述幾樣基本的衞生習慣以作本文的結束。第一件勤洗濯，特別是洗手，頂好用自己的毛巾與面盆。第二件絕對熟食拒食冷食及飲生水，在山地區更要熟食，因海拔高沸點低。在成都煮十分鐘可消毒的東西在貴陽就得煮二十分鐘，第三件注意小傷口，在車馬輻輳的地方，常是微菌繁殖的地方，如果身上任何地方有傷口，很容易受染，所以一發現有傷口應當搽燒酒或紅藥水，如身邊未帶，以燒酒也可消毒，普通飲的酒對消毒已够用（黃酒則不可）。第四件夏天旅行一定要帶帳子，這是防瘧疾最有效的方法，千萬不必因身邊帶有奎寧丸，就可不帶帳子第五防疾注射應在旅行前舉行，特別如傷寒虎列拉之注射十分重要。

在西南旅行的人如果能遵守上面的幾件事、不服水土的情形一定可以減到最低限度。記住人類是適應能力最強的，任何有人類居住的地方別的地方的人都可互相往來，這是就客觀的事實來說，此外心裏上的怕出門也應該消滅，這一次的大抗戰已經把多少不敢也不願出門的人提到西南來。而來到西南的人們除少數以外，大部生活的很舒服，將來抗戰勝利後，這幫人再回到故鄉，那些故鄉的人看見他們又活潑潑的回來，對怕出門的觀念大概又可以作一個有力的矯正，中國過去怕旅行的觀念使的多少邊區沃壤沒有人去開發。我們希望今後這種情形再不存在。

最後就醫學的觀點來說，海拔過高的地方對有心臟病高血壓及肺部不很健全的人是不相宜的，有這些缺點的人我們勸他們離開西南山地區，有肺癆病喘哮病風濕病的人不宜居住西南山地，此外身體有特別敏感的人換了地方也可引起某種疾病，如昆明熱及濕氣之類，但這僅限于極少數的人我們絕不能因爲這少數人說西南的水土不好。

一九四三年元旦日寫於
昆明甘美醫院

花溪澗上

瘦竹

花溪在貴陽南門外三十里，平埜一望，澗水數折，有江東景物風味，爲黔中清絕之境。

獨坐蒼涼裡，心神自怡悅，潭水平于鏡，石龍噴古雪；潺湲聲相和，玉盤走珠屑。何處源頭永，在山終古冽。可憐從此去，何以保貞潔！